甲骨文字集釋

第八九卷

李孝定編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八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字集釋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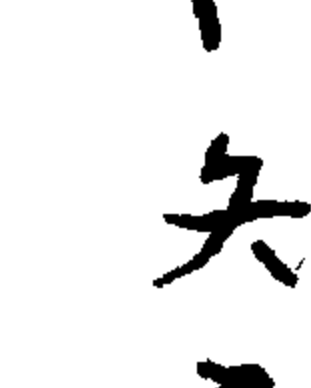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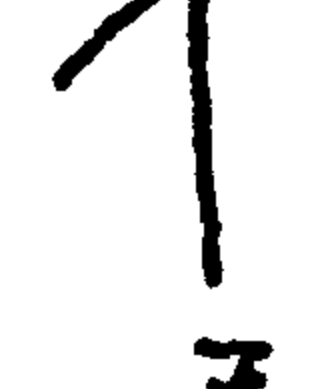
人

[glyph]藏二三一、[glyph]藏三五二、[glyph]藏四三三、[glyph]藏一七五二、[glyph]藏一八八三、[glyph]藏二五九、二、[glyph]拾十四、十六、[glyph]前一、十八、一、[glyph]前一、三五、六、[glyph]前一、五十、六、[glyph]前二、五、一、[glyph]前二、四十七、[glyph]前三、二二、五、[glyph]前三、三一、二、[glyph]前七、三十、二、[glyph]前七、三一、三、[glyph]後上、三、五、[glyph]後上十三、五、[glyph]後上十七、一、[glyph]菁、六、一、[glyph]甲、一、二十、十四、[glyph]戩十一、十二、[glyph]戩二六、十、[glyph]甲編一九三八、[glyph]京一、一四、三、[glyph]粹五一九、

羅振玉曰「古亦人字象跽形命令等字从之許書之巳今隸作卩乃由古而譌」見增考中十九葉上

八曰「郘尊亦有『隹王來正人方』語乙亥方鼎則云『隹王正井方』其誼均不

能確知矣」見增考下卅三葉

陳邦懷曰「卜辭所云『王來正某方』者蓋以某方慢其經界故來正之詩商頌『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是正方之制湯時已然」見小箋廿八葉

葉玉森曰「『王正人方』一語舊釋人方為夷方惟卜辭未見夷字以夷之字如陳正作夷則人方應否讀夷方尚為疑問且各辭之言『正人方』者上必看一來字亦均非記征伐之辭觀上下文自見陳氏之說殆可信也」見前釋二卷八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言『王來正人方』乃時王正人方歸途中之卜辭言來於征人方也」見綜述三〇四葉

唐蘭曰「凡是人形常作人變作𠂉這是象足形的所以從人和從𠂉是通

用的凡是人形常作□或□象他站在地上所以□和□□□和□通用而□和□也通用（中舉例从畧）凡人形可加足形而作□所以從□和從□通用後來由變中所以說文把許多人形的字截歸幾部這是錯誤的（中舉例从畧）可見凡人形下的足形是不得分裂的」（見導論下五三至五五葉）

按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契文亦象臂脛之形又尸作□與卪作□為兩種不同之坐姿□象高坐之形蓋當時東夷之坐姿（如此）論語載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蓋原壤當時之坐姿有□形坐姿（今日人之坐猶如此）之常禮而與夷人之坐姿相同故孔子責之也卪則象側立之形古文以人之字或从大或从女或从卪或从尸隨宜所施不拘一體及後衍化漸繁字型亦定於是本為一字者以其偏旁小異遂亦別為數

父庚鼎保作𠈃孝保敦作伃𤔔从人从子卜辭亦段作伃（殷契鉤沈）又𠈃酉彝之𠈃則當讀為保與卜辭同見前釋一〇四葉上

唐蘭曰「到了形聲文字發展以後許多文字都是由上下或左右兩部分組合的由此許多圖形文字因為不能諧適而發生變異（中異）由此我們可以推知𠈃當即保或俘字象人負子孳乳為緥見導論下四十五葉」

又曰「右伃即保字前一形作𠈃者習見古金文前人未識余謂即保字古文呂誥曰「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抱者裹於前保者負於背故𠈃字象人反手負子於背也保字孳乳為緥是為兒衣褓緥者古亦以負於背（今日人猶如此）則𠈃即保字無疑焉無識者見周以金前文多有奇詭之形遂以為非文字而強名之曰圖繪不知古代文字本用圖畫以表達苟是圖繪而非文字則

子於背之義許君誤以為形聲遂取養也之義當之耳詩敬之「佛時仔肩」傳「仔肩克也」箋「仔肩任也」說文錄此字仔以為从人子聲殊誤仔即保字也盖後人不知仔即保字因讀為子聲耳保自有任義周禮大司徒「使之相保」注「猶任也」見文字記四十四葉下至四十五葉下

按說文「保養也从人从☐省☐古文孚☐古文保☐古文保不省」上出諸形葉孫釋為保唐氏是也唐氏說其字形尤確不可易惟謂作☐之「丿」為飾筆則未必然盖此為由圖形文字規律化後所留之痕迹盖由☐作☐特其臂不屬耳至作☐其子字左側一短直畫則真飾筆取其與右側對稱耳金文作☐毛公鼎☐孟鼎☐鄦公華鐘☐沇兒鐘☐司寇良父簋金文中以二點者僅此一字☐其危句鑃☐中子化盤☐大保鼎☐齊鎛☐且辛父庚鼎与契文全同☐兆攸鼎

前五、二七、六、 前五、二七、七、 甲編一〇一一、 佚六三四、 佚八一八、 後續一八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企舉踵也古文作 从足』卜辭與篆文同」見增考中六十四葉上

葉玉森曰「 疑後字象足在人後」

按說文「企舉踵也从人止聲 古文企从足」古文字每於象以見義之部分特加強調如 之从目 之从耳 之从足皆是也許云「止聲」非是

甲骨文字集釋第八

伯

[oracle bone glyph] 不从人白字重文

按說文「伯長也从人白聲」契文不从人白字重文卜辭每言「某白」即某方方伯說詳七卷白下金文及三體石經古文侯字伯均不从人與卜辭同

仲 中

中前八、十、三、中後、上、二十、中後、上、二十三、中後、上、十七、中菁、三、一、中鐵、三、三

羅振玉曰「此伯仲之仲古伯仲但作中然與中正之中非一字（說詳前中字注）後人加人以示別許書列之人部者非初形矣」見增考中七十三葉下

孫海波曰「通中鐵三、三辭云『中宗且乙牛吉』字作中」見文編卷八弟二葉

按說文「仲中也从人从中中亦聲」栔文作中不从人金文作中（散盤）中（令鼎）中（仲師父鼎）中（齊鎛）中（仲姞鬲）中（子仲匜）中（仲都戈）與卜辭同三體石經古文亦作中說詳一卷中下

前五、四十、一、 前八、一、二、 後、上、二二、一、 後、上、二二、三、 後、下、三、八、六、 菁、十一、十八、 戩、九、二、 戩、九、三、

陳夢家曰「舊臣中之最重要者是伊尹，在文獻記錄上在卜辭上他都是最顯赫的。據君奭，伊尹爲湯時臣。除此以外，戰國典籍記載伊尹的尚有以下四項(1)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 見孟子萬章上、墨子尚賢下、呂氏春秋本味篇、楚辭天問等處 (2)伊尹爲成湯之小臣 見天問、墨子尚賢下、呂氏春秋尊師篇 (3)伊尹名摯 見天問、墨子尚賢中、孫子用間篇 (4)伊尹可以單稱爲伊。尚書序「伊尹作伊訓」，即伊尹之訓。叔尸鎛亦稱伊尹爲伊。就卜辭來說，亦稱伊尹爲伊尹、伊、伊奭。伊是其私名，尹是其官名。卜辭的黃尹、黃奭，即詩頌之阿衡、保衡、阿保，是其官名，而黃或衡是其私名，與此同例。殷本紀說「伊尹名阿衡」。商頌長發毛傳云「阿衡，伊尹也」。混伊尹與阿衡、保衡爲一人是不對的。古黃衡相通，阿衡即

徇 後、下、二一、一

按說文「徇疾也从彳旬聲」卜辭云「囚争囚徇囚死」後、下、二一、一字正从人从旬與篆文同辭殘其義不詳

〔補〕楊樹達曰「即今本紀年沃丁名絢之絢」見甲文說三十五葉

倞

新三三九五、

按說文「倞彊也从人京聲」與篆文同

倗

□ 前、四、三十、二 □ 簠、徵、游、四、一二四、□ 京、四、一八四、

羅振玉曰「貝五為朋故友倗字从之後世友朋字皆假朋貝字為之廢專字而不用幸許君尚存之於說文解字中存古之功可謂偉矣古金文中友倗字多與卜辭合望敦作□犀鼎作□」見增考中二十一葉下

容庚曰「說文倗輔也从人朋聲」全文以為倗友之倗經典通作朋貝之朋而專字廢」見金文編八卷三葉上

馬敘倫曰「□當釋倗是表揹了貝去做買賣的」見原流與傾向載馬氏論文集二十八葉

孫海波文編八卷三葉上收此字其說與容氏同

按說文「倗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治說文者多以此為朋友之本字不知

此仍朋之異文也蓋朋象朋貝束即頸飾倗則象人著頸飾之形其實一也朋之與倗猶賏之與嬰也朋友為五倫之一其字無由以象形會意出之作朋作倗皆假借其字蓋互古無正字者至□字郭沫若亦釋倗（見前四卷朋下）略有可商蓋以小篆言之字當釋嬰也朋之與賏倗之與嬰其始雖祇是一字然其後已分衍為二今所以今字釋古字則此數字固當分隸不能混為一談也說詳一卷玨字四卷朋字條下請參看金文作□（王孫鐘）□（倗尊）□□（杜伯盨）□（趙曹鼎）□（倗仲鼎）□（莽伯簋）與契文同許訓輔乃由頸飾義所引申蓋頸飾環繞與夾輔之義近也

何

甲編六九、乙三一七·四、乙六五四八、乙八八九六、乙九〇七三、珠三六三、卜六三、續六九六、續六十五、外三、外八九、擴續一〇六、新四〇〇六、後上八十一、佚六二、甲編二五一三、

唐蘭曰：「此『何』字象人負擔之形」。見佚存考釋一四葉下商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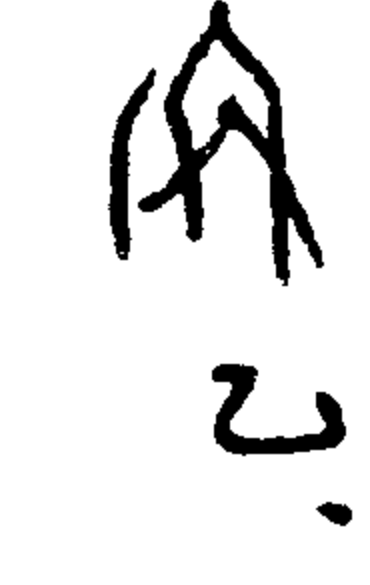
金祖同釋珠三六三為兇，無說。見遺珠三一葉上

陳夢家隸定作戕，作何，其說未詳。見綜述二〇六葉

按：說文「何，儋也。从人可聲」。此字栔文當以作佚六二、新四〇二為最初形，象人負可（柯之初字）之形，可亦聲。其作乙九〇七三、甲編二七〇一者，則為何之異構，象人負戈形，戈亦聲。以字嫌於伐（伐象戈刃加人頸，从戈之何則象戈柲加人肩），故衍及篆隸从可之何獨行，而从戈之何遂廢。孫海波文編收此入附錄三七葉下，金祥恆續文

儥 甲六一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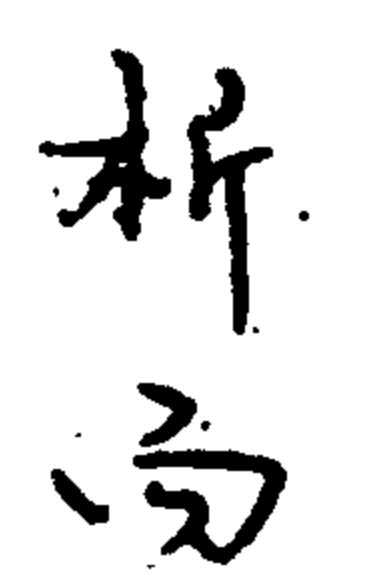
按說文「儥，賣也。从人賣聲。𧶠，儥或从手」。契文賣儥同文，說見前賣字條下

前六．五四．一　前六．三四．二　前六．二．三　乙．四七六一　續．一．五三．六　粹一二四六

羅振玉曰「衣中著人者亦衣字」見增考中四十五葉下

高承祚曰「疑是依字」見類編八卷五葉下

按說文「依倚也从人衣聲」字象人體著衣之形「倚也」其引申義也其本義當為動字即解衣衣人之弟二「衣」字之義也

偁

[字形] 前七、三七、一、[字形] 後、下、三十、八、[字形] 菁、一、一、[字形] 菁、四、一、[字形] 乙、二〇四六、[字形] 珠、六二〇、[字形] 粹、七四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偁揚也从人爯聲』此从爯省知者卜辭中爯亦省作冉矣又字疑與爯為一字舉文已省偁字作[字形]亦省爪」見增考中五十三葉下

陳邦懷曰「偁字所从之[字形]為古舉字說見爯字條爾雅釋言『偁舉也』郭注引尚書『偁爾戈』偁有舉誼故其文从古舉字」見小箋十八葉下

郭沫若曰「卜辭云『若偁』謂如繇所云也」見卜通一五葉上

按說文「偁揚也从人爯聲」字當以菁華所見之文作[字形]者為正體象人以手有所爯舉之形作[字形]者人形與所舉之物以已析而為二亦猶保之

作伻此文字化過程常見之現象也作𠬪者文偁之省文偁爯當為一字陳氏以歸爯功說釋𠬪為舉非是前於四卷爯下既辨之矣請參看金文作偁戜肯鼎爯偁告簋爯父己爵偁父癸爵爯父甲爵

乍 不从人乍字重文

郭沫若曰「卜辭有乍字亦作乍羅收氏入待問編中案此實即乍字作古文金文与卜辭同卜辭用乍之例余意當以左例為最顯豁而語亦饒有精彩「隹我㞢乍囚 受㞢又 不隹我㞢乍囚 貞弗其受㞢又」前三、二七、四「又」作之作乍若乍余意廼乍形之變乍即丮之初字說文云「丮持也象手有所丮據讀若戟」戟音与作同部秦風亡衣正以澤丮作戟作二字為韻是乍之與丮形音義俱相若也作字墨侯敦作迮正象人有所丮據姞氏敦作跂从攴此與後世通行之作字从人者同為形之複矣作或假為則「我其已賓乍帝降若 我勿已賓乍帝降若」前七、三八、一胡光煒讀乍為祀又云「以文誼推之乍當為則」文例二一案其說是也讀作為則之例經籍中饒有之尚書皐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与乃

□□□□□□鈺應釋乍，即作之古文。他辭云「貞猷歸其□□」（藏、八、三）□與邍伯嚴敦同。「甲午貞其令多尹□王寢」（殷虛文字乙二五十三）□與日辛卣同，「弗□茲邑□」（乙後、雜、七六、）□與番君鬲父丁卣同。其謂丰丰者乃鯀文。如云「貞余其□□邑」（前、四、十六、六）「貞□王寢丁□」（前、四、十五、五）曰作邑，曰作王寢，辭句並同，則乍或从丰丰或省，固是一字。量侯敦之□从木，疑由丰譌變。近見郭沫若氏釋□篇，推闡尤詳，惟謂□乃□形之變，即風之初文。予謂□□□□諸形與卜辭凡字及从凡之□字諸文均作□形，且象手指者迥別，是說尚未能信。又郭氏釋封篇引甲以□□丰丰為封，卜辭封字固無作此形者，郭氏亦知之，因謂丰丰乃簡略急就之□□□簡略急就四字亦未能自圓其說也。見前釋九一卷九十四葉

侵

前五、三六、一　前六、三三、六　菁二、一　菁二、一　菁一、一

唐蘭釋為𠬶見文字記二十葉下已見前三卷𠬶字下引請參看文釋後三文从牛者作⿰牛𠬶見文字記廿三葉上已見前二卷⿰牛𠬶字下引請參看

按說文「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又手也」卜辭叚𠬶⿰牛𠬶為侵𠬶⿰牛𠬶重文說詳𠬶⿰牛𠬶條下金文作　鐘伯侵鼎与小篆同

任

粹一五四五、B、校本版面任字其下皆殘泐其全形當作仜

郭沫若釋任而於其下注「(?)」號，蓋以其殘泐未敢必也。無說。粹考二〇七葉上

丁山曰：「傅斯年氏論所謂五等爵在殷商一文，論定殷周之世僅有侯甸男衛四服，而無公侯伯子男之說（語集刊二本一分）。徐中舒氏井田制度探原亦力主殷周封建有侯甸男衛四服，束大民氏作職服辨（史學季刊一卷一期），據卜辭屢云「令其以多田于多伯征盂方伯炎」，證明多田即是侯甸，多數學者都承認傅徐束三氏的結論，而在甲骨文裏還找不到具體的証明。據我譾陋的見聞，在殷商王朝邦畿千里之內實分田亞任三服，重要的證據即在粹、一五四五、B、文曰「囚呂多田亞任　囚呂多田亞任」，田即酒誥康誥所謂侯甸，亞即酒誥所謂「惟亞惟服」，周頌所謂「侯亞侯旅」，都是無問題的尚書的侯

甸男」白虎通爵篇引作「侯甸任」嫁娶篇又曰「男者任也任功業也」蔡邕獨斷也說「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方五十里」男之與任不過今古異文爾因此甲骨文的「多田亞服任」決可以當尚書金文所謂「侯甸男衛」「二百里男邦」史記夏本紀引作「任國」過去經學家總認為是今古異文——今文作任古文作男茲驗以甲骨文「多田亞任」與令彝銘的「侯田男」異文我認為任本商制男乃周名推此言之也一部五經異義所傳說的今文家与古文家紛歧錯綜的制度都該向「商周易禮兩王」方面重行檢討其是非」詳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四四葉以下第十五節說多田亞任

按說文「任符也从人壬聲」卜辭雖殘泐然以字形大小度之其所缺甚少

足之當作仜郭氏釋任不誤字正从人壬聲也郭氏說此辭云「此田字殆是官名周礼地方有場人也亞乃官名」。見粹考二七葉上而於任字無說丁氏謂任即當於後世之男其說甚是據此謂殷王畿有田亞任之服亦是然不能謂王畿千里之內舍此三服之外即無他服之存在蓋吾人所見之材料尚少但可據已有之材料以證其有不可因未見某種資料而遽必其無也金文作仜任氏簋甲編三一〇四、乙編四五二九、續四、二八、四天、八七、並有任字作仜或仜續四、二八、四辭云「貞乎共取冎任伐冂」乙酉卜㱿貞勿乎共取冎任伐弗其冂」言冎任殆猶它辭言某侯某伯之意與

僖　𠊷 藏二一七·二、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侸，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案以讀若樹觀之，則當从壴聲。此作𠊷者，从人从壴。古从木之字或省从屮，如焚亦从屮作𦭝，杞亦从屮作芑，楚亦从艸，故壴亦作壴，如壴即樹也。故或省人，此為後世僕豎之豎字。卜辭又或从女，殆與从人之𠊷同。」見增考中廿四葉

商承祚曰「祚案段先生曰『侸，玉篇作𠊷，云「今作樹」，廣韻曰「𠊷同尌」，蓋樹行而侸尌豎廢，并𠊷亦廢矣。今以卜辭觀之，則𠊷又侸豎之初字也。』」見類編八卷三葉上

唐蘭曰「右𠊷即僖字，羅振玉釋侸非也。古從壴之字，後多从喜，𠊷即僖，與嬉即嬉同，無殊也。孫詒讓云『𠊷即侸字，說文人部「侸，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此

從人從壴即以讀與樹同故豆壴通用以喜作歖嬉作嬉例之，又或為僖字之省」孫氏猶豫於兩說之間羅氏蓋襲用其前說耳然自文字學言之孫氏後說「實遠優於其前說也說文「僖樂也从人喜聲」與僖字玉篇「僖時注切說文作侸立也」今作樹」此蓋因壴字轉為中句切而隨以與轉耳尌本由壴得聲故僖樹之聲得相近然僖侸固非一字也後人既不知僖僖一字見僖从壴聲與侸讀若樹相近而僖侸字形亦相近遂亂謂僖即侸字矣」見文字記五十二葉下

按說文「僖樂也从人喜聲」古文喜樂字皆取樂器以見意壴為鼓之象形壴喜一字樂為琴之象形，即以為喜樂字郭沫若氏此說是也（見前僖字下引）此从人从壴當即僖字唐說是也羅氏并壴尌鼓𡔷四形皆釋為侸匪唯

釋字有誤於偏旁分析之法亦未精矣今從唐氏之說分收作壴僖歖嬉四字孫氏文編金氏續文編並承羅氏之誤收僖嬉歖三形作僖卜辭僖字僅一見且係殘文不詳其義

使 事 不从人吏字重文

按說文「使伶也从人吏聲」契文不从人吏事字重文金文舀鼎使字亦以事字為之作事與卜辭同

傳 後下七、十三、

羅振玉曰「師田父尊亦作𢓊與此同」見增考中五十三葉下

按說文「傳遽也从人專聲」傳轉亦由專得義雁唯以之爲聲也專爲紡專爲陶鈞皆運轉不息者引申轉傳者亦類之也疑即與專同字古从又者或繇而从寸或又離而从𢎘也金文作𢓊傳尊𢓊傳卣𢓊散盤𢓊龍節 从辵遽傳遽之義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八

伐

伐藏、四、四、伐藏、四七、三、伐藏、八七、二、伐藏、二一六、二、伐藏、二三七、三、伐拾、二、一、伐拾、三、十六、伐拾、四、十八、伐前、一、十八、四、伐前、一、三五、五、伐前、六、三、一、伐前、三、二九、七、伐前、六、三十、一、伐前、六、四七、七、伐前、六、五四、一、伐後、上、十七、五、伐後、上、二一、五、伐後、上、二六、一、伐戩、六、十三、伐戩、三四、三、伐甲、一、六、十五、

羅振玉曰「伐从人持戈戌从戈與丁未角畢仲敦同戌从大从戈戌又象人倒持戈知人持戈亦為伐者其文曰『貞伐𠂤』曰『貞于伐呂方』以是知之矣」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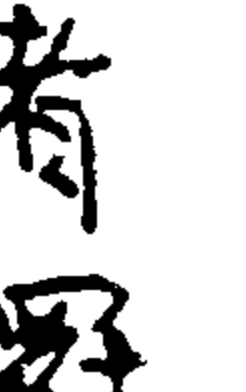
又曰「古言伐者二十有之殆以樂舞祭者也禮記樂記『夾振之而駟伐』注『一擊一刺為一伐』湯以武功得天下故以伐旌武功伐當是武舞『伐三十人』『伐十人』

猶左氏言萬者二人矣」見續考下十二葉

陳直曰「案詩秦風『蒙伐有苑』毛傳云『伐中干也苑文貌』小爾雅廣器云『干盾也』方言云『九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周禮樂師有舞干是干即盾伐即干中干為九盾之一蓋為殷人舞干之祭無疑」見釋義五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伐為人荷戈形乃征伐之意亦為舞名詩皇矣『是伐是肆』箋云『一擊一刺曰伐』山海經海外西經亦云『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舞九代』則伐為舞名可知商人使俘獲之羌人樂舞以襄祭祀并卜其所用人數」見獲白麟解下篇釋羌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

葉玉森曰「案羅氏釋伐為武舞董氏則指為羌舞考卜辭有云幾伐或伐幾人者似殷人自為伐舞不能謂伐舞必用羌人辭內並無羌字也董氏所引之辭

如如「王其又于小乙羌五人王受又」祐寧、一九八。「羌十人」甲、二、十三。辭內並無伐字，亦不能證明為伐舞之羌人。如董氏說遽難徵信」見前釋一卷七十五葉上。陳夢家曰「前一、十八、四、六「其伐十人卯三宰」相當於伐羌十卯五宰，所伐之人即所殺之人牲」見綜述二八一葉。又曰「關于卜辭用人牲的記載，應和安陽西北崗殷墓附近的成排的與零散的小墓相連系，這些小墓當有一部分埋葬了祭祀以後殺用了的人牲。羅氏以伐為武舞，是。吳其昌氏殷代人祭考特駁正其說」見同上。郭沫若曰「伐若干人」羅云「伐當是武舞」案伐當為中干之伐，謂干舞也。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伐」當與此同例，郭璞以九伐為馬名非也。又墨子明鬼篇「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周代」當是「用伐」之譌」見卜通十六葉上。又曰「殷周古文伐字與戍字頗相亂，然亦有區別之處。伐象以戈伐人，戈必及人身；戍示人以戈守戍，人立在戈下，此其大較也」見叢考一四八葉上。

陳夢家曰：「戍字从戈从人，人在戈下；伐字亦从戈从人，而象人負戈之形。鄴三、四四、五，名詞之戍與動詞之伐並見於一辭，可見兩個字是有分別的。羅氏考釋、商氏類編和甲骨文編都不錄戍字，惟王襄『類纂一、五六』和郭沫若『粹一一五六』俱有分辨。西周金文戍伐有別，動詞之『戍於某自』和名詞之『監某自戍』，其戍字都與卜辭同。」見綜述五一一六葉

吳其昌曰：「伐為用人之祭，卜辭或云『伐廿，鬯卅，牢卅』，皆謂殺二十人與三十鬯三十牢同祭也。左僖十九年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昭十一年經『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杜注『用之殺以祭山。』昭十年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杜注『以人祭亳社。』東夷小國，至春秋末葉尚保存殷舊俗，人祭之證也。」見殷代人祭考，載清華

周刊文史專號第三十七卷第九第十期

商承祚曰「案綜觀卜辭之伐人或有君曰伐若謂用人而祭由二人至三十人（前十八、四、）無乃殘酷太甚商世行政百官俱備不能仍謂為野蠻時期郗之用鄫子楚之用隱太子乃對待敵人殘暴行為不能視為習尚也羅師謂伐者殆以樂舞祭祈為得之二人三十人者言其數伐者詞之首也」見佚攷二三葉上

按說文「伐擊也从人持戈一曰敗也」契文作㦼㦸象戈及加人頸擊之義也非从人持戈契文有象人持戈作㦸者羅氏亦釋伐諸家多从之字在卜辭為人名與伐之用為征伐或殺人以祭者義別當非一字㦸疑為𢦏之異構當釋訊契文伐戍之別誠如郭氏之言陳氏雖郭謂伐象人負戈之形說非如乃何之異構見前非伐字伐則皆象戈及加人頸以示擊義不象人負戈也卜辭恒言伐某方征伐

俘

俘俘 菁六·一 俘 甲編二〇四九 俘 續五·八·一 俘 簠徵·征伐·四一 俘 續存七二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俘軍所獲也从人孚聲』此从行有不从人古金文作孚（貞敢）孚（師寰敦）省彳吳中丞謂孚乃从爪从子中一象貝作兩手攫貝之形疑小篆从子非是今證以卜辭正是从子古金文从孚者亦是子字吳說失之」見增考中二十三葉下

按說文「俘軍所獲也从人孚聲春秋傳曰『以為俘聝』」字當為俘之本字象以手逮人之形增彳示於道中逮人且增彳若行古文亦習見从人之俘其初文當作孚及後孚形離而為二遂作俘矣許云「孚聲」失其朔矣辭云「囚四日庚申亦有來艱自北子𩣑告曰『昔甲辰方征于𡿨俘人十又五

[甲骨文] 乙、一一七四、[甲骨文] 乙、一五一九 [甲骨文] 乙、一五三二、

按說文「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契文作[甲骨文]若[甲骨文]金氏續文編收入八卷六葉下人部末以為說文所無字按古文从口之字或从口其字根是抽象之符號有形而無音義故或寫作口然既非口耳之口亦非音圍之口或又畧去不用如石或作[石]或作[石]或作[厂]可或作[可]或作[可]或作[亻]是也或又省而不用此字从人从夊或从各當即許書之咎字辭云「辛亥巳卜之七文例佳以処、辛亥庚乙佳口処」其義不詳乙、一一七四、金文作[金文]咎卣[金文]咎尊[金文]其咎置容氏金文編收作咎按字只从一人仍是咎字与契文畧同

弔 前一、三九、三 前三、二二、三 前五、十七、六 後下、十三、二

羅振玉曰「古金文伯叔及淑善字作[form]中敢[form]敢[form]盂卯敢[form]盂[form]井人鐘等形與卜辭諸文略同吳中丞曰『象人執弓矢形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故叔為男子之美稱』予案吳說非也此字从人象弓形人象矢己象惟射之繳其本誼為全惟射之惟或即惟之本字而借為伯叔與存以俟考」見增考中四十四葉上

郭沫若曰「叔字作弔羅說是也此與己可為互證字蓋从己己亦聲也己惟同在之部音與幽部最相近故段借為叔己復轉入宵部為繳故叔又讀為弔古書不淑與不弔兩通揆其初字固同為弔或弔之惟也」見甲研釋支干己字條

葉玉森曰「按羅說己象繳似矣先哲造字取約束誼者以己之象之如弟叔亦作弔則己與己其物當為綸索類利約束耳不必定為惟射之繳亦不能遽斷為惟之本字」見前釋一卷五十一葉上

唐蘭曰「弔字本應釋做弔吳大澂羅振玉等硬把來當做叔字解說就錯了因為金文是另有叔字的（金文編以為弔和以弔的字都是叔字之誤而把叔字列入附錄也不對）弔字後世讀為叔所以就借用叔字正如「釁」「釁」（今誤為釁）的借用「眉」「竈」的借用「竈」是同樣的例子」見導論下二十葉下

又曰「古人用伯弔不弔後音世改用伯叔而近世學者乃謂弔即叔字或且謂說文弔字與从弔之字均為叔字之誤不知金文固有叔字也」詳考古四期三葉釋四方之名

按說文「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毆禽」此就小篆為言蓋篆形从人从弓故傅會說之耳羅說謂「蓋此所从之亻為弓ㄋ為繳乀為矢繳矢似之而亻固人字非弓也」徐灝段注箋「疑从弟省聲」可備一說其字之初形朔誼不可深考矣字古讀當與叔同故不弔不淑為通用後世習用叔拾字遂謂弔亦叔字唐氏所說是也金文作□頌鼎□頌簋□尹弔鼎□齊鎛□弔氏鐘□虢弔鐘□弔皮父簋□弔倉父盨□鄭㽙伯鬲□夆弔匜□曹大保盤其字多見形體略同與大徵容庚曰「按弔善也引申為有終喪而問其善」曰弔說文作□形體少譌魏三字石經君奭「不弔」古文作□篆文作□而不誤後叚借也之叔為伯弔之弔又孳乳淑俶以為弔善之弔說文亦解弔為問終乃弔之本

誼廢而人莫知弔之爲叔矣」卷六葉金文偏八其說若謂弔善但弔爲弔之本誼然亦未能究明其故蓋其字象人身纏繳矢訓但弔訓弔善均不可解徐灝謂从弟省聲則與但弔義近其說似較近之栔文弔字舊均从羅說釋叔故入又部非是今改从唐說容氏金文編廿七年重訂本已收叔作叔入三卷叔作弔入八卷卜辭言「弔弔」前、二、三二、三、「前、五、十七、六」其義似當訓善

⿰亻⿱秝冉

从人从秝从冉說文所無

藏、六十四　前、六、四、三　前、六、六、五　前、六十一、一

⿰亻甾

从人从甾說文所無

甲、二、二五、十六

仕

从人从土說文所無

藏、四八、三

伙

从人从火說文所無

前、五、二五、一

⿰亻口

从人从口說文所無

新、二七五八

⿰亻卣

□ 甲編、三三三二、□ 錄、九〇〇、□ 六中、一六七、

屈翼鵬曰「□疑與一一三三之⿰亻卣及三三三二之□為一字，以三三三二之辭證之，蓋某侯國君長之名也。此字隸定之當作佀，即似字，作⿰亻卣乃其繁文」見甲釋三八八葉三〇〇四片釋文。

按字从方不从乃，所从乃自非㠯也。从人从卣，說文所無。

⿰亻夏

□ 甲編、五八七、

从人从夏，說文所無。疑與□為一字，蓋優之古文。

⿰亻井

□ 佚、八五〇、

从人从井，說文所無。

[亻涉]

乙、三八〇四、

从人从涉說文所無

估

甲編、二二八七、

粹、三九三、

从人从古說文所無契文及今隸有之許書蓋偶佚耳

[亻卩]

拾、十五、一、

从人从卩說文所無

[亻止𠂤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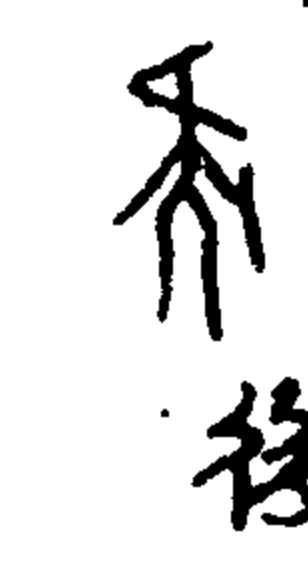
乙、七八一七、 佚、八六三、

从人从止从𠂤从冉說文所無

[亻𠂤冉]

从人从𠂤从冉說文所無

⿰亻日

⿰日亻天、七〇、

唐蘭曰「⿰日亻當是易之本字與昃夙等字同意字形小變即爲昃矣」見天壤文釋五十五葉下

按字从人从日說文所無唐說未安

□ 前五、二四、六 □ 前六、二一、六 □ 前七、十九、一 □ 後下十三、六 □ 後下二四、四 □ 戩二七、一 □ 戩二九、六

孫詒讓曰「以弟作□校之疑㲋本从□亦弟之變體（中畧）自古文放失□之為弟人不復知向誤分為美字形讀殊別一母所孳竟成異族」見名原下卷七葉上

羅振玉曰「許書無此字殆即疑字象人仰首旁顧形疑之象也伯疑父敦疑字作□正从此字許君云疑从子止匕矢聲語殊難解」見增考中五十五葉下

葉玉森曰「□从彳从□殆狀一人扶杖行彳却顧疑象愈顯伯疑父敦作□亦增从彳可證□與□為一字」見前釋卷七第十三葉

孫海波曰「象人擧首凝思之形說文云从匕者卜辭皆作匕或有作丨□□等字皆如之」見文編八卷六葉上

又曰「□从彳商承祚曰象人行遇歧途而側首凝思也」見同上六葉下

郭沫若隸定為□粹一三七六、為奐無說見粹考一八一葉上

按說文「䒑未定也从匕𠑹聲𠑹古文矢字」字象一人扶杖側顧羅氏謂𠧪即疑字以字形言較許書䒑字爲近其義復相類當以釋䒑爲是字在卜辭多爲人名或又从彳古文變化每多如此（表示行動之意多增彳或行字）有辭云「貞ㄖ王固曰䒑吝气雨之日允雨」前七、十九、一上言䒑而下言允可爲字當釋䒑之證

乙一九七八 乙二二六八 乙四六〇六 珠二八一 續存六五九 續存二二一五

金祥恆續文編八卷八葉上收此作化無說

按說文「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亦聲」契文與篆文同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金文作𠤎中子化盤

□

□藏、四六、一 □藏、六四、二 □藏、六五、一 □藏、一〇三、一 □藏、一九四、二 □餘、十、一 □□拾、一、十 □前、一、二七、四 □前、一、三一、六 □前、一、三五、五 □前、四、八、二 □前、六、二十、五 □前、八、十三、四 □後、上、二一、十 □後、下、二二、五 □後、下、三六、六 □菁、十、十七 □戩、六、十三 □戩、二三、十

郭沫若謂祖妣即牡牝之初字見甲研上冊釋祖妣十葉已見一卷祖下引不贅

按說文「匕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許君匕下二解前一解與比字誼同比从二人始得有「相與比敘」之義此从一人許說字从實不从反人安得有「相與」之誼字說見下此蓋許君誤說字當以第二解為本誼實為匕柶之象形字也郭沫若云「匕者余謂乃匙之初文說文『匙匕也』从匕

是聲」段注云「方言曰「匕謂之匙」蘇林注漢書曰「北方人名匕曰匙」玄應曰「匕或謂之匙」今江蘇人所謂檪匙湯匙也亦謂之調羹實古人取飯載牲之具其首鋭而薄故左傳矢族曰匕昭廿六年傳是也劍曰匕首周禮桃氏注是也亦作鍉玄應曰「方言作提」今按段說古匕首鋭而薄甚合實際陶齋吉金錄卷三五五一十、圖二銅匕均厚鋭如戎器原誤為勺

二器文小相同均長一尺三分

凡此均古匕形匕之古文作𠂆（妣辛殷）若𠃋（木工鼎妣戊）即其形象也匕之上端

說之所本尚存第二解使郭氏得以參證古器物以證其初誼許君存古之功爲不可沒矣金文作[glyph]妣辛簋[glyph]戈妣辛鼎[glyph]肇文乙鼎[glyph]木工鼎[glyph]妣乙觚均假爲祖妣字郭氏作釋之餘成於民國廿一年晚於甲研者十之年是郭氏爲此後說時當已自棄其匕象牝器之前說矣

[字形] 後、下、二六、四

唐蘭曰「右卮字舊不識。按从[字形]與[字形]同，[字形]即[字形]字，[字形]即[字形]字可證。从[字形]从[字形]即卮字也」

說文「卮，圜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象人，卩在其下也。易曰『君子節飲食』」

林義光文源云「按人下卩無酒器之義，卮當為支持之支本字，卩亦人字，象兩人相支拄形。卮與支同音而通用」林駁許說甚是。卮為酒器，乃假為觶或觛。卮字本義久晦，說文以假借義說之，宜其迂拙不通也。林義光釋為兩人相支拄形亦非，以字形言，殊無支拄意也。此字本義頗難知，一人之兩別一人跽於其側，或有企仰之意乎」見文字記七十九葉下。

按說文「卬，望欲有所庶及也。从匕从卩。詩曰『高山卬止』」契文[字形]字，唐氏說其形甚是，惜猶未達一間耳。字象一人之下一地也，一人跽於其側企望

欿有所居及居及居戠也殷記是也之形當釋卬辭云己卯卜貞𢑚人名以卬人名

𣪊𣄰之異構𦘔人名後、下、二二、四

𠁥當釋葬└

□

□ 菁六．九

唐蘭曰「右艮字舊誤釋為見，今正。見字當作□□□□等形，與此迥殊，猶欠作□而旡作□也（欠旡二字前人辨之不清晰）。□字或析書之則為□，曶鼎限字偏旁作□，與此正同，可為確證。惜卜辭殘缺，不能屬讀耳。說文「艮，很也。从匕目，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艮其限」。匕目為艮，匕目為眞也。」按小篆見作□，艮作□，同形無別，許氏不得其說，故解為从匕目，又從而附會之耳。其實艮為見之變，見為前視，艮為回顧，見艮一聲之轉也。艮為回顧之義，艮顧亦雙聲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其背者，反顧其背也。彖傳引作「艮其止」，誤也（殆涉下文「止其所也」而誤）。後世假借為很，為限，而本義湮晦矣（眼字从目艮聲，實艮之孳乳字，然訓目不訓視）。」見文字記七七葉下至七八葉上

□

□藏、六十、一、□藏六二、五、□藏、七十、三、□藏、七二、三、□藏、一〇九、二、□拾、七、十六、□拾、十三、三、□前、一、四七、五、□前、六、八、五、□前、四、十一、二、□前、五、四二、五、□前、七、二、四、□前、七、六、四、□前、七、二、三、二、□後、上、一、十四、□後、上、十七、五、□後、上、十七、六、□後、下、十四、一、□後、下、三八、八、□後、下、二三、一、□菁、十、九、□菁、十、七、□甲、二、三、七、□甲、一、八、五、□甲、二、十五、十五、□甲、二、二五、十七、□甲、二、二八、十四、□戩、四、七、□戩、三八、一、

葉玉森曰「王襄釋□為比□為从實則同為从字」王襄釋□為从□為比見類纂正編八弟三十八葉下惟於簠考天象六葉下弟四十三及四十四五辭之□□二文則並釋為从又於同上七葉下

第五十一辭之弜則辭云「弜吉」从字與從誼同卜辭从比字形難別以文義求之釋从較安」按弜乃弼字假作弗辭云「壬弜田其雨弜田其雨」可證言天將雨弗往田獵也

董彥堂先生曰「卜辭習見从字一為隨从之義一為卜得吉兆也前者多在辭中後者多在辭末亦有僅書一从字者洪範七稽疑从與逆對舉習以龜筮並从為吉可為卜辭簡明之注腳矣」見殷曆譜下編卷四日譜二第七葉下

楊樹達曰「卜辭言『从犬』从當訓隨行廣韻去聲三用云『從七用切隨行也』」見甲文說十九至廿之葉釋从犬

丁山曰「遣（此）从字後、下、三七、四、續、五、六、五、前、六、五一、七、前、七、十九、四、過去考釋者往往誤為隨从之誼由甲尾和骨面刻辭證明我們論定他也是民族的徽識以氏族地疑

當求諸從極之淵附近山海經之從淵當即漢書地理志之從河水經濁漳水注謂之從陂」見氏族及其制度七三至七四葉

羅振玉曰「卜辭中从比二字甚不易判以文理觀之此當爲从字」見增考中五十三葉上

王襄又曰「从比古門字或釋从」見類纂正編九第四十一葉下

葉玉森又曰「森按从當釋从」見前釋七卷十六葉下

于省吾曰「卜辭每言有『㞢从雨』或言『从雨』郭沫若云『从當讀爲縱㞢从雨謂有急雨有驟雨也』粹考五七片按郭說非是从從古今字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孔子閒居『氣志既從』注『從順也』書洪範『曰肅時雨若』僞傳『君子敬則時雨順之』卜辭言从雨即順雨謂非暴雨霪雨猶今俗所謂風調雨

順之雨順也」前、三、二十、四、「今夕奏無舞出从雨」五、三三、二「貞勿奏亡其从雨」貞奏妨出从雨」後、上、二六、四「米于岳又从才雨」粹、五七「取河出从雨」或言奏舞或言舞或言奏或言米或言取或言求均先舉行祭典而後言从雨故知其所乞求者即順雨也」見駢續二葉釋从雨

按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絜文亦从二人惟反正無別許書謂「反从為比」證以卜辭蓋未必然竊疑絜文作从比者為比之初文字非从二人蓋从二匕取義兼以為聲也惟卜辭諸从比字以辭意求之又當釋从豈殷時即已誤掍耶疑莫能明存以俟考本書仍从舊說收从比為从至卜辭用从之義董先生及于氏所說是也丁氏所舉數辭之从釋為隨從字亦可通金文作从从鼎从宰椃角从从任氏簋从天作从尊与比掍

幷

幷前、四、四七、五 幷後、下、三四、三 幷後、下、三六、三、幷鐵、三三、十三 幷甲編、二九八、幷乙、三二六六 幷續、五、十八、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幷，相從也。从从，幵聲。一曰持二為幷。』徵之卜辭正从二，與許書後說同」見增考中五十三葉上

按說文「幷，相從也。从从，幵聲。一曰从持二為幷」。契文从「从」从「二」或从「一」，象兩人相幷之形。許書後說近之。卜辭云「叀幷鶴亡𡿧」前、四、四七、五「辛丑貞王令尖𠂤子丙方貞于幷」後、下、三四、三「囚王令尖𠂤子方乃貞于幷」後、下、三六、三「囚在幷囚告乞禽」續、五、十八、七為方國之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八

字斜「丿」多設於豎畫之下其豎畫之下端則較曲於是从比兩字之形亦隨之而異此其大較也人匕二字其形不過毫髮之差故从比二字所差亦僅乃刀筆偶失从比遂淆故遇字形上偶有不易分辨者試就其義核之固仍涇渭分明也按比者親信之謂此義古籍中最習用之卜辭有曰「比某人」或「勿比」某人者皆卜其人之是否可親信也辭云「貞王比沚戓　貞王勿比沚戓」（前、一、四七、五）「癸亥卜王貞余比侯專八月」（前、五、九、二）「己未卜王其告其比亞侯」（粹、三六七）前二例為一期之辭比字作𠈌若𠤎末則第四期之辭比字作𠨍皆非从字其語法猶詩之「比于文王」周禮之「大國比小國」此卜可親信沚戓侯專或亞侯與否也或置比字於句末而義則無殊如「辛巳卜㱿貞𠂤旱白族比」（前、四、二、四）「勿隹沚戓比」（前、六、五、七、二）「壬辰卜㱿貞王𠂤沚戓比」（前、七、四、一）「戊子卜㱿貞沚戓

爯冊王比六月」卷八、五、卜、等皆是此皆一期之辭而比字字形皆不與从字相混
此。顧句法亦猶盤庚之「高不暨朕幼孫有比」及詩皇矣之「克順克比」也。以
上所舉皆從卜親信某人之辭。又有卜可否親信某人以任某事者。「丙戌卜
𢦏貞令眔王比望乘伐下旨我受出又」鐵、二四、九、六「貞令口比㠱侯虎伐𢀛方
受出又」前、四、四六、四、此皆卜可否親信任某人以伐某方之辭。其辭屬於一期
及五期而比字亦均不與从混，足證从比兩字之分自武丁以迄殷末無
不然也。世人既讀比為从，於名舉諸辭遂說為王从某臣伐某方，以為皆
卜殷王親征之事，實則殷王親征之辭卜辭中固數見之。如「己卯卜㱿貞
𢀛方出，王自正，下上若」拾、五、二「庚戌貞叀王自正人方」粹、一一八五、一王省征伐其
率有臣屬可知。然皆言「王自征正」不言以某人也。且就甲骨文中所表現

之殷代文化程度言之知殷人屬辭已僅知尊卑之別若必言王率臣屬征伐亦當以「王率某伐」「某从王」為辭斷不應有王乃从臣之語此可以質諸卜辭而無疑者也此外第一期中又時見令某人或呼某以比某人之辭如「辛丑卜賓貞令多𢦏比望乘伐下旨受㞢又」後、上、二九、六「貞令多子族比口眔𠂤蜀古王事」前、六、五一、七、「壬申卜㱿貞令帚好比沚戛伐卬方受㞢又」粹一〇二、三、此皆令某甲或呼某甲使其親信某乙之辭也甲骨文中比字其最習見之用法略如上述其形既與从𠤎殊其義又與从遠諸辭以从字解之率皆扞格難通以比字解之則皆渙然冰釋𠈌𠈌等字之當釋為比可無疑矣復次更有一堅强之證據足以明𠈌𠈌等字之必當釋比而決不當釋為从者殷契粹編第九十二片辭云「癸卯卜戊王其𠤎犬𢀛☑」九二定按粹辭

云「曰自上甲至多毓」與此異恐係誤引比辭屬第四期，犬訃皆人名，匕乃本祖匕之匕，亦即比字偏旁。此固決非人字，尤決不能讀為从。其用法既與比字从從同，又為比之偏旁，而與比同聲，可以斷然知其乃假匕為比者。以此證之，益見𠦂等字之必當為比也。詳見集刊十三本二一七三至二一七葉甲骨文从比二字辨。

按：許書「𠭥以為比」之說，固就篆體為言，然求之甲骨金文，从比二字其形體亦略同，固難確指某之必為「从」某之必為「比」也。屈氏所舉諸例，其泰半均可「从」「比」兩讀，義皆順適。惟如「令眾王比望乘伐下危」之辭，「王比」之上繫以「令眾」，果比字當釋比，訓為親信，則豈王之於望乘，令眾加以親信而於來者則否？又如「令帚好比沚戛伐巴方」之辭，某甲之親信某乙與否，實由某

甲主之似不當形諸命令。諸辭釋「以」則莫不辭從理順。「王以某某」者乃以某某為以。唐蘭天考懷考釋六十三片之說是也。而諸辭屈氏均以「比」字讀之似有未安也。

卝 藏、四、一、卝 藏、一○三、三、卝 拾、六、十、卝 前、二、八、七、卝 前、四、七、五、卝 後、上、十一、四、卝 菁、六、一、卝 甲、一、二、一、二、卝 戩、二六、四、

唐蘭曰「北由二人相背引申而有二義一為人體之背一為北方蓋古代建屋多南鄉則南方為前北方為後人恆面南而背北北方之名以是起矣依文字學之觀點言之四方之名均無專字僅就他字引申為或假借為之也如於語源方面作冒險之推測則東南西北四字似與日光有關東西者日所出入日出而動東日入而息西南方受陽光而北方則背陽光也」詳考古四期五葉釋四方之名

按說文「北菲也从二人相背」栔文亦从二人相背此其本義至方名之北則係假借唐氏謂為引申似有可商方名之字皆係假借與其本義無涉也

金文作□吳尊□師虎簋□休盤□卿子簋□卿伯尊□克鼎與契文小篆並同文編八卷九葉北下收拾、十一、十八、版一文作□按□疑與□爲一字□字于省吾釋非可从拾、十一、十八辭云「曰王東□□□殺□」與它辭□殺」之辭例正同非北字也

[丘]

[丘] 藏、二〇六、四、[丘] 前、一、二四、三、[丘] 前、五、八、二、[丘] 前、六、三五、五、[丘] 後、下、二、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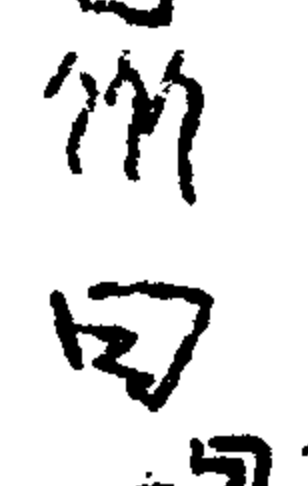
商承祚曰「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𡊤古文从土。』案魏三字石經之篆文作[丘]，古文作𡊤，與說文迥似。丘為高阜，似山而低，故甲骨文作兩峯以象意。金文子禾子釜作[丘]，特形寫失。商丘文鹽盡再誤為[丘]，說文遂有以北之訓矣。」見佚考八六葉上。

按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北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北。象形。𡊤古文从土。」契文不从北，其字但較[山]字少一峯耳。丘之於山，𠂤之於𨸏，並為減體會意。𠂤𨸏之字之古文，特丘山二字

之眞。書者耳，不謂山爲丘之增體會意者。蓋不論語言文字中，山均較丘爲習見，山字必當早出也。商氏說丘字之義甚是。許說乃望文之訓耳，非人所爲者。許書京下云「人所爲絕高丘也」，謂丘乃出自天然也。金文作丠商丘叔簠丠子禾子釜丠閒丘戈。釜文於古爲近，戈文則同於篆文矣。辭云「口巳卜出貞丘出」藏、二六四。「貞眞于丘剢」前一、二四、三假爲方國之名。

□

□藏、七六、三 □藏、二三一、四、□藏、二、三、三、一、□拾、四、十六、□前、一、十、二、□前、二、八、五、□前、二十八、二、□前、四、三十、二、□前、五、六、一、□前、五、三十、二、□前、六、六十、一、□前、七、三十、二、□□後、下、三八、九、□□甲、一、二四、十六、

商承祚曰「說文解字『眾，多也。从㐺目，眾意。』𦎧鼎作□，與此同。古鉢亦然。」見類編八卷四葉。

葉玉森曰「□按𦎧鼎文云『若昔饉歲，匡□及臣廿夫寇𦎧禾十秭，以匡季告東宮。』□字正當釋眔，即匡季之眔，曰匡眔故有臣廿夫，曰匡眔則不宜有臣矣。卜辭眔為國名，疑即眔夷。」見鉤沈五葉十八行。又前釋一卷五十九葉下又曰「□當釋眔，藏二三二『貞多射不𦎫眔』與本辭『貞步不𦎫眔』辭例同，𦎫乃動詞，或叚為書洛誥汔教之教。獲此辭乃知數契鉤沈中舊釋錯誤」見拾考十葉上

孫詒讓曰「𣅀眾之異文」見舉例下十葉變目爲日與前眾字異金文曶鼎眾字作𥃹與此同」目三仦于見口藏二三己六四此仦以眾作𣅀偏旁較之似即从字說文㐺部「㐺眾立也从三人讀若欽崟」見舉例下十葉上

朱世澂曰「在甲骨文中众人也和众不同众人等於西周以後所稱的庶人或庶民在甲骨文中众人也簡稱人就等於盤庚篇的民他們是基本生產工作者也是勞役兵役負擔者甲骨文中的众也和盤庚篇的一樣包括士以上各階層絕大部分是士這一階層是由地方選拔出來被選以後就成爲王众王臣」詳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四三葉

魯實先曰「卜辭之𣅀𣅀孫謂爲眾之異文葉釋昆疑即昆夷研契者并從孫說而皆未明其構體之義惟高田忠周說𣅀曰「眾字元有二體一从目

一从日，日在上，亦照臨之意也」（古籀篇卷四十第七葉）然眔義為多，無取於照臨之意。且夫從目從日之字，古無訓多者，惟說文乑部云「眔从乑目，眔意」，乃據譌變之體而誤為之說也。（中畧）以愚考之，眔字當為从乑从會省。會於卜辭作□（林、四六六），故有合、以乑，則為□或□，虛其中則為□或□。其作□者（佚五四九），以會从□省，會乃從□聲，是眔之作□亦從會省也。（中畧）良以會乑為眔，故其本義為多，形義始相脗合也。唯師寰𣪕作□（恙齋九冊十五葉）古匋文作□或□（古籀補），文竝从目，斯可證眔之譌變已肇於周世，故許氏因據譌變之字以為說，而未悟其形義相乖也。（中畧）眔於卜辭有二義，其一即周禮春官大宗伯「用眔」「恤眔」「簡眔」「任眔」「合眔」之眔，義同師旅（中畧卜辭方辭例从畧）。眔之第二義為方名。（中畧）其地望蓋即漢南陽郡之安眔縣，在今河南鎮平縣曾

人有衆仲四年（左隱）其先殆以衆方爲氏也」詳見新詮之四第一至六葉釋衆

按說文「衆多也从㐺从目衆意」㐺从三人已有衆意不必云「从目乃有衆意也」古文實不从目許君乃據譌變之篆體爲言乃有此曲說耳栔文作𥄳𥄳𥄳从日作形者並當釋衆孫說是也」葉氏釋从三人者爲衆从二人者爲昆擣拾考十葉上之後說推之其就許書㐺衆昆三字音義各別言之其說意當如此惟葉氏未顯言之耳亦是惟其始三者當是一字辭言「來𥄳」與它辭言「雉衆」「奴衆」辭例全同言教衆也」（契文作㐺有僅藏二三一、四、及前五、二十、六、又見惟譯書原序作㐺上適斷裂其上是否从日殊不可知然三人爲衆猶三虫爲蟲三屮爲茻三木爲森每爲會意甚顯众爲衆之初文殆無可疑令俗書猶存古意也）是卜辭𥄳𥄳同字之証也」許書三字雖各具音讀然後世詁訓三者義仍得通夏小正「昆小蟲」傳曰「昆者衆也」周語「人三爲衆」以众爲衆偽泰誓「顯于西土」傳「明着岐众」亦用众爲衆

可證也。魯氏謂眾从众从會省，似有可商。从日⊙之字多矣，安見其必為从會省乎？三人相聚已有會意，不必从會為會意也。字从日者，蓋取众人相聚日出而作之意。其字已為竹之絫體，篆譌為从目（金文已譌从目），其義遂不可說矣。魯氏說眾字之義可从。卜辭「言雉眾」、「言奴眾人」、「言喪眾」、「言教眾」，皆師旅之義也。金文作[glyph]
師旂鼎[glyph][glyph]師寰毀

甲骨文字集釋第八

𡈼

[oracle form] 前六.五五.七 [oracle form] 後下六.一 [oracle form] 後下三八.一 [oracle form] [oracle form] 甲二四十三 [oracle form] 甲六十九.十七 [oracle form] 簠徵人名四七

商承祚曰「案說文解字『𡈼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此正象人立土上生物之與許書第二說相符則此字當作𡈼从土不應从士」見類編八卷五葉上

唐蘭曰「[oracle form]和[oracle form]也通用[oracle form][oracle form]並『𡈼』字由[oracle form]變[oracle form]說文所釋並誤」見導論下編五十三葉上

按說文「𡈼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徐灝說文段注箋曰「按一曰象物出地則當从土𡈼蓋古挺字鼎臣云『人在土上𡈼然而立』是也」此說極是字从人立地上與立意同一象正面一象側面為異耳下一地

也地土意廹故戲又从土人在土上壬然而立英挺勁拔故引申之得有善也之譌也許言从士土之誤也金文望字偏旁从此作𡈼若𡈼作𡈼者與卜辭一體同

朢

□藏三九·四□藏一二二·四□藏一五〇·三□藏二二二·一□前一·十八·二□前五·二十·七□前六·八·一□前六·八·六□甲二·五前七·四·三□前八·七·一□後上·十三□甲一·二四·十四□甲二·五五·□鐵十二·四

孫詒讓曰「□為馬字。金文毛公鼎作□，盂鼎作□，皆唯其頭同，疑是此文从目在即頭同形。但較簡，前金象形稍為整齊，與小篆略相近，實則此仍象形字也。無疑者亦文之省」。見舉例下四十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朢，月滿與日相朢，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古文朢省作□。此與許書合」。見增考中五葉上

葉玉森曰「按羅氏釋朢是也。字象一人挺立地上，或立土上，眺望形，从目非

从臣許君認為从臣乃有朝君之解見前釋一卷七十四葉上

商承祚曰「此即朢字象人舉目之形與見字為一字立于土上也」朱氏文字編補遺十四葉上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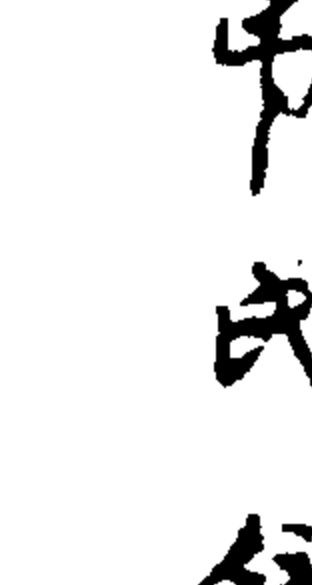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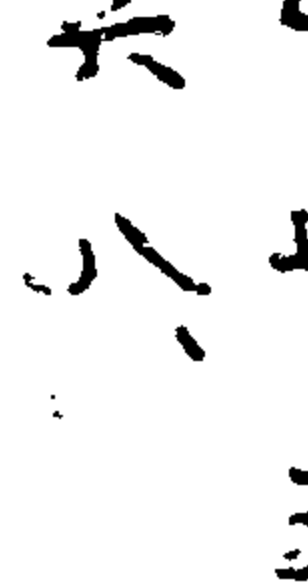
按說文「朢月滿與日相朢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𡈼𡈼朝廷也𦣠古文朢省」契文與許書古文正同象人引領企趾舉目而望之形與見字義意迥而有別見為凡視之偁故作見从人上目𦣠為引領而望之形故作𦣠象舉目許說支離滅裂殊不足采孫說契文亦誤均可無辯金文字已增从月或又譌目作耳師望鼎師虎段萬攸篇均是 庚嬴卣 宰鼎 望簋 師望鼎 師虎段 麗伯段 增月盖於舉頭望月取象日月麗天人所共見日光強烈故字不从日也卜辭朢乘連文人名

〔補〕唐蘭曰「⿱臣人或作⿱臣𡈼，說文以為朢的古文，朢字從月從臣從𡈼，並誤。⿱臣人本見的孳乳字，朢當从月从⿱臣人」見導論下編五十三葉上

[古文字形] [古文字形]佚九三二 [古文字形]掇續一九〇

唐蘭曰「右監字，商氏佚存考釋未釋。今按从皿从見，猶變作[古文字形]，見字有作[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兩形同。即今監字也。說文『監，臨下也。从臥，衉省聲。[古文字形]古文監从言。』从衉省者，昔人已多疑之。戴侗曰『監，盆類，从皿臨省聲。周官淩人「春始治鑑」，莊周曰「同濫而浴」，皆此物也。不當加水與金，借為監臨之監，又為鏡監之監，亦作鑑。又因鏡鑑而為監觀之監，別作覽。』徐灝取之。王筠說文釋例則有取于六書正譌之說，歃血為盟之說。有曰『明神監之』，故盟與監從血會意。』林義光文源謂『監即鑑之本字，上世未製銅時以水為監，故酒誥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从皿象皿中盛水，人臨其上之形，从臣，臣伏也。』按如舊說，从衉省聲，以余所立省聲之律繩之，必不能合。戴氏謂从臨省聲，亦殊然。謂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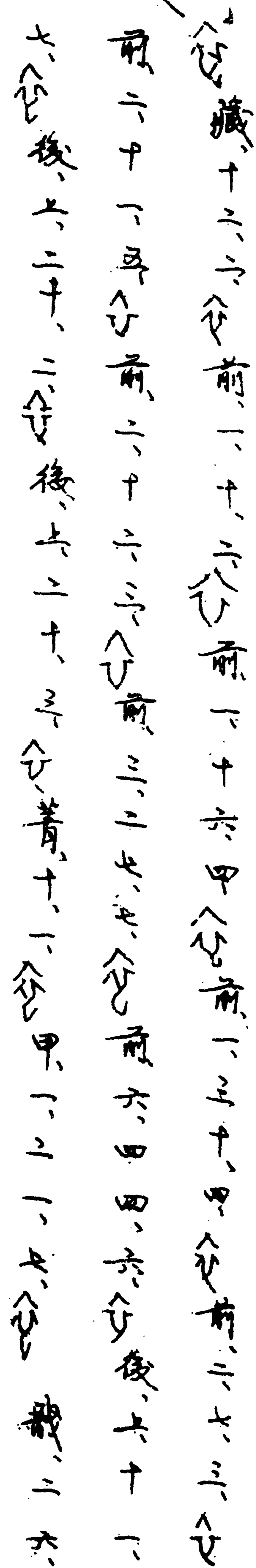
皿而為鑑鑑鑒之本字則殊有見地遠勝於周伯琦從血會意說之迂曲也林義光較勝於戴然不知臣即目形故其解亦殊穿鑿也余謂監字本象一人立於盆側有自監其容之意後世變為覽又變為鑑其實非从臥从皿也其本義當為「視也」（爾雅釋詁云）後別為「瞷」視也又為「覽」觀也（說文）引申之為所監之器之名金製則為鑑盛水則為濫至說文「臨」下之義則又視義之引申矣（凡監於水者必俯視）監字本從皿從見以象意聲化例推之當是從皿見聲（從見之字卜辭為葡之辭釋見篇）見在元部而監在談部而監得從見聲者同在見紐一聲之轉也說文監古文作𧦲實亦以言見聲也語言隨時變異文字之變異有時不能相應故某字雖諧某聲後世語變往往轉入別韻諧聲系統所以與周秦古韻多不合也鑑音變入陽部後人因假竟字為之因而

身

□ 戩四一、三、□ 乙七五六八、□ 乙六三四四、

按說文「身躳也象人之身从人厂聲」栔文从人而隆其腹象人有身之形當是身之象形初字許君謂「象人之身」其說是也惟謂厂聲則非段氏因據韵會改作「申省聲」惟身篆作□乃象人之身非从申省者甚明字本爲單體象形篆體譌變从厂許君不得其解遂有此說耳孕字初文當作□栔文有□乙八〇四五字金祥恆續文編十四卷十八葉上收作孕是也字當有異體作□爲小篆所自昉也惟傳世卜辭未見此字爲可憾耳（注）友人張秉權兄見告乙編有□字而此未見著錄張氏疑寸字竊謂字當釋厷此與契文厷作□（說見後）身作□其構造法均相同也厷字當入三卷又部「又」下惟屬稿至此時前六卷已付印未及補入故附論之於此 辭云「□午卜王鴠□馬允□在犬□身」矣殘泐過甚其

義不詳。王國維氏戩考於此字未釋。金文作[glyph]弔向簋[glyph]弔氏鐘[glyph]邾公華鐘[glyph]獻伯簋，較栔文僅多一短橫畫。古文於垂直長畫之下端多增小點，或又衍為橫畫，篆體復譌變為[glyph]耳。

辭云「貞㞢有身御」乙、七五六八。此即王婦有身而行御祭。又云「貞御疾身于父乙」乙、六三四四。言疾身是亦孕娠之疾也。

（注）許進雄君校讀拙稿後見告：佚存五八六片有[glyph]字，辭云「口亥卜㱿貞：王曰有[glyph]妨（嘉）。於曰妨」，是則栔文孕字確有作[glyph]者，為[glyph]之異構，而小篆孕字所自昉也。

藏、十二、二 前、一、十、二 前、一、十六、四 前、一、三十、四 前、二、七、三 前、二、十一、五 前、二、十六、三 前、三、二七、七 前、六、四四、六 後、上、十一、六 後、上、二十、二 後、上、二十、三 菁、十一、一 甲、一、二一、七 戩、二六、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衣象覆二人之形』按衣無覆二人之理段玉裁謂覆二人則貴賤皆覆其言亦迂紆回不可通此蓋象襟衽左右掩覆之形古金文正與此同又有作中有人者亦衣字」見增考中四十二葉下

王國維曰「衣為祭名未見古書惟濰縣陳氏所藏緐豐敦云『王衣祀于丕顯考文王』案衣祀疑即殷祀殷本序聲讀與衣同故書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春秋慎大覽『親郼如夏』高注『郼讀

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然則卜辭與大豐𣪘之衣殆皆借爲殷字惟卜辭爲合祭之名大豐𣪘爲專祭之名此其異也」見殷禮徵文六葉殷祭條靜安先生遺書第二十四冊

陳直曰「羅氏謂殷虛書契考釋云『卜辭言衣者頗多衣爲祭名而合諸祖祭之其制則不可知矣』王氏國維考衣即殷祭甚確余案此殷之祫禘之祭也春秋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說文云『禘禘祭也』『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三歲一祫五歲一禘詩商頌長發毛傳云『大禘也』言爲祀高宗也鄭箋以祀爲祫之誤是殷代有禘祫二祭也公羊文二年何休解詁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

祭也。卜辭「丁丑卜貞王賓自武丁至于武乙衣亡尤」一條皆殷先祖名，是為祫祭。「甲辰卜」「辛巳卜」等條自上甲徹至于多姤眾，不盡殷先祖之名（定按：顯上甲至于多后皆殷先祖之名也，傳說誤），故知為禘祭。卜辭皆統稱曰衣，是殷禮與周禮微異也。又案卜辭合祭之祖最遠者為上甲徹，知殷人以上甲為大祖，魯語所云「上甲微能述栔者，殷人報焉」為不誣矣（通人有謂多姤即多后，作列祖解，恐非是）。見賸義之葉下至三葉上

陳邦懷曰：「余以為卜辭之衣祭即小戴記之殷祭。鄭君注記謂『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商之衣祭即姬周之殷祭。衣祀之儀雖見於周之典數，然其祭義判然各別。蓋殷之衣為統祭，周之衣為專祭也。」見小箋自序一葉下

郭沫若曰：「衣在金文疑或叚為禮，衣祀即禮祀也。」見青銅上廿二葉

金祖同曰「甲文之衣即殷之初字。殷則周初所制以之稱商者，故甲文不見殷字」見卜辭講話四十至四一葉

按說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契文與篆文全同。羅氏謂象襟衽左右掩覆之形，其說是也。字在卜辭為合祭之名，羅王之說亦可從。陳直吳氏以周世禘祫之義比傅說之，歷世綿邈，文獻難徵，恐未易言也。金文作[衣]盂鼎[衣]吳尊[衣]頌鼎[衣]頌壺[衣][衣]頌簋[衣]寰盤[衣]𩊚庚鼎[衣]由壺

□

□藏二三、三 □藏四九、六 □前四、三五、□前四、六、三 □前四、十、六 □前五、十、二、□前五十一、三 □前六、三三、八、□前八、十二、四 □戩九、四、□佚六八九、

王襄曰「□古卒字或作□ □□均象其衣之題識」見簠考雜事十三葉下

郭沫若曰「衣或釋衣不確」見粹考一七二葉下

丁山曰「唐蘭始釋此為卒謂象衣有題識之形」殆不易之論也卒蓋讀為周官射人「掌王倅車」之倅 中略 翼辭所稱卒氏殆亦以車倅得名所謂以官名為族也卒孳乳為萃又轉為崔蒐語轉為畏隹為翠微漸失正字間嘗疑翼辭所見卒氏或讀崔見殷商氏族方國志一三六葉

孫海波曰「从衣象文飾形為卒之初文說文『卒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文形盡題識也』見文編八卷十葉上衣字條下文編八卷末別出卒

字但於衣下雜收作□□形者別為解說如是蓋疑而未決也
全祥恆續文編八卷十三葉上於衣下另起一行收上出諸形而無解另
於同葉下收□□□為卒是蓋以上出諸形為衣之異構也
按說文「卒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段氏注依宋本及御覽韻
會玉篇於上句「者」下刪「衣」字是也「卒衣有題識者」數字段氏依韵會所據
小徐本改為「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一」則有可商今本繫傳固與諸本相
同且古文亦不从衣一也「卒衣有題識者」當如王筠句讀卒字句絕則語
意顯豁且與古文作□□者相切合篆變作□者有其題識之文後於斜
長畫上增丿亦猶午之作□後作□也卜辭諸□□字讀為卒辭意類多
允協辭云「壬辰卜爭貞王于八月入 乙亥卜爭貞之七月王勿卒入戠」四前、

六、三、「翌甲戌其雨　翌甲戌不雨毋其卒隹八月」（乙、一二〇六）「貞其發于河　貞勿卒發于河」（乙、三二二六）「甲辰卜㱿貞王入𡿧　甲辰卜㱿貞王勿（定按：拓本此字作㇄，當為勿之漫漶不明者，非乙若乙字也）卒入𡿧」（乙、三七四二）諸辭卒字並當讀為猝。前辭言七月王勿猝入戠（地名），八月入乃使也。𡿧亦地名。辭例與前辭同。第二辭言甲戌不雨，隹其有驟雨否也。第三辭言勿卒發于河者，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恐蒙臨事不●以之咎也。「貞翌□辰王□步卒入」（前、六、三三、七）本辭有闕文，恐仍當讀為猝，非士卒之卒也。「貞翌己巳步于卒」「貞于庚午步于卒」（乙、一一八）地名，金文作㚏（外卒）。釋此為晚期文字，已與篆文全同矣。

〔補〕孫詒讓曰：「說文衣部：『𧝵，解衣而耕謂之𧝵，从衣毀聲。』此从亻，似即衣字，从XX者，毀之省。」見舉例下十葉。

閣有曰「王氏謂系題識說是也惟必謂為卒字則尚難定」見甲骨文字中X文之研究一葉上引前釋二卷

葉玉森曰「按□或作□內从文或省作X其字不可識本辭為地名」見前釋二卷一葉

按釋衺於卜辭均難通讀且殺亦無省作X之理當從王說為是丁氏謂唐氏始釋為卒未知見於唐氏何書姑以未見唐說原文無由徵引又作□者當亦□之異構辭言「在□□」佚、六八九「□□□」續、三、五、五、簠徵、征佚、三重出與□同為地名可證二者僅筆勢橫衺小異也」

褮

褮 前、六、三四、四 褮 後、下、二五、五 褮 後、下、二五、十一 褮 珠、九四八 褮 佚、四二四

高承祚曰「祚案王徵君疑褮之初字見類編八卷六葉上」定按商仍隸定作褮是不以王說也

郭沫若曰「王國維疑褮之初文案此衣中尚有點滴蓋崇之初文也」見朱芳圃文字編補遺十九葉上上引朱以郭說補作褮

按說文「褮鬼衣以衣熒省聲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一曰若『靜女其姝』之袾」在字下辭从𤇾从二火从衣中有點滴或但从衣二者實一字知者字在卜辭均与启字連文作「启褮」作褮褮作褮者均同例証也乃地名與𤇾文褮字極近王說當不誤也金文作褮齊鎛「鞄弔又成褮于齊邦」褮齊侯鎛「恐褮朕行師」又云「堇褮其政事」亦有一与卜辭同其義則假為營

⿱⿰㞢㞢衣

[甲骨文] 後、下、十六、六

从衣从⿰㞢㞢說文所無

⿰衤又

[甲骨文] 乙、二六五〇、[甲骨文] 乙、七二〇〇、[甲骨文] 外、六四、[甲骨文] 粹、五一八

金祥恒釋卒無說見續文編八卷十三葉下

按从衣从又非卒字前二文甚顯說文所無（缺當釋褱从衣又聲与獲為一字彼象形此形声存以俟考）

⿰衤聿

[甲骨文] 甲編、一三〇三、[甲骨文] 粹、一四〇、[甲骨文] 粹、二八五、[甲骨文] 新、三九七七、[甲骨文] 新、四〇七二、[甲骨文] 新、四三六〇、

从衣从聿說文所無

裘 □ 前、七、六、三、□ □ 藏、下、八、八、□ 甲編、一四三、□ 甲編、五六八、□ 粹、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裘古文省衣作□，又省作□。此省又作□，象裘形，當爲裘之初字。許君表字注『古者衣裘，故以毛爲表』。段先生曰『古者衣裘，謂未有麻絲，衣羽皮也。衣皮時毛在外，故裘之制毛在外』。今觀卜辭與文肖裘字，毛正在外，可爲許說左證」。卜辭中又有作□者，王君國維謂亦裘字，其說甚確。蓋□爲已製爲裘時之形，□則尚爲獸皮而未製時之形，字形略屈曲，象其柔耎之狀。番生敦及石鼓文作□，齊子仲姜鎛作□，蓋與此同。□既爲獸皮而未製衣，是含求得之誼，故引申而爲求匄之求。卜辭中亦有作□，亦求字」。見增考中四十二葉下至卌三葉上

葉玉森曰「按本辭云『往裘』，似裘爲地名」。見前釋七卷五葉下

王襄曰「此□字釋求於義甚安」見簠考帝系三葉上

又曰「□疑古求字或釋來」見同上二葉上

郭沫若隸定□為萃其說曰「萃亦猶祈年」見粹考三葉上

又曰「□字孫詒讓釋希是字與求字有別求乃裘之初字卜辭作□□諸形象死獸之皮其字大抵中畫垂直而左右對稱以此求之百無一失」見甲研釋餘一葉下

商承祚曰「□為求□為萃」見佚考二四葉下

王國維曰「□字未詳卜辭屢云□牛或□牛蓋亦用牲之名覲禮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爾雅釋天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殷人祀人鬼亦有燎有瘞有沈□□象之木形殆所謂升或庪縣者與

見戩考三葉下

葉玉森曰「殷契卜辭云「卜𣎵于九示」他辭云「貞𣎵于九示」後上廿六 又云「丙寅卜王曰貞山𣎵雨」後下廿九八 似𣎵求塙為一字應竝釋求即不讀求亦當為祭名非祟也見前釋卷五第廿四葉上

商承祚曰「𣎵王靜安先生云蓋當用牲之名又甲骨文習見求字王氏謂即說文裘之古文類編八六求之說皆是也如前三廿九「求雨勻」又同版「庚午卜貞求之求雨三月」卷五四十葉「辛酉卜貞季求」又同版「壬午卜賓貞𣎵」其後見於它辭者大率為「𣎵年于某某人名」戩「𣎵年于某某𣎵」若讀求雨求年其義可通求于某某則費解卜辭復有一例即「生求」二字連文其上多冠以「王固生曰」青華一至六凡六三十見其字無一作𣎵者至其它辭亦

十之八九與米連用推其義意皆非肯定之詞例中畢以畏辭與米決非一字義米為後世之求與米義不能相混也立厂先生謂「米疑即說文𠦪字求即金文餗字所以之米其作𣡕或𣡕米者（矢尊及彝）禕字偏旁乃其餗文又與賁同」案唐說其形是也殷契佚存第三十二版「甲申卜亘貞𣡕米于大甲」米又作米與金文合可為佐證但𠦪祭（唐氏謂即矢尊之禕祭）于經無徵殆佚禮也復以字形觀之小木桀大木卑立地上木末出之岐似「可以縣物」豈殷禮縣牲而祭謂之米即䙫禮爾雅所謂「升縣」異詞而同「祭」與「見福致一葉

按說文「裘皮衣也从衣象形與衰同意求古文裘」契文作上出之形𧘝象已製成裘獸毛在外之形古者衣裘毛均在外也米則象獸皮一喙兩耳四足一尾之形製獸皮者恆於鼻端穿孔以便懸掛之正作此形也作𧘝者在

卜辭為地名作朮者其辭多為「朮雨」「朮年」「朮禾」「朮生」「朮于岳」「朮于河」「朮于×」數字亦釋為求以讀諸辭無不辭從理順形合義諧至𣎳字諸家或有釋求者誤也字與朮字形近而有別當釋希讀為祟說見九卷希下𣎳象生獸之形故其字大端作態朮則象死獸之皮故其字平正對稱此其異也朮字或又釋𣎳亦非𣎳字當作□與朮亦形近故說者每多轇轕纏結同為矛盾也金文作□君夫簋□畜生簋□齊鎛□曾鼎□邾君求鐘□亦仲鑄簋「錫女口裘」又曰「錫□馬錫裘」「錫□衣裘」庚壺所數文與卜辭作朮者形近弟首微左屈懸異此為許書古文所自昉後數文从衣从又為聲又當以辭例推之當為裘字契文有□字前編見金氏續文編收作卒者竊疑即□之初文為形聲字之裘之最早形體朮則裘之象形字也以朮假為求句字既久因更製从衣又

聲之字耳卜辭衩衩字為方國之名辭云「衩入五十」乙七二〇〇「辛卯卜伐口衩」甲橋刻辭外大四無由證其為衩字故本書暫收作衩入衣部以為說文所無字

老

[glyph] 藏、七六、三　[glyph] 前、二、二、六、　[glyph] 前、四、四六、一、　[glyph] 前、七、三五、二、　[glyph] 後、下三五、二、　[glyph] 甲編、二四八七、　[glyph] 乙、四三八、　[glyph] 乙、八七一二、　[glyph] 珠、三九三

商承祚曰「祚案象老者倚杖之形作[glyph]者疑亦老字」見類編八卷七葉上

孫詒讓曰「[glyph]亦象形耳字」見舉例下卌八葉下

葉玉森曰「契文之[glyph]象一老人戴髮傴僂扶杖形乃老之初文形誼明白如繪變作[glyph]从[glyph]乃[glyph]形之譌从卜與从卜同象古干棁以代杖者金文作[glyph]季良父壺[glyph]齊子仲姜鎛譌變从止又作[glyph]齊太僕歸父盤从匕即小篆匕所由譌許君謂[glyph]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就篆立說似塙然非朔誼也」見枝譚亦見前釋二卷二葉下

陳邦福曰「簠室類纂八葡云」又[glyph]真侯王其[glyph]」案當釋作老季良父壺作[glyph]

韋敄簋作□皆可互證」見蹟言四葉上

馬敘倫曰「□作□乃老字」見原流與傾向馬氏論文集九十八葉

按說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契文象形商承祚諸氏之說是也金文作□季良父壺□齊鎛□夆弔匜□歸父盤□弔中姬鼎大抵譌變已甚矣

耋

後、下、二〇、十四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耋年八十曰耋从老省至聲』此从老从至不省見類編八卷七葉上

按說文「耋年八十曰耋从老省从至」契文从老不省至聲。文編錄此字謂見後、下、二六、十四續文編謂見後、下、二五、十四惟該書是二葉均未見此字（實見六葉）

考

後、下、三五、五、

孫海波文編八卷十二葉上收此作考無說

按說文「考老也从老省丂聲」金文作 師望鼎 𣏟作文戊鼎 伯仲父簋 吳彭父簋 滕虎簋 王孫鐘或与此同金文考字多見不具

孫

尸

尸甲編二七七　尸續一·三三·七　尸粹四一六　尸粹一一八七

郭沫若釋尸爲尸，無說。見粹考一五三葉上一一八七片釋文。

董彥堂先生曰：「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古文夷作尸，从尸，尸亦人字。周禮注『夷之言尸也』者，謂夷即尸之假借也。金文中東夷、淮夷，夷皆作尸。」

按說文「尸，陳也，象臥之形。」栔文不象臥形，篆文作尸，象下肢下垂，亦無臥象。疑象高坐之形，蓋當時東夷之人其坐如此，故即名之曰尸。許君訓臥者，蓋涉假尸爲屍而混。王筠說文釋例曰：「臥字亦不可從。部中惟屆、展是卧，餘皆人之體、人之事及所用之物，是仍以尸作人字用也。」其說是也。惟王氏謂「尸以死人爲本義，借用既久，乃作屍字爲專義」，則有可商。蓋尸象人高坐而股體下垂，死人安得如此？屍體字漢碑簡中多假死字爲之，經籍則多

作尸皆叚借也屍則後起之字金文作□父乙卣□同上□弓甲盤□□師寰簋□孟鼎□無㠱簋□虢仲盨□師酉簋容庚曰「尸說文陳也象臥之形」案金文作□象屈膝之形意東方之人其狀如此後叚夷為尸而尸之意晦祭祀之尸其陳之而祭有似于尸故亦以尸名之論語「寢不尸」苟尸為象臥之形孔子何為寢不尸故知尸非象臥之形矣」金文編八卷十七葉上按容氏之說是也惟論語「寢不尸」之尸蓋已假為屍謂寢貴敧側勿四肢展布如屍之陳即俗所謂「挺屍」也

𡱂

□乙、四五〇七、□乙、五三〇七、□乙、五四五一、□乙、五六三三、□珠、八九九、

按說文「𡱂髀也从尸下丌居几脽𡱂或从肉隼臀𡱂或从骨殿聲」段氏注曰「丌下基也𡱂者人之下基𡱂几者猶言坐牀」按字从丌从几殊纏複無理契文作□乃指事字猶厷之作□身之作□肘之作□也譌為几後增之丌遂為篆文之𡱂矣字在卜辭為人名

屎

□前四.二八.七 □前五.二七.六 □前五.四六.六 □後下十二.七 □後下三

吳七

陳夢家曰「羽癸未尿西單田受㞢年」（旅順博物館）「尿㞢足乃𤲸田」（前五.二七.六）「尿㞢足田」。（珠四五）以上都是武丁卜辭與種田之事有關。胡厚宣釋尿為屎，以為是糞田，並引齊民要術所述氾勝之書「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韓非子內儲說上「殷法刑棄灰」，「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以為殷人施肥之證。武丁卜辭云「尿我御史」（珠一四一）釋屎則無法說通。我們以為此字不當釋屎，但與農事確乎有關。見綜述五三八葉

徐中舒曰「□从小从反人，當為肖或俏之異文。仦與肖並从小聲，从人與

从肉同意商法也」似也類也」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三期五四葉馬蹄的
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屈翼鵬曰「𠈌从从人从小隸定之當作𠈌字彙補有此字音嬭云「小兒也」說
者謂字彙補此字當是仯字之譌仯字見唐韻及集韻集韻音藐云「傕仯小
貌」按甲骨文字小少二字通用則𠈌仯無別此字雖不見於說文等早期
之書然後出之書亦未必前無所承也惟本辭𠈌字未詳何義當是地名」
見甲釋四一四葉

王國維曰「此从水从人殆即許書休字」見商氏類編待問編卷四第三葉
引

商承祚曰「从水不類川乃少字殆从㳄人从少」見同右

葉玉森曰「小乃小字卜辭小臣一作小臣兩小亦作兩小可證見前釋四卷三十七葉上

按雷浚說文外編云「說文無屎字走部𨒅古文𦳊𦳊即屎之變大雅『民之方殿屎』毛傳『殿屎呻吟也』說文『吚』逗『唸吚』逗『呻也』唸下引詩『民之方唸吚』此殿屎之正字並以屎為𦳊其正字當作𦳊說文『𦳊糞也从艸胃省』式視切是也亦通作矢文公十八年左傳『殺而埋之馬矢之中』」雷氏所謂訓糞之字其正字當作𦳊並作屎作矢者皆假借也屎㞎乃屎從之異體其說宜若可信惟證以卜辭所字則屎當為訓糞之初文字正象人遺屎形契文育亦作𡖅象育子之形正與屎之構造法同从小若小乃象所遺屎形非少若小也契文尿字作𡰥象人遺溺形與此同意說見後胡氏釋屎解為糞田

尿

大 藏五五、四 □ □ 菁五、一

楊樹達曰「唐蘭釋尿非是此乃今字」見甲文說六十葉

按說文「尿人小便也从尾从水」一切經音義廣雅廣韻字林並同按字从尾無義當是从尸从水會意栔文則从人尸同从水豎象人遺溺形唐氏釋尿是也楊說非是今以斯御切之今訓髮稍而栔文作□稍髮安得著胯間乎屎尿字並象人遺矢溺之形可以互證

前二、二六、二　前五、六七、　前七、二一、三　前七、二四、二　甲、二十一、八　甲、二十一、九、　戩四、七

按說文「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象形」契文亦象舟形辭云「乙亥卜行貞王其尋舟于河亡災」前二、二六、二可證金文作

父丁卣　父戊尊　父壬尊　洹秦簋　舟簋

月彡

彡 藏二四九、一、彡 餘十、二、彡 前二、一、八、彡 前一、二、二、彡 前一、一、四、八、彡 前一、五、六、彡 前一、九、二、彡 前一、十四、三、彡 前一、三十四、彡 前七、十一、四、彡 後上、二十四、彡 後上、二十、十二、彡 甲二、六十、彡 甲一、十三、十七、彡 戩五、五、彡 戩六、五、

羅振玉曰「書彤日之彤不見許書段先生謂即彤字公羊宣八年傳注『彤者彤彤不絕』是彤之義為不絕卜辭有彡日或作彡彡諸形正象相續不絕殆為彤日之本字彭字蓋从此得聲故卜辭中彭字或从彡其明證也卜辭中又有彡月其誼則今不可知矣餘尊亦有彡日博古圖卷六載父丁彝亦有彡日隹王六祀」語見增考中十六葉下

葉玉森曰「按羅氏釋彡為彤至確予疑彡為古代表示不絕之標識猶

後世卜……也卜辭曰彡日彡月並為祭名見前釋一卷二十葉上董彥堂先生曰「以彡為相續不絕似是後起之義在殷代當是伐鼓而祭之義彼庚時卜辭有『辛亥卜出貞其鼓彡告于唐□牛一月』言鼓彡可知彡與[字形]、[字形]有關侯家莊西北崗殷代陵墓中曾出土一鼓與他祭器並陳此殷人祭祀用鼓之實證也彡之義即是始為鼓聲此可於彭字證之彭字作[壴彡]左為鼓形右象其聲即彡字也彭之初字殆擬鼓聲之彭彭故伐鼓而祭即謂之彡矣」見殷曆譜上編卷三祀與年第十四葉下

楊樹達曰「卜辭言彡夕皆以王名先一日卜言彡日以王名之日卜言彡龠則以王名之次日卜」見甲文說六八葉卜辭瑣記廿至廿一條

唐蘭曰「彡夕建夕之祭也王賓為祭禮之總名彡夕為祭法」見天壤考釋

三十葉下

楊樹達又曰「尚書有高宗肜日篇偽孔傳說肜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桉偽傳說本爾雅爾雅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注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之意」宣公八年春秋云「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何休注云「禮繹祭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食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桉如何繹祭不灌地降神意主賓尸既是賓尸自非正祭故徐彥疏云「繹在正祭之後祭尊於繹」是其說也古人既視肜繹為一事說繹如此肜義可知然今考之甲文則殊不爾前一、一八、四「壬寅卜貞王賓示壬彡日亡尤」又一、五、六、云「甲申卜

貞王賓大甲彡日亡尤」彡日即書文之彡日已無疑問殷人卜祭必以王名之日卜卜用王名之日則祭用王名之日可知蓋先十日卜後十日之祭也殷人彡日祭之外更有彡夕之祭其卜也必用王名之先一日此亦非以卜日祭亦先十日卜之也如上來所說殷人彡夕以王名先一日祭而彡日以王名之日祭然則前人所謂祭之明日又祭者第一祭字蓋指彡夕言之明日又祭則指彡日言之也以事理言之先夕之祭蓋預祭而當日之祭則正祭也正祭為重而繹祭為輕則先儒謂初祭為正祭尊於後祭者非其實也」見積微居甲文說五二葉釋彡日

按書有高宗彡日篇彡字說文未收王鳴盛蛾術編云彡字見商書高宗彡日然此乃漢俗字說文不收不可入經唐石經亦作彡詩絲衣箋用之其

實是俗人所改釋文云『肜本作融』當以融為正或云『說文有肜字注云「舟行也」說文義多不備此字當爲祭名解以舟彡聲孫愐云「丑林切」然則此字音若尋而孫炎釋肜爲尋繹不絕之意則知肜即尋故可爲祭名』予謂據絲衣釋文鄭實作融且說文鬲部融爲炊氣上出本有燖溫復祭之意何必用从舟之字耳』按王氏以融爲尋繹復祭之正字亦無據絲衣鄭箋亦用假借字耳說文所收與肜字形聲音相近之字有舟部之𦨣丹部之彤𦨣下解云「船行也」从舟彡聲」段氏注云『夏曰復胙商曰肜周曰繹』即此字取舟行延長之意也』其音以戎切其字毛詩箋作融」彤下許君解云「彤丹飾也从丹彡彡其畫也彡亦聲」（據小徐本有「彡亦聲」三字）彡爲所銜切與𦨣彤聲並相遠不應以之爲聲然據彭字亦从彡聲求之知彭𦨣彤所以得聲之彡實即契文之彡彡三乃彭

之古文所以象鼓聲者董先生所說是也字實非訓「象毛飾畫文」而讀「所銜切」之「彡」其形雖同而音義各別也鼓聲彭彭相續不絕以此為祭謂之彡祭引申而有尋繹不絕之義耳作彤作肜作彫均只是同音假借皆非本字許書既不收肜字徵始以舊說收之於此其實當收入五卷以為彭之古文也金文亦有彡字（般尊是斝均有之）其用與卜辭同

朕

朕藏一七四、二　朕前三、二七、六　朕前四、四七、七　朕前四、三八、七　朕前八、十四、二　朕後上、二十、九　朕菁十一、十七　朕甲一、七、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朕我也闕』予意朕當以訓兆為初誼故象兩手奉火形而以舟火所以作龜致兆舟所承龜訓我者殆後起之誼矣」見增考中十八葉下

郭沫若曰「羅氏謂朕本訓兆為說甚韙然謂㸚為象兩手奉火形則猶沿小篆字形以為說——非火形也余以為象兩手奉斧形字與戈之作戉同意見三．文字注　㸚象雙手奉斧殆兵之初字朕字以此殆謂持奉斧以契龜金文有從八作朕者（此郭造鼎文曹伯鬲齊侯殷䑣侯匜䑣侯盤均以八作）八即示分別剖之意小篆从火殆由此譌變者矣且以聲而言許書『䘒羽獵韋絝从衣灷聲重文作䙲曰虞

書曰鳥獸𣰈毛」从𦩎从衣，𦩎讀若隴，切聲在東部，東陽二部古每通韻，則弃自宜讀兵。且許於𣰈字不云从衣𦩎聲，於𦩎下亦不云从舟弃聲，正許不讀弃為朕聲之明證。倂乃賸（季良父盉樊君鬲賸字如此作）之省，乃朕聲或朕省聲。栚槌之横者即方言「槌，其横關西曰栚」，亦朕聲或朕省聲之字。今書於倂下注云「从人弃聲」，栚下注云「从木弃聲」，皆淺人所改也。又如𨓆送字，許書雖不云弃聲，然以辵部合字例之，弃宜為聲。送之从弃聲，猶𦩎之从弃聲也。其籀文作𨓆之倂不省者，殆倂字之訛耶？許書兵字古文作𠊧，从人廾干，與倂字極近」見朱氏文字篇編八卷六葉引

葉玉森曰「朕與釁古訓同，釁塗隙也。朕象兩手奉火釁舟之縫，此為初誼，後舟縫亦曰朕（見戴東原考工記函人注），猶凡隙亦曰釁也（見左桓八年傳）」見說契五葉十

楊樹達曰「此辭之灷宗灷當亦爲且乙之名古本紀年稱祖乙名滕孜說文滕从水朕聲朕甲文作□右从灷與此同然則灷實且乙之名與紀年名滕者文異而實同也他辭言祖乙朕朕与灷同亦即紀年之滕也」甲文說三十四

葉釋灷宗

魯實先曰「許氏不知朕字構體之義故其說曰『朕我也闕』所謂闕者乃不知其從舟從廾以示施身自謂之義且亦不知其爲會意或形聲也以愚考之凡金文朕賸二字所從之廾無一從□火作廾者其作□者（賸字所从之廾僩中作畢媵鼎見貞松堂集古遺文二四六）則與皃之籀文作□者相近其作□者（中䙳文殷朕字所从之廾見校經八三二）則与皃之或體作□者相同（□□爲皃之古文見說文皃部）篆文於賸朕二字乃从灷者即卜辭之□从□與金文之□□所蛻變據此則朕之爲字乃从舟从廾以

實為極少數之例外且即此二文亦與廾形或臾之譌文若異體不類實未見其象廾形也又人偁之字如我予朕爾女之類大抵皆為段借段借之義與本字字形了無關涉也金文朕字多見作□毛公鼎□弔向簋者十之八九其異體作□仲辛父簋□盂鼎□無㠱簋□戈弔朕鼎□陳侯鼎者不過十一二耳

般

般藏、五、四 般藏、二四、三 般藏、五九、二 般拾、二、十四 般前、一、十五、四 般前、一、十五、五 般前、一、十五、七 般前、四、十六、八 般前、五、十七、七 般後、上九、五 般後、下、三、十五 般後、下、二七、十三 般甲、一、八、十一 般甲、一、十三、二 般甲、一、十七、十九 此據文編般下所收如此影本右半殘泐而左从亻似為服之殘文非般字也 般甲、一、二五、六 前、六、二、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以旋也古文从支作般』此从攴許云从支乃攴之譌于田盤亦作般从攴此或又省攴」見增考中六十一葉下

郭沫若曰「此般庚作凡日乃凡字槃之初文也象形前序作般即後世承之般字當作股譌變而為从舟从殳而旁杯槃字乃益之以木作槃或益之以

皿作盤金文伯侯父盤字作𨥁則从金的緐文也」見卜通二九葉下
又曰「爿古般字此處似即用為旋歸之謂」見卜通一六五葉上七六〇片
釋文柭原辭云「辛未王卜曰余吉多君曰般卜有希崇」
徐協貞曰「般亦方名見通釋一卷三葉

于省吾曰「前、六、二、四、『甲戌卜㱿貞來辛巳其旬□』□字羅振玉疑即舟字
王國維謂戓方舟之方字按之說並非□即洀字管子小問『意者君乘駁馬
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尹注『洀古盤字』按尹說是也管子乘馬『蔓山其木可
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
得入焉十而當一』按汎即洀即盤古文以舟以凡一也汎山即盤山盤山
謂山之盤迴者蔓山謂山之蔓延者盤山與蔓山相對為文旬洀應讀徇

盤國語周語「乃命其旅曰徇」注「徇行也」說文「侚行示也」侚即徇字亦通巡爾雅釋言釋文引字詁云「徇今巡」廣雅釋言「徇巡也」王氏廣雅疏證「然則徇盤即巡盤謂巡行盤遊也」見駢枝三五葉

郭沫若又曰「𣏟字象舟楫之形疑是般之古文所从之亦正殳之象形」見釋考一一二葉上

按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𦨶古文般从支」契文从凡从支郭氏說𣪁般槃凡槃盤盤諸文衍變之迹是也凡與舟異物而二者文古僅毫釐之別凡作日舟作夕後世从凡从舟之字每多相混更進而凡亦或作舟矣周禮春官司尊彝云「皆有舟」此言諸彝下有承槃凡字當作凡云「皆有凡」也般字本从凡从支象凡槃之旋譌而从舟遂有「象舟之旋」之

義。且契文既有以舟作彡者，知凡舟二字混用殷世已然矣。湔字于氏引管子尹注釋作般，可从。字有亡於說文而存於先秦古籍或後世字書者多矣，此特其一例耳。㚤字郭氏疑亦般字，說亦可通。原辭云「辛未卜，今日王㚤不風」（粹八四三），釋般於辭義亦安。惟以說無旁徵，單辭孤證，姑存以俟考。卜辭多般庚連文。金文作□般甗□趙曹鼎□利鼎□匽公匜□免盤□齊侯盤□甫皇父簋□于氏弔子盤。除一二文从凡外，已多譌从舟矣。

𦨶 甲、一、二四、五 𦨶 甲編、二四、

按說文「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𦨶古文服从人」字从舟無義許以服馬周旋比傳以舟之義、舟旋舟旋當作市覺韋强今隸从肉与此同其義未聞

方

□藏、十、三、□藏、三二、四、□藏、五五、二、□藏、五六、二、□藏、一四九、二、□藏、一五四、三、□藏、一六二、四、□藏、一九三、三、□藏、二一八、二、□餘、七、一、□拾、四、三、□拾、五、九、□拾、十、五、□前、一、三、一、□前、一、三、四、□前、四、四四、六、□前、五、十一、一、□前、七、三六、一、□後、上、十六、八、□後、上、二九、十、□後、下、一五、十六、□甲、一、一、十、□甲、二、三、十五、□甲、二、二九、□戩、二、十六、□戩、二六、四、

徐中舒曰「按方象耒之形，製故當訓為一臿土謂之坺之坺，初無方圓之意（古匡即方圓字）。方之象耒，上短橫象柄首橫木，下長橫即足所蹈處，履旁兩短畫或即飾文，小篆力作ㄌ，即其遺形。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方或借作發、墢等字為之。考工記車人「直庇則利推（庇即耒下歧出者），句庇則利發」。又匠

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周語周語『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於千畝』孫詒讓周禮正義云『伐即坺之借字其文又適作發俗作墢』蓋方坺伐發墢古皆讀重脣音故得互通詩甫田『以社以方我田既臧』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方社當即農家祈年之祭社為后土方自為連類而及之事月令『季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據此文則社即祠於公社方即祠於門閭詩楚茨『祝祭於祊』傳『祊門內也』說文引作鬃云『門內祭』正與此合祊社同為祈年之祭故字亦可互通左傳哀二十四年『以守宗祊』周語『今將大泯其宗祊』宗祊即宗社方社並稱祊社互稱故知方即坺之本字又詩大田『既方既阜既堅既好』生民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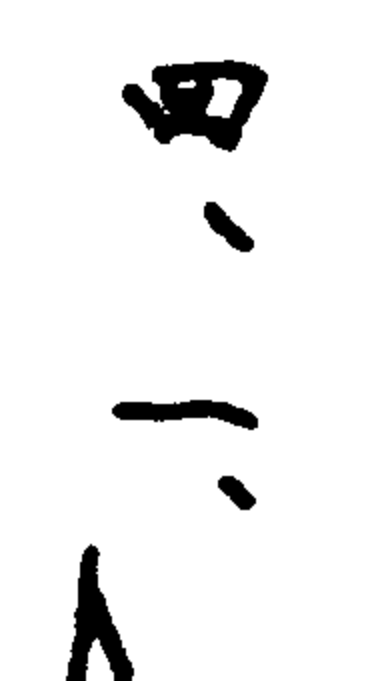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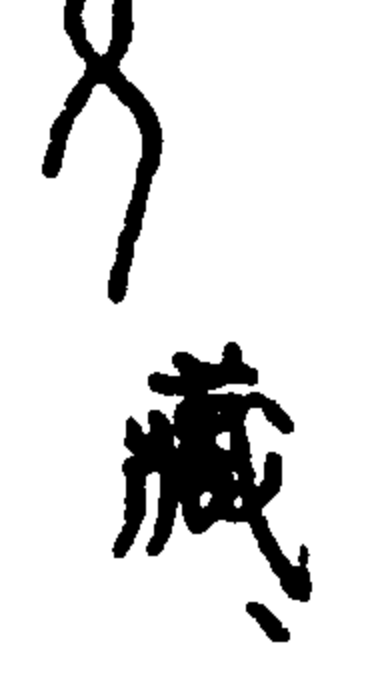
象」此兩方字次敘均在耤藝之先亦當為拔土之事說文「方併也船象兩舟總頭形」从兩舟省今觀卜辭中方字全無象兩舟總頭形之意蓋方可訓併而不可訓併船爾雅釋水「大夫方舟」李注「並兩船曰方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釋文「司馬注『方並也』」古者耦耕故方有並意又儀禮柄皆作枋耒為曲柄故聲得轉為柄見耒耜考集刊二本一分

葉玉森曰「方殆象架上懸刀形並不象兩舟總頭造字之始當與矢干同例殆謂邊裔之國習俗如是故名之曰夷曰戎曰方而已」見說契三葉十行又曰「殷人稱國曰方如土方馬方羊方井方盂方苦方等均國名本辭言『苦方出』即言某國出寇乃告于列祖也它辭有指明某方出者如云『貞于大甲告苦方出』後上九、七是也」見前釋一卷卅三葉

商承祚曰「卜辭或言『方帝』乃祭四方之統名」見佚考九葉下
郭沫若曰「以上五片均有卜于四望受年之事其曰東土南土之土蓋假為社其曰西方北方之方蓋假為祊均是動詞詩甫田所謂『以社以方』也」見粹考一一九葉上
又曰「『方商』語頗難解疑方讀為防又疑商是水名定辭作滴則方讀如字亦可通詩谷風『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字正作動詞用方之者謂並船而渡也」見同上三八葉上
又曰「方或讀為祊」見同上四一葉上
楊樹達曰「卜辭屢言『方其大出』方在殷時為一至強之國族殆即後漢書東夷傳之方夷國語周語之大彭商書牧誓之彭人也」見甲文說卌二至

卅五葉釋方

東世徵曰「『大方』即大邦是殷人自稱」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四十葉

夏代和商代的奴隸制

又曰「殷王朝在侯服和甸服中皆設有國家的官吏——邦伯……在甲骨文中邦伯寫作方伯方邦二字古音相同實是一字這些邦伯在甸服和在侯服的稱號不同甸服的地方官吏稱伯……侯的名稱是給予附屬部落氏族酋長的殷王所派在侯服地方去監視或管治他們的也稱侯所以在甲骨文中稱侯者絕不稱伯稱伯者絕不稱侯」見同上卅八葉

按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汸方或从水」栔金文字多見與兩舟總頭形迥不相侔徐氏說方象耒形可以惟謂方即門類祭之祊說亦

可通方得解為門類祭者其字當讀為匚卜辭有匚 拾一、六 字即祊之初文原辭云「自上甲二匚」二匚即二祊讀為二報蓋指報乙報丙為言也方讀為匚訓為祊其義與方未形之方無涉也 本書一卷未收祊字容後補入 卜辭言方除少數例外大抵均方國之名至東土南土當即東方南方郭氏讀土為社方為祊似有可商金文作方 且子鼎 方 散盤 方 矢方簋 方 齊卣 方 毛公鼎 方 墻簋 方 秦公簋 方 七 曾伯簋 方 不嬰簋 方 录伯簋

粹一二三〇。

郭沫若曰「□即說文所說古文奇字人儿方當即夷方」見辭考一五九葉下

按說文「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契文人形之字其下从□若□者乘即說文之儿與獨體之儿作□者嫌與□卩混也郭說可从其辭曰「壬申卜辛貞令婦好从沚戠伐儿方受㞢口又」

兒 前七．十六．二 前七．四十．二 前八．四七．二 後下四．十六

羅振玉釋兒無說見增考中廿三葉上

葉玉森曰「疑郳倪之初文左襄六年傳『齊侯滅萊萊子郳』公羊莊五年『倪黎來朝』之倪即郳疏『倪之上世出于邾國』路史國名紀謂郳曹姓兒人即郳國之人他辭曰『兒伯』後下四十六蓋郳爲殷世之伯郳伯即郳君也」見鉤沈又前釋七卷十一葉下

按說文「兒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囟未合」采金文兒字殊不象頭囟未合之形禮記內則云「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角者總角也又曰「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是知古之生子自初生至於弱冠皆作總角玉篇引倉頡篇曰「男曰兒女曰嬰」嬰者

頸飾蓋男則總角女則佩頸飾也契文兒字皆象總角之形字在卜辭爲方國之名葉說當是金文作□沇兒鐘□𡩜兒鼎□居簋□詢兒觶□小臣兒卣□余義編鐘□易兒鼎

□

□藏、四、一、□藏、八、三、□藏、十三、三、□藏、二四、二、□藏、一九一、一、□拾、四、十五、□拾、五、十四、□前、一、二七、一、□前、三、三一、三、□前、七、四二、二、□後、上、三一、七、□後、下、四一、十二、□菁、一、一、□菁、二、一、□甲、一、二、四、□甲、一、三、六、□甲、二、十六、十五、□戩、七、十六、□戩、十七、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允信也从儿㠯聲』卜辭允字象人回顧形殆言行相顧之意與」見增考中五十四葉上

按說文「允信也从儿㠯聲」栔文作□若□象人形羅謂象人回顧之形亦未必然其義則為信與許訓同金文作□戊鼎□召尊下似从女實乃从夂之訛變金文中此例甚多

兕 □後、下、九、十二、□甲編、六二六、□甲編、二〇〇七、□佚、四三七、□粹、一一五四、

羅振玉曰「釋兕無說見增考中五十四葉上」

郭沫若曰「辭云『戊申卜馬其先王兕从大吉』此辭疑其下以馬為殉言馬其樂從先王于地下也兕讀為恍」見粹考一四八葉上

魯實先曰「卜辭兕字其文與小篆同體作兕□其作□□者舉未識其文以愚考之亦兕之或體乃從容省聲以兕從谷聲而谷之古文作容是以其異體從容省作□□省之則為□兕於卜辭有二義其一為閱之初文如云『丁亥卜翌日戊王□田大啟大吉茲用允大啟』鄴三、三七、五下『貞囚□不雨』佚、四三七、『翌日戊王□』庫方、一七四四、『翌日戊王往□田亡哉擒』前、八、九、四、『戊王其田

叀㳄亾𢦏」甲編、三五九三「囗卜𢆶口王其田𤰔亾𢦏」京津、四四五五、「叀𠔁田亾𢦏」文錄七三四。凡此諸辭之兇並讀如春秋桓六年「大閱」之閱。大閱即春秋昭十一年定十四年之大蒐，則「兇田」者乃簡閱師旅，因以田獵，即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蒐田」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兌即詩蜉蝣「掘閱」之閱。此以兌假為閱之證。卜辭或云「兇田」，或云「田兇」，「田兇」者猶「省田」，亦曰「田省」，皆為同義疊語，故可互易言之也。兇之第二義乃銳之初文。如云「叀辛兇伐」後、下、九、十二、「戊申卜馬其先王兇从」粹、一一五四、是也。所謂「兇伐」者，即大雅大明之「肆伐」，毛傳「肆，疾也」。肆亦即國策趙策「不四之急擊」，謂急速以伐之也。墨子備蛾傳篇云「木長短相雜，兇其上」，荀子議兵篇云「兇則若莫邪之利鋒」，淮南子墬形篇云「東方其人兇形南方其人修形兇上」，及史記天官書所言星象之兇，並為銳之假字，所謂

「戊申卜馬其先王兄从」乃卜馬方為先行而殷王兄以其後以逆敵之吉凶宜否也。說者未知此為兆之首而誤釋為介（見商承祚佚存考釋九五一片），或約於「貞曰兄不雨」之辭而謂兄為求雨時之祝告（見燕京學報十九期所載陳夢家說），或讀兄為悅（仝上）。按兄氏說是，皆於諸辭之義不可通釋。且祝於卜辭自有專字，俱作祝或兄，無須借兄為之，亦無借兄為祝之證。是以卜祝之辭未見兄字。至於殺牲殉葬無疑，蓍龜精令稽之占卜亦必如宗廟卜牲之例而貞之先祖，固非問諸高牲乃曰「卜馬之是否樂从」，此則卜辭及典記所未有之例也。寧非怪說之甚乎（見新詮之一第廿三至廿四葉釋兄）。

按說文「兄，說也，从儿㕣聲」。栔文與篆文同。魯氏謂其義有二，一為鬩，一為鋭。其說可从。惟粹一一五四片「戊申卜馬其先王兄从」一辭似仍以

免

[glyph] 前四、四四、六 [glyph] 前六、五七、[glyph] 前六、六一、[glyph] 前六、六二、[glyph] 前六、十八、六 [glyph] 後、下、二二、十五 [glyph] 甲、六十四、十三 [glyph] 藏、十三、五

王襄曰「[glyph]古免字國名詩商頌殷武『自彼氐羌』尚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詩書所稱之羌界即卜文之羌方國無由徵矣」見簠考征伐四葉下卅四片釋文

丁山曰「[glyph]方葉玉森疑『與[glyph]為一國[glyph]從苗從人或古雲夢之夢』鉤沈山按葉說（釋）是也[glyph]方即曹之鄸邑」見說契附錄三釋[glyph]集刊一本二分二四八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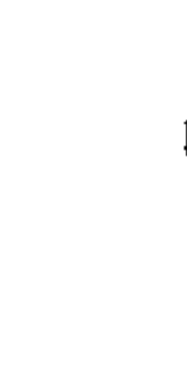
葉玉森曰「予曩疑卜辭之[glyph]方[glyph]方與[glyph]為一國从苗从人或古雲夢之夢」鉤沈丁山氏謂予說近是森于舊說仍未敢自信諦察[glyph][glyph]為同

形即帽之初文冒為準初文其上之□□為帽飾猶□子上之□亦帽飾也□□即篆文𡪞之旁从□所由孳篆文𡪞下从豕卜辭□□下則从人疑即𡪞字猶卜辭□从犬以犬象人形而篆文則譌變从犬同寫人首緣「𡪞易明兔」以𡪞犬難」釋文「𡪞冒也」□□與□殆非一字𡪞方故都或即丁氏所謂之大𡪞城歟」見前釋四卷六十葉下

商承祚「□疑即𡪞字」見待問編祚案說文解字死古文作□與此形近」見待問編四卷五葉上

唐蘭曰「早期卜辭有□方晚期則恆見伐□字或為□□□等形疑為一國□者從人戴□□則□則□之變也□當即說文𠂔字古文之𠂔□即說文死字古文之□其用為祭法之□當讀為詩生民「載燔載

烈」之烈其用為國名之党若𢀛則當讀為列□之从□象人戴獸首」見
天壤文釋四十葉下

于省吾「卜辭□字亦作□□□等形王襄釋兒葉玉森釋蒙唐蘭謂即說文兜字之古文之形按王說之失自不待辨葉釋蒙亦非惟葉後說以冃冃為帽以冂ㄙ為帽飾已較前說為優商與唐說尤誤說文冃之古文作□□字作□者以□當冃而移右側之之人於下耳契文冃字作冃□字作□金文□字作□晚期金文綸鎛□字从冃作冃說文所引古文係六國時古文□即冃之形譌非契文金文中別有□字以當冃□也說文「冃重覆也」「冃小兒蠻夷頭衣也」王筠徐灝以冃冃為一字段玉裁冃字注謂「冃即今之帽字」均是也荀子哀公「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楊注「務讀為

冒按冃冃即帽之初文務乃冃之借字□□象人戴有羊角形之帽即商器般甗敄字所从之□周器毛公鼎敄字所从之□茲臚陳其說於下一□字上从□从□或□𠀤作無別如契文□亦作□□亦作□□亦作□□亦作□斯例夥矣不可勝舉之□字中从冃與冂或有橫或無橫本無別也一矛緣直兵金文鉦文有□字即矛字金文編列入附錄失之善夫克鼎遹字从矛作□宗周鐘遹字从矛作□鄭楙弔壺楙字从矛作□卻譖尹鉦執字从矛作□須炙生鼎炙字从矛作□古鉢文矛字从矛作□其柲均作直豎無歧出者以近世代出土之商代矛形證之上象其鋒中象其身下端有銎所以納柲一側有耳耳有孔蓋恐納柲於銎之不固以繩穿耳以縛之亦有兩側有耳者此其大較也一金文敄字所从之矛形商器敄觶作□□

觀作叀周器毛公鼎作叀都公毁作叀說文亏作叀其古文𢦏左从叀乃形之譌變然于條直兵其柲亦應作直形而金文叙字所从之亏下端岐出蓋叀字與直兵之作卩者迥然有別而後人不知其為二字矣一兂字之演變係由叀而叀而叀而叀而叀而叀兂鼎瑀于上下瑀从叀疑亦叀形之變葉玉森謂冃冃為同形按栔文冒字从冃作冃金文鄧孟壺冒字从冃作冃曼龏父盨曼字从冃作冃可資佐證然則兂之从兂變為叀之从卩具上半形音並相近因而譌混矣古文字之形錯體譌屢出疊見且既係形譌如其譌變之迹相銜則無理之可言如栔文爽字从大之繁縟評駢校釋爽定校本書收作顯覍字作冃亦作覍𧷓𧷓見余所藏墨本若無辭例之比勘認為同字其孰信之此在卜辭二百餘年之中形之遞變已如是之甚又如冎字金文𤔲之

偏旁誤以因古文置字後世譌作寔他若契文羌字之無別人尸之不分均以其形奇差近而相混者也「前四、四、四、六」「今口从㔾侯虎伐羌方受出又」六、五、七「貞乎伐羌方」六、十八、六「𢆶㝬羌」續三、十六、五「爭子卜㱿貞王重㔾口侯口从伐羌口方受口出口」又「其禱羌方戍羌羌後世譌為矛矛當即髳字亦通髦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偽傳「髳微在巴蜀」括地志「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詩角弓「如蠻如髦」傳「髦夷髦也」箋「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說文「鬏从髟㱿聲詩曰「紞彼兩鬏」重文作髳漢令有髳長」按詩柏舟作「髧彼兩髦」是髳髦字通之證胡嗣運鵬南文鈔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考云「與羌為鄰者髳也髳一作髦詩所謂「如蠻如髦」是也依姓路史國名紀一引山海經有「髦民國黃帝後其居近積石疑

即武丁時編髮來朝者此戎種非蠻族按積石地理今釋以為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又後漢書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則髳戎殆與枹罕鄰者此髳字讀若牟定國名紀四「髳國商氏後」引世本「讀若旄音此又後世所據以為姓者牧野助討是為黃帝後之髳國非為商氏後之髳國」者吾按胡說以髳為商氏後以牧野助討之髳為黃帝後不知此乃傳記異文未可強為分別也觶之絜文光字象人戴有羊角形為飾之帽即金文敄字偏旁所从之[字形][字形][字形]形雖遞變迹本相銜金文直与之矛作[字形][字形]隸定應為[字形]後世捉而為一不知其為二字光字孳演為矛契文稱光或光方即書牧誓之髳以髟者為緐文經傳亦作髳者借字也」見駢續四至七葉釋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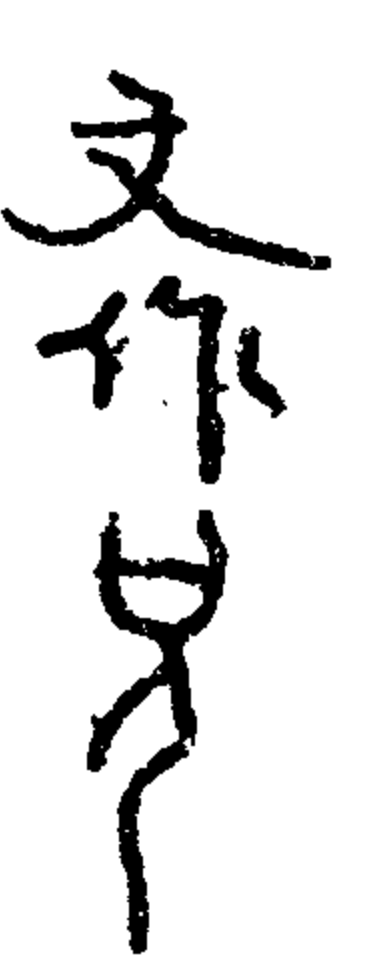
□藏、十三、二　□藏、四十九、四　□藏、五四、二　□藏、一〇一、三　□□藏、二五六、二　□拾、二、六　□拾、二、十五　□拾、三、十二　□拾、四、八　□拾、四九　□前、一、三四、一　□前、一、三八、二　□前、一、三九、六　□前、一、三九、六　□前二、二三、一　□前、四、二六、二　□前、七、十八、三　□後、上、三、七　□後、下、四、八　□後、下、十、一　□後、下、十四、十七　□後、下、十九、六　□甲、一、十四、五　□戩、二七　□戩、八、九　□戩、二三、四

羅振玉釋兄無說見增考中二十三葉上

郭沫若曰「第六片祖乙歲其兄于祖乙丁父甲在句言於祖乙歲祭之日兼祭祖丁父甲也兄字當假為祭名或即是賞兄賞古音同在陽部」見卜通別二第十四葉上

又曰「貞告水入于上甲兄大乙一牛王受又」兄字在此當是介系詞義猶及与以聲類求之殆假爲亞也」見粹考二六葉下

又曰「保卣云『征兄六品』兄讀爲荒乃誕荒六品遂亡六國也」見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一期一葉保卣銘釋文

王襄云「兄疑貺之古文祭名貺說文所無尔足釋詁『賚貢錫畀予況賜也』貺古與況通」見簠考帝系十葉下

葉玉森曰「㕣亦兄之別構」見鉤沈十四葉七行

楊樹達曰「詩召旻傳云『兄茲也』桑柔傳云『兄滋也』兄通作況國語晉語注『況益也』兄況有滋益之義故亦有及与之義」見卜辭求義九葉上

按說文「兄長也从儿从口」卜辭恆言兄某乃兄弟字与許訓同其用爲祭

名者是已如郭氏之言不可據猶其用爲介係詞者則郭楊之說是也金文作□剌卣□父季良父壺□兄日句兵□曾子仲宣鼎□弔屑簋□兄戊父癸鼎□□余義鐘□壽兄癸卣□王孫鐘或从㞷當以爲聲□沇兒鐘□姑口句鑃

兢

後、下、十七、十一

孫海波文編八卷十九葉上收此作兢無說

按說文「兢，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丰聲。讀若矜。一曰兢，敬也。」栔文从二兄子，与二兄同意。是辭僅餘殘，不詳其義。治說文者於此字異說紛陳，殊少饜人意者。林義光文源曰「按兢無二兄相競之義，丰亦非聲。兢，二人首戴物形。書即此字。重物之象。戴重物於首，故有戒惕。詩『戰戰兢兢』，傳曰『兢兢戒也』。」其說較勝許書。一訓敬，亦戒慎恐懼之意，亦猶異之訓敬也。詳三卷異字條

惜卜辭殘泐，不足以證其說也。金文作（字形）鬲比簋

兂

粹二四七、

郭沫若曰「當是兂之異，象女頭著笄之形」見粹考四十葉下

按說文「兂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　俗兂从竹从簪」古文偏旁从人从女每無別郭氏釋此為兂之異構可从辭云「兂又祖乙」兂似為人名

藏二·一八·一 藏二·二六·二 拾六·五 前一·四八·三 前二·十五·二 前六·十八·二 前二·二八·二 前四·二七·二 前七·四·三 前七·三十·四 後上·五十一 後下·二四·九 甲下·二六·七 鐵四四·十七

孫詒讓曰「疑古文先字本从止與歬从止在舟上意略同止皆謂人足趾所履不行而進則謂之歬々進不已則謂之先」

羅振玉釋先無說見增考中六十四葉下

按說文「先前進也从儿从之」契文與篆文同或从㞢前六·二八·六 二似从生契文生之每振用也」說見六卷生下 金文作 文癸臣辰盉 臣辰先父乙 作父乙簋 壺文 冼子簋 毛公鼎 盂鼎 𦒻伯簋 虢季子白盤 申向簋 師虎簋 師𩰫簋 宗

周鐘

邵鐘

令鼎

揚簋

吾鼎

見

□藏、十五、四、□藏、五十、二、□藏、七四、三、□藏、一五九、一、□藏、一八〇、一、□前、一、二七、一、□前、四、三四、六、□前、四、四五、二、□前、四、五、二、□前、五、三一、五、□前、六、七、四、□前、七、三三、一、□後、上、五一、一、□後、下、三四、四、□甲、一、四十一、□前、一、二三、十九、□甲、一、二五、十、□甲、一、二五、十一、□甲、二、七、九、□戩、十七、十八、□戩、二六、一、

羅振玉釋見無說見增考中五十六葉下

楊樹達曰「見疑當讀爲獻」見卜辭求義十九葉下

商承祚曰「卜辭見字作□望堅字作□目平視爲見目舉視爲望決不相混」見福攷五葉十六行

按說文「見視也从目儿从目」契文从橫目古文篆文之異往往如此其目

字鑒作者為塈見前商說是也金文作見觚沈子簋匽侯鼎智觚史見卣玧鼎宗周鐘与契文同

視 眎 前、二、七、二

陳邦懷曰「此古文視字也說文解字視之古文作眎卜辭之眎即視之古文從示在目上猶卜辭及古金文相字作[木目]說文解字眎字或作眡也」見小箋十八葉下

按說文「視瞻也从見示聲」「眎古文視」「眡亦古文視」此字陳氏釋可从字从目示聲與許書古文一體同辭云「在視」地名

觀

雚 雀 不从見雚雀重文

按說文「觀諦視也从見雚聲。𥈿古文觀从囧」契文不从見雚雀兩字重文說詳前四卷兩字條下

戩藏、三、三

按說文「䙷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之亦手也」又二卷彳部「得行有所得也从彳䙷聲 古文省彳」彼卷以䙷為得之古文而此又重出䙷字訓取當係刊落未盡者二者實一字也篆从見乃从貝之譌古者貨貝而寶龜字从手持貝正取得之義貝見隸體形似此字篆體之譌當在隸變之後蓋後世傳鈔致誤許君原文當不如此蓋从見於義無取且漢世尚小篆與隸體並行當不致譌貝為見也說詳前二卷得下請參看

補孫詒讓曰「戩䙷字說文見部『䙷取也从見寸寸度之亦手也』又彳部得古文作䙷省彳二字同此文似从貝又金文虢叔鐘作 从貝从手此與彼

哈同」見舉例下十五葉下

按孫說是也羅振玉氏增訂考釋一書多採孫說第未明著孫氏之名耳

羅氏釋此爲得當亦由孫說所引申也

莧

前、四、二九、五 前、七、十七、六 後、下、二三、十五

孫海波曰「从見从屮疑亦眉字」見文編八卷二十葉上

按从見从屮說文所無

⿰匕見

佚、九三七

从見从匕說文所無

後下、二十、十四、

唐蘭釋吹無說見導論下七十五葉下

金祥恒續文編收此作吹未注明此字出處卷葉

按說文「吹出气也从欠从口」契文亦从欠从口唐釋吹可以㕯金文作　吹方鼎　　虞司寇壺與契文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八

𡉞 {人壴}藏一一五、三 𡉞藏一八二、三 {人壴}藏二七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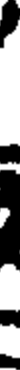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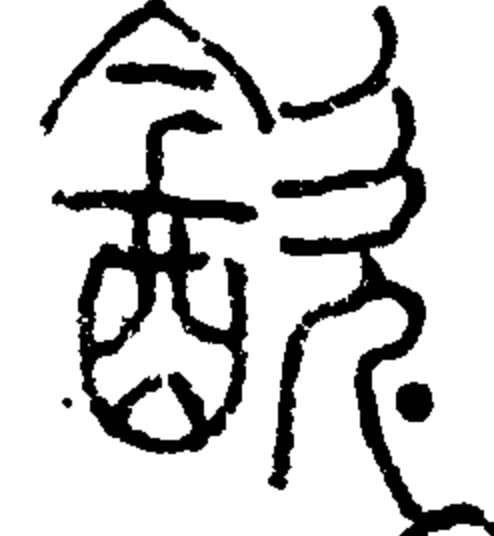
羅振玉釋侸見增考中廿四葉（已見前侸字下引不贅）

孫詒讓曰「𡉞即侸字說文人部『侸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此从人从壴（即）以讀与樹同故豆壴通用以喜作歖嬉作{女壴}例之又或爲僖字之省亦通{女壴}字从女从壴說文無此字疑即嬉之省夏桀后末嬉見楚辭天問呂氏春秋慎大篇則古有其字此即嬉之省也〔案〕𡉞嘻即說文喜部古文喜作歖从欠嘻即此字欠古文作𠂒」見舉例下廿葉下至廿一葉上

唐蘭曰「右{壴卩}字孫詒讓釋歖甚是羅振玉併壴侸{壴卩}{女壴}四字通釋爲侸實大誤也{壴卩}即歖字者古文字於人形之偏旁恒變如欠如卜辭或作𠬝（後、下、二二、三）金文斿或作𣃘（白斿鼎）𣪘或作𣪘（毛公鼎）𩓞或作𩓞（秦公𣪘）皆可證

則亦自易變為予或丮也。說文喜字下有歖字注云「古文喜从欠與歡同」。欠部有歖字云「卒喜也從欠喜聲」。大徐本作从喜此依小徐 按欠部歖篆宋本葉本趙本毛氏初印本繫傳朱本五音韻譜均同，然篆文作款而注中則作从喜，故毛氏後剜改篆文作歖以與解合，而改為歖後又與喜下古文歖複出，於是段玉裁嚴可均輩又議改喜古文歖為歖矣。孫詒讓以歖為喜重文蓋誤據段說 今按欠部篆文歖喜部古文歖皆不誤，玉篇於喜部有歖字引說文，於欠部有歖字訓同說文，後別有歖字乃據字書，可證。然則所誤者乃欠部之注「从欠喜聲」本當云「从欠壴聲」耳。盍玉篇歖欣疑切，說文歖許其切，後人既不知喜从壴聲，而狃於讀壴如樹，因致疑於款之从壴聲，遂改為歖喜聲耳。然幸篆文未改，猶留微罅，而毛斧季段懋堂等紛紛改之，則併此微罅亦不可得見矣。歖從

壴聲可讀許其切此喜從壴聲之鐵證也然則說文喜字古文之歖字亦即歖字所謂「異部重文」也歖之為歖正猶僖嬉之為僖或嬉矣卜辭鼓字當讀為囍說詳嬉「下見文字記五十三葉」

按說文「歖卒喜也从欠喜聲」栔文从壴从卩古文偏旁从卩从人从女每無別僖嬉鼓其始當本一字於卜辭之用亦皆當讀為囍至小篆始歧為數字耳羅氏釋為同字本不甚誤惟釋為但則誤唐氏分釋為僖嬉歖三字依許書之例言之則更較明確耳字本當隸定作鼓說文所無惟僖嬉二字小篆既皆有專字則唐氏以此當許書之歖說亦可從其說歖歖之字之衍變亦是

甲骨文字集釋第八

[glyph] 佚九五〇、

唐蘭釋㰳無說見導論下七十五葉下

按說文「㰳咽中息不利也从欠骨聲」契文从欠从[glyph]，[glyph]即冎之或體，唐氏釋[glyph]為冎是也，而釋冎為卣蓋偶未察耳。冎即骨之古文，㰳即許書㰳字也。字在卜辭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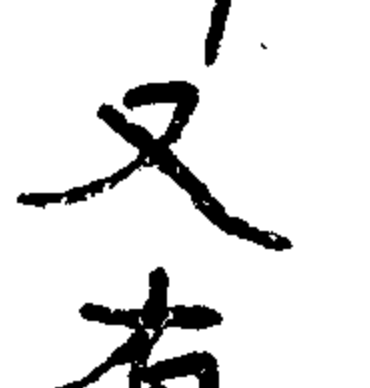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八

□□ 菁、四、一 □ 甲編、二〇五、□ 乙、二四八六 □ 乙、三三二八五、□ 佚、六四八、□ 甘二、七、□ 前、六、一八、六 □ 甲編、一一五六

余永梁曰「□从畬欠，即歙字。余義鐘歙字作□，與此略同」見殷虛文字考

葉玉森曰「說文『歙，歠也，从欠畬聲。古文作□□』按契文有□□二字，从□□並象戴冑之人俯首向下形，从酉，即酒。从此乃別構，小點象酒滴形，當並為許書歙字篆文从今，即□之譌，从□即□之譌。契文亦變作□，與許書所出古文第二體略同。釋名『歙，奄也，以口奄引咽之也』契文□肖口奄引咽之狀。又按書契精華骨文二版並紀征伐之辭，故二飲字所从人形象戴冑之士，殆飲至之證歟」見說契八葉

商承祚曰「[glyph]當爲飲字象人就酒器而飲」見佚考八一葉上

董彥堂先生曰「[glyph]即歓字第一期作[glyph]象人俯首吐舌捧尊就飲之形

歓其下字爲其省變也」見殷曆譜下編卷八旬譜七、八第九葉上

屈萬里曰「㱃乃歓字之古文見說文歓部於此當爲地名」見甲考釋一六

二葉一一一〇片釋文

按說文「歓歠也从欠酓聲[glyph]古文歓从今水[glyph]古文歓从今食」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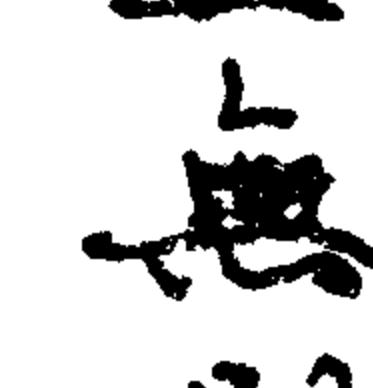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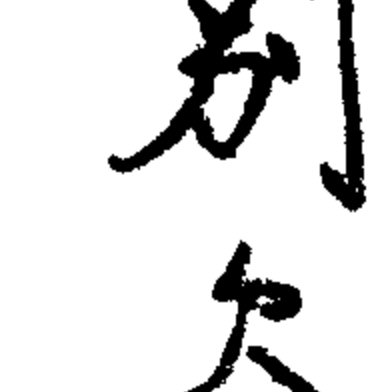
作上出諸形諸家釋歓甚是董先生說字形尤審諦契文言字正作[glyph]

若[glyph]也字本象人俯首吐舌就尊取飲之形以酓近於今而倒舌形又與今

字形似故篆文遂形譌从今耳至㱃字當爲歓之後起形聲字从水今

聲許君以爲古文未免本末到置矣金文作[glyph]冀冊作冊生飲壺[glyph]

二六八旡

旡前四、三三、五、旡後下四、十五、旡甲編三五八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歙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古文作旡」案石鼓文旣字从旡與卜辭同許書之古文旡乃由旡傳寫之譌卜辭又有旡字不知爲許書旡字之反書抑是許書之欠字矣」見增考中五十五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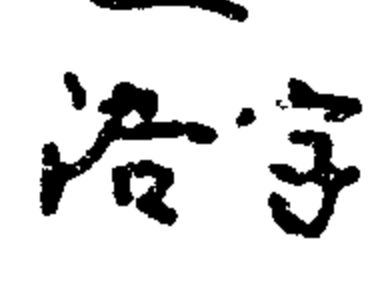
胡小石先生曰「旡在卜辭爲祭名」見說文古文考

按說文「旡歙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旡古文旡」古文反正無別欠之與旡皆爲人之生別理現象其別在於口咽之間字形上殊難區別而卜辭此字辭義不明實難塙知爲何字也姑从羅說收作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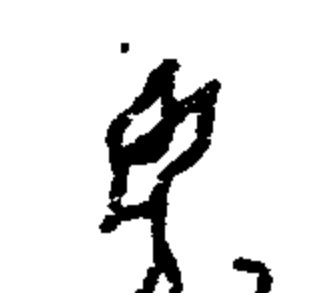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九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 乙八七八〇 [甲骨文] 乙八八一五 [甲骨文] 乙八八四八

金祥恆續文編九卷一葉上收此作頁無說

按說文「頁頭也从𦣻从儿古文䭫首如此𦣻者䭫首字也」古文頁𦣻首當為一字頁象頭及身𦣻但象頭首象頭及其上髮小異耳此並髮頭身三者皆象之依許例當定為頁字金說可从唐蘭釋[甲骨文]為頁本書收入存疑今有此字可證唐說之誤三辭均云「子𢀖頁」其義不詳金文作[金文]卯簋與此全同偏旁頁字則有表頭上髮鬐之形與小篆同

𩔈 [甲骨字形] 粹、一一九四、[甲骨字形] 粹、一一九五、

郭沫若曰「𩔈字象一人以手於爐火上取煖之形疑即熅之古字字乃地名蓋殷邑也」見粹考一五五葉上

按字郭氏隸定作𩔈略有可商蓋以屬於人體之手形離而為ナ也不如隸定作𩔈於字形較近郭疑熅之古字近之溫字契文作𥁕字羅振玉釋洛非是見十卷象人於皿中盥洛身之形浴者身必溫煖也此字如易頁為人則為熅字矣熅許訓鬱煙亦與向火取煖之義相因今仍从其隸定之形側之於此

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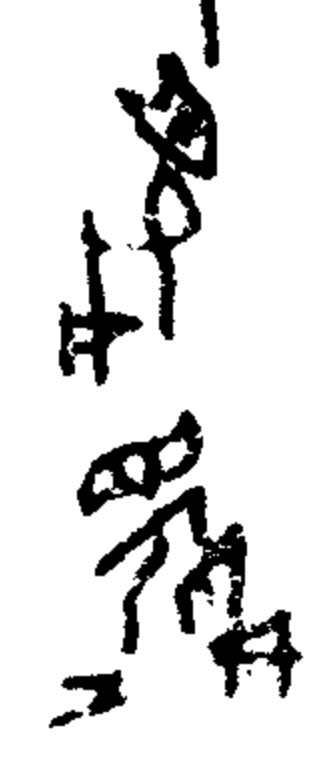
[甲骨字形] [甲骨字形] 後上、二四、九、[甲骨字形] 後下、十四、九、[甲骨字形] 甲編五六二、[甲骨字形] 甲編、七七九、[甲骨字形] 甲編、七八一、[甲骨字形] 甲編、二四九八、[甲骨字形] 續、一、五一、五、[甲骨字形] 外、

四五五、

羅振玉曰「象人倒持戉知人持戉亦為伐者其文曰「𢦏伐𢀛方」「貞𢦏伐𢀛方」以是知之矣」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下

容庚曰「此文云「□𢀛方」五三二版云「貞□雨」後上二四云「□燎二牛」意者□為厭勝之術象人持戈以禳之歟疑與𢦏非一字」見卜釋十七葉

葉玉森曰「森按此為人名他或用作動詞如本辭及他辭云「貞□五牛」「亡其求不𦎫于□燎二牛」弦見後上二十四「燎之一之九皆人名也羅氏釋伐然卜辭伐字概作𢦏象荷戈持戈形無作□兵狀者且此之所攜亦非戈」予曩釋□謂象人形一足又手持一物象足蓋用以代足者疑即象形□字公羊襄三十年「楚子使遠頗來聘」釋文作跛古國有以□為名者」殷契鉤沈復

思此字既作側視形僅見一足似不能斷定為顚手攜之□下著于地或象農器之鉏卜辭藉字象兩手持耒此則象一手攜鉏二字似同時所制故構造法相同疑即古文鉏字他辭又云「貞乎□苦方」「乎□□」即命誅鉏苦方與□方也見前釋六卷十九葉上

吳其昌釋鉞見燕京學報十四期

唐蘭曰「□字舊無確釋羅振玉釋伐葉玉森初釋顚繼釋鉏郭沫若寫作□云「像一人倒執斧鉞之形」舊釋伐不確今按伐字作□象以戈擊人故其戈接于人頸與此迥異此人形上作□者即首故字或變作□二四後上蓋古人作人及猴首均作□其省變為□□□或變為□非首有兩歧亦非從目也□故□象首側面故及其耳故卜辭□為頁字□為頭字此□从□或□為變

字（下一形孫海波釋猴誤）而此所以者為嬰字然古文於人形其特示足形者無深義如允即夋兕即畟先即夌則頁夏亦即頁字耳葉釋頗郭釋⿰戌頁其頁或夏旁均不誤葉又釋鉏則無一是處矣葉氏之釋文字自謂若射覆故多妄誕之思如謂此人形所持為代足之物又謂是鉏並無根據郭謂例持斧鉞其義較優亦未中的蓋卜辭之例為中字至明顯當釋戌非戊字也古戊戉為一字戌為別一字幹枝之合有戊戌此決不可混者然則此字像人中戌之狀戌亦戈戊屬之兵器也由其字形當有戰勝者耀其威武之義意古文之例書者或改為正書如后或作后則⿰戌頁可變為⿰戌頁古文之以日者象有盛盛之則咸為日中盛戌當是从日戌聲然則⿰戌頁即顑字夏即頁戌即咸也此云「⿰戌頁邑方」當讀如「咸劉厥敵」之咸「咸滅侯宣多」之滅蓋

𩓞字之本義說文以𩓞為「飯不飽面黃起行也」則後起之義矣西伯戡黎之戡疑即由𩓞字本義所孳乳之形聲字」見天壤文釋五十二葉下至五十三葉下

郭沫若曰「䫲字像一人倒執斧鉞之形舊釋伐不確此蓋人名乃殷之先公」見粹考六葉上

于省吾曰「卜辭𩠐字習見亦作[glyph][glyph]等形羅釋伐葉先釋𩓞繼釋鉏唐釋䫲謂䫲即𩓞字按羅葉唐三說并非然唐所釋已較羅葉為進一步之追索其謂夒即頁是也䫲當即戛字从夒从頁从百一也說文首百同古文首也文字演化由繁趨簡耳卜辭戉字倒書古文字倒正每無別戉係斧鉞類之兵器小篆以百為頁之首以戈為倒戉之譌書臯陶謨「戛擊鳴球」文選長楊賦作「拮隔鳴球」隔即鬲見鐘鼓字乃鐘之別名敔與球皆名詞戛與鳴皆

動詞。書馬鄭注皆云「㪤，擽也」。文選射雉賦「擽雌妒異」，徐注「擽，擊搏也」。說文段注謂㪤同扚。錢大昕說文答問謂扚即介于石之介。薛氏疏證，釋文曰馬作扴，云「觸小石聲」。樓鄭依古文作扴，讀為㪤。樓㪤有擊訓，㪤介扴字通。粹編十五「其㪤雨于㪤」，後上二四·九「其㪤禾于㪤」，㪤當為殷先公名或神名，未知所指。前六、十八、五「貞，㪤于㪤、𢀛方」。又六、十八、六「乎㪤党」。㪤訓擊義相符。又㪤通介，可讀為匃。詩言「以介眉壽」，金文介通作匃。後上、十七、三及十七、四、均有「匃𢀛方」之語。匃通害，通割。經傳曷害字通，以曷从匃聲也。書湯誓「率割夏邑」，多士「有命曰割殷」，多方「劓割夏邑」。然則卜辭之言匃，言㪤，猶書之言割也。見駢枝卅六葉釋㪤。

屈翼鵬曰：「羅釋伐，葉釋鉞，唐釋戚，于釋㪤，似皆未的。兹从郭某說隸定作

戫」見甲釋八七葉

饒宗頤曰「按戫字从戌从夒讀為擾集韻十六屑『擾博雅擾也』」見貞卜人物通考五二六葉

魯實先曰「卜辭之夒王國維釋夒而以為殷人先祖帝嚳之名古史新証信為確詁後之說契者乃一律視卜辭之夒為先祖之名斯則陳義未審也其作戫者羅振玉釋伐吳其昌釋鉞葉玉森始釋為頣繼釋疑為鉏郭沫若釋戫唐蘭釋觙于省吾釋戭金祥恆釋䤯饒宗頤釋擾說非並是惟高田忠周釋戫為戫疑為擾之異文古籀篇卷二十六第三〇葉及卷五十四第四〇葉雖無義證以明之其說倖中矣然高田並以夒夒夒亦釋為擾則未為審諦且未悉其辭義也以愚考之夒夒夒皆夒之異體其從戌作戫者乃夒之緐文即擾之古文是

之於此至其字義則唐于諸家所說均爲道之所不可知者其音讀耳金氏釋襲其說未聞意者蓋以諸文所从之戍均側蔑身後故有此說手惟於字形懸遠似未足據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九

前、六十七、七　珠、二六八　乙、八八五二　後、下、七十二

金祥恆續文編九卷一葉上收此與作形者並作百無說

按說文「百頭也象形」又「首百同古文百也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二文並讀書九切二者實爲一字許君為以二者各有以屬之字故分爲二部各爲部首耳金氏收从巛與不从巛二文並以爲百字本不誤惟於許君之例則不合本書仍分收爲百首二文辭云「旬有祟王疒百中日雪」前、七、十七、七言王疾首中日而除也「囗卜殻囗貞出有疒百」珠、二六八是也金文並从巛作首惟祚伯簋作與此同又後、下、七十二云『甲辰卜出貞王疒首亡延』言王疾首得毋延而不瘥乎

甲骨文字集釋第九

後、下、十五、五、　新寫、二四八、

余永梁曰「按此殆是面字。隸釋錄石經尚書面字从目作面，與此同。漢碑面字作面，則面之訛。隸書多存古文，此其一也。又公伐邾鼎覓字从冂从面作，亦面字从目之證。篆文从百，殆从目之誤。」見新獲卜辭寫本跋

商承祚收此作面，見類編九卷四葉上，無說。

按說文「面，顏前也。从百，象人面形。」絜文从目，外象面部匡廓之形，蓋面部五官中最足引人注意者莫過於目，故面字从之也。篆文从百，則从囗無義可說，乃从目之譌。余說是也。後、下、十五、五、辭言「伐面」，為方國之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九

〇三

前、六、七、一、 乙、三四〇一、 乙、六四一九、 乙、七八二八、 乙、八五

朱芳圃文字編收上出第一文作首無說見該書九卷一葉上

金祥恒續文編九卷一葉上收上出第二文以下諸文作百

董彥堂先生曰「此確為首字文曰『叀楙首田亡𢦏』二、二〇二二三、定按此為本院殷虛發掘所獲之登記號著錄號不詳楙首地名」見先生所藏朱氏文字篇「首」字條上眉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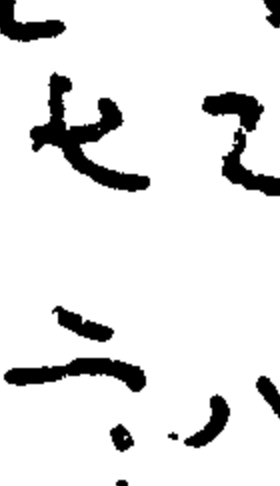
按說文「首百同古文百也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首百同字說已見上

百字條下卜辭百字之義均為頭而首字無用此義者首在卜辭多為地

名辭云「甲戌卜㱿貞翌乙亥王途首亡禍」乙、三四〇一、「貞翌庚申我伐易日庚

申明雈王來途首雨小」乙、六四一九、「王途首」乙、七八二八、是也又云「首曰」前、六、七、一、是辭

殘泐僅餘二文其義似與頭之義近蓋「首次」之義也又曰「辛亥卜貞西自東首西」（乙、八、五〇三）為動詞疑當讀為徂往也詩小明「我征徂西」是也金文首字多見作 頌鼎 頌壺 頌簋 不嬰簋 大簋 令鼎 克鼎 師全父鼎 告鼎 袁卣 無㠱簋 弔甲盤 師嫠簋 康鼎 大簋 沈子簋與此略同

須 □乙八七二 □乙二六〇一

金祥恒續文編九卷一葉下收此作須無說

按說文「須頤下毛也从頁彡」栔文从兄从𡗜蓋須字所重在彡故所从頁字多从簡略金氏釋須可从金文作□周粭盨□曼叔盨□伯孝𥅈盨□諫季盨□鼎弔盨□遣弔盨所从頁並段為變字形則與栔文字亦从簡略也

同辭云「今須」乙八七六八為人名「立須口事其㝬」乙二六〇一似亦為人名

藏、三八、三 前、一、十一、一 前、一、十八、一 前、一、十八、四 前、四、三八、一 前、四、三八、二 前、四、三八、五 後、上、十九、七 後、下、四、十一 後、下、四、十七 後、下、五、六 後、下、十四、十三 甲、一、十七、二十 甲編、三九四〇、 乙、六八二〇、 新、二八三七、

羅振玉曰「以康祖丁武祖乙例之知文武丁即文丁考史記武乙之次為太丁竹書作文丁以卜辭證之竹書是而史記非矣」見增考上四葉

陳夢家曰「卜辭文武帝舊說以為文武丁蓋誤求之卜辭世系應是帝乙」詳見卜辭綜述四二二葉

按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契文與篆文同均作錯畫在卜辭為殷先王之（文武丁文武帝）號金文作 旂鼎 戩者鼎 君夫簋 趩盨 史喜鼎 利

鼎 能匋尊 文簋 追承卣 矢作丁公簋 旂作父戊

鼎 彔簋 大豐 [illegible]庚鼎 引鼎 德克簋 伯家父簋

錯畫之中類多从心契文亦有此體

后

后拾、十四、十七、后前、六、二三、一、后后徵、土、下、九、十三、后后後、下、十、一、后甲續二、四、一、后乙二一四六、后乙七〇〇九、

葉玉森曰「后乃司之反書即司字卜辭似假作祠堯典汝后稷之后經生衆訟紛紜鄭玄王充劉向注引本事作汝居稷官近儒俞樾王先謙遂據以訂正謂后為居譌予思卜辭后字與后形同知堯典古文必為汝司稷」又卜辭后字叚毓為之一作居形古文傳寫譌變或誤后為居鄭玄等所見之本乃更譌作居矣」見拾考廿九葉並見前釋六卷廿五葉上

王襄曰「后即祠之省文祭名許說春祭」見簠考人名一葉上

馬叙倫曰「后侯兩個字的收音都是侯類東侯對轉那麼侮后侮侯和侮公是一樣的至於為甚麼侮后侮侯和侮公是一樣的我疑心由皇字的

音轉來的呢？的發音在喻三，后、侯兩字的發音在匣紐，喻三和匣都是摩擦次濁音」見「源流與傾向」馬氏論文集一七一葉

按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許君說此殊支離。字亦不象人形，厂之亦與告四方無涉。契文从𠂆，既非人亦非厂也。卜辭「毓」多「后」字，皆假毓字為之，以無作后者。后字辭義不詳。辭云「叀豕后衍吉」前、六、二三、一、「丁酉卜兄貞其品后在茲」「貞其品后于王出」後、下、九、十二「癸卯卜今日又后四兄用」乙、一一四六、「己卯卜口口尹后于丈乙亡禍尹」乙、一三三六、其義均不可確知。前六二三、一、「言豕后」乙、五九八五、云「戊辰卜永貞酒小宰王豕司癸」似后與司為一字。葉說當可信。本書仍以許例分收為后、司二字

司

司前、二、十四、三、司前、二、十四、四、司前、四、二七、八、司前、四、二八、一、司前、五、九、六、司後、下、四二、五、司菁、二、一、

葉玉森曰「司即祠，羅氏考釋謂商稱年曰祀，又曰祠是也」見前釋二卷廿八葉下

陳夢家曰「卜辭或言司匕、司癸、司戊，疑皆先妣；又言且司，疑與且匕相類」見綜述四九〇葉

按說文「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卜辭司或讀為祠，辭云「癸未卜在上𩁹貞王旬亡禍王廿司」前、二、十四、三、「癸未卜在上𩁹貞王旬亡禍在九月王廿司」前、二、十四、四「亡禍口王廿司」前、四、二八、一廿司猶即廿祠，猶言廿祀，蓋取一年祭祠一遍之義。又如「壬辰卜貞㱿司室」前、四、二七、八、司室即祠室，宗廟中祭祠之所也，或當如陳氏所

言有祖妣之義辭云貞翌辛卯㞢于司辛蔔䧿出兕十」前、五、九、㞢司辛亦以辛日卜與它辭祀祖妣同例或云「豕司」乙、八五、五九則司當訓嗣豕司猶言豕同豕亦周禮牛人羊人犬人之比耳金文作司毛公鼎司宗周鐘司弔向簋司文吳彝司揚簋盨同

〔補遺〕羅振玉曰「商稱年曰祀亦曰祠爾雅釋天『商曰祀』徵之卜辭稱祀者四稱司者三曰『惟王二祀』曰『惟王五祀』曰『其惟今九祀』曰『王廿祀』曰『王廿司』是商稱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爾雅『春祭曰祠』郭注『祠之言食』詩正義引孫炎云『祠之言食』音嗣為郭注所本是祠與祀音義俱相近在商時殆以祠與祀為祭之總名周始以祠為春祭之名故孫炎釋商之稱祀謂『取四時祭一說』其說殆得之矣」見增考下五十三葉下

按羅說是也董彥堂先生殷曆譜考殷人祀統甚詳謂殷人祭其先公先王各於其名之日行之自首至尾秩然不紊時代愈後則所祭先公先王之數亦愈多迨殷之末遂其祭祀一訖之時間適迫一年孫氏「取田時祭祀一訖」之說殆有所受之非然者則其卓識殊可驚矣

卩

卩前五、十八、五 卩後、下、二四、三 卩甲、一、三、二 卩甲、一、二十、十 卩甲編、三 卩龜卜、一二一

羅振玉曰「卩亦人字象跽形命令等字从之許書之卩今隸作卩乃由卩而譌」見增考中十九葉上

屈翼鵬曰「羅振玉釋人非是按此與說文之卩字形雖相似義實懸殊疑此乃跽之初文隸定之當作卩說文以為瑞信者蓋後起之義也」見甲釋四九七葉三九三〇片釋文

按說文「卩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關者用符卩貨賄用璽卩道路用旌卩象相合之形」許說乃後起假借之義字之古文象人跽之形屈氏之說是也金文

偏旁并作𠂤与此同卜辭𠂤字辭義不詳辭云「其从𠂤弗每」前、五、十八、五「丁卯不其冓之日𠂤不□」後、下、廿四、五「甲申卜㱿貞𠂤戈」甲、一〇三六「曰癸㲋𠂤鼓小臣𡦹其人又。正□□」甲編、三九三〇、彰李達龜此獸屈氏甲釋々文諸辭𠂤字之義均不明

令

藏、十六、四 藏、二六、四 藏、六六、四 藏、七八、六 餘、二、六

餘、七、六 拾、四、十五 拾、十一、十三 前、一、十八、二 前、一、四

八、二 前、八、八、三 後、上、六、五 後、上、十七、一 後、上、三一、九、

後、下、十七、一 後、下、三六、六 菁、九、十三、 菁、十一、十九 甲、一、

三、五、 甲、一、七、六 甲、一、二五、四 甲、二、十四、六 戩、二、五、十三

乙、九〇八五、 京、三、十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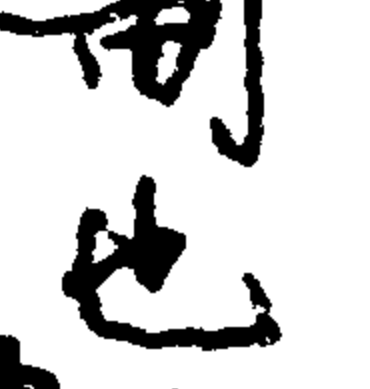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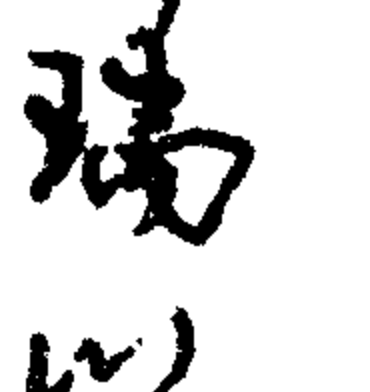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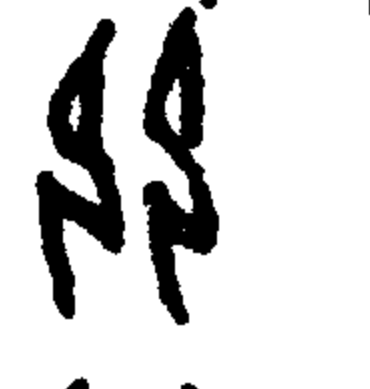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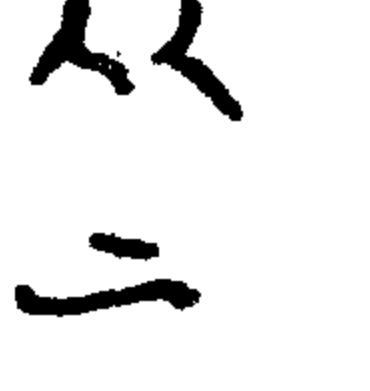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令發號令也从亼卪」案古文令从亼人集眾人而命令之故古令與命爲一字一誼許書訓卪爲瑞信不知古文卪字象人跽形即人字也凡許書从卪之字解皆誤」見增考中五十四葉上

按說文「令發號也从亼卪」解說文者因以亼爲集說亼以符節義說卪並游壽武

卲 甲編、三七八八九、 乙、一〇五六、 後、下二六、十

唐蘭曰「右卯字舊不識今按即色亦即卲字也說文「色顏气也從人從卪從人從卪而會意殊不可解前人說之者雖多然皆附會之詞也徐灝箋均謂從人卪聲較會意之說稍優亦未是也余謂古者從人從刀及從卪之字多亂（說見古文字學導論）色字本當從刀從卪作卲其後或書作色後人誤認為從人耳說文色部有艴艵二字皆後起字而諧聲字亦無從色得聲者然說文絕字从糸从刀从卪脃字从肉絕省聲脃字之篆文各本均從人作𢀳而其字則云絕省此可證色字實本从刀而誤為人也色既從刀則絕脃皆從色聲（格伯𣪕有𢇍字舊不識按從刀斷糸為絕字亦為紹字假為𢇍意字聲化後衍為絕或紹則為形聲字矣）色在職韻而絕在屑韻者聲之轉猶即在職韻而節在屑韻蓋後人習見

色專顏色之義與絕脃異趣聲類又隔故誤為種々為分也（蔡邕題曹娥碑以色絲為絕雖遊戲之筆實合字體也）色既從卩從刀則顏色之義乃其假借也其字本象一刀形而人跽其側殆刀之動詞斷絕之義也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當從卩刀聲召或變為召則即卲字（古從召從刀二字通從召佝虎敦名字作𥁕從刀可證）明色卲本一字也色卲一字故絕紹亦一字說文紹古文作綤（今本篆作𦀌誤）以卲林義光文源曰「按從糸卲聲」說文「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按與紹形近刀聲猶召聲也絕蓋與紹同字相承誤用為斷𢇍之𢇍」按林以綤絕為一字頗具卓見然以𢇍為斷𢇍之正字而以絕訓斷絲為誤則亦非是也紹絕一字紹訓繼而絕訓斷者一義之反猶亂即亂字而治亂義相反也且紹亦自有斷義管子幼官曰「刑則紹昧斷絕」是也紹本從刀聲在宵部變為絕在祭部

者猶截之從小聲也（並从章太炎文始說）金文常以卲為卲穆字卜辭云「求年卌于⿰刀卩歲」其同片文云「自且乙福歲」似⿰刀卩當讀為卲穆之卲也」見文字記七十八葉下至七十九葉上

按說文「卲高也从卩召聲」契文⿰刀卩字唐氏釋卲謂即紹字又論紹絕二字訓詁上之關係說並精當惟謂⿰刀卩亦即色字色之本義當訓斷絕顏色之義乃其假借則似有未安色字經傳相承通詁皆為顏色無訓為斷絕義者且唐氏謂色當从刀純為臆必之辭亦無故實絕字本當作⿰糹⿰刀卩會意作絕者乃後起形聲字从色与字義無涉也卜辭⿰刀卩字除唐氏所舉後下一辭外餘二辭均為殘文甲編作「口丁口⿰刀卩」乙編作「口子口⿰刀卩」其義不詳後下一辭唐氏說其義亦是許君訓卲為高與紹、絕之義無涉疑紹訓為絕而絕引

㔾

[甲骨字形] 前六、五四、[甲骨字形] 甲、一、二四、九、[甲骨字形] 甲、一、二四、十、[甲骨字形] [甲骨字形] 甲、一、二四十一
[甲骨字形] 甲、二、二七、三、[甲骨字形] 新、二六八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㔾二卪也巽从此闕』案易雜卦傳『巽伏也』又爲順漢書王莽傳下集注爲讓書堯典馬注爲恭論語子罕集解故从二人跽而相从之狀疑即古文巽字也」見增考中五十四葉

丁山曰「說文『㔾二卪也』中畧象相合之形」說者因謂卪節古今字惟于鬯職墨謂『卪即卻字卻下云「脛頭卪也」脛頭之訓擬實當移訓此卪字』一象脛形、卪即象脛頭之形卷字云「卷厀曲也」从卪而訓厀曲即卪字之義可知又部「𠬝治也从又从卪」實即𠬝司之𠬝字从又者手也从卪者厀也以手以厀即伏地之義」此从文字偏旁訂許誤也羅振玉曰『凡許書所稱卪字考之

卜辭及古金文皆作㔾象人跽形。「邑為人所居故从口从卩」「令乃有集眾人而命令之故从亼卩」此以金石古文訂許誤也。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微于君御事之訓，無由知㔾本跽人之象；微羅君跽人之解，亦無由知尚書康誥「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即大誓「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今逸，見史記周本紀及尚書大傳）大誓「諸節」即牧誓「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馬司徒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人」。凡尚書「節」字初皆作㔾，再變作卪為隸古定者，乃以卪瑞字釋之，衛包又據馬融注「諸卪諸受符有司」之訓，三易為節。以尚書古文人譌為節，考之㔾之為人，蓋無疑義，而卯卯諸形亦于以可說。卪下云「二卩也」，卯下云「事之制也」。此就節瑞以立言，要非卯卯之本義。卯即卜辭作卯或卯，从二人相从，跽伏為謙。不爾，狀其本義，當謂二人相從之為卯卯

經典作從左傳定八年經「從祀先公」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孔子閒居「志氣既從」注皆云「從順也」公羊宣十二年傳「告從不赦不詳」注「從服從服也順也」殆亦巺之本義巺孳乳為巽虞書「女能庸命巽朕位」偽孔傳「巽順也」釋文引馬融注「巽讓也」而易彖傳「順以巽也」雜卦傳「巽伏也」義尤近卯別巺直巽之本字而已學記「大學之法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節」亦人今隸變之為孫即巺之借字巺之本義為服從為馴順可于不陵人三字盡之人相從謂之巺不相從謂之卯卯者背也字从二人相背猶言而不相嚮也而相嚮謂之卿（見卯卿二字注）則許君謂卯為事之制卿為六卿之專字並失之矣見闕義箋卯字條按說文「巺二卪也巽从此闕」大徐本及廣韻並云士戀切與巺之音讀相近許君亦明言巽从此丁氏謂即巽之本字其說是也巺以巽順為本義與從

⿰日卩

乙、三二九九、

从卩从日說文所無

⿰卩殳

新五二〇

从卩从殳說文所無

甲骨文字集釋第九

[甲骨文]前四、四六、三、[甲骨文]後、下九、八、[甲骨文]甲一、二四、八、[甲骨文]乙、一〇〇、[甲骨文]佚、六三七、

[甲骨文]佚、六七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抑，按也。从反印。俗从手』又印注『執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卪』卜辭𠬝字从爪从人跽形，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跽，其誼如許書之抑，其字形則如許書之印。抑訓按許書及禮記內則注訓治淮南精神訓注並同訓屈史記劉敬叔孫通傳集解訓枉周語注晉語注訓止楚辭招魂注與字形正合。引申之則訓安方言十三及廣雅釋詁一訓治廣雅釋詁三訓慎密詩賓之初筵傳及凡謙抑之稱乎意。許書印抑二字古為一字，後世之印信，古者謂璽節，初無印之名，而卜辭及古金文則已有此字，當伯䢅簋云「䢅狀淮夷印燮繁邑」抑亦訓安訓治，印燮猶言安和矣。印之本訓即既為按抑，後世執政以印施治，乃假按印之印字為之，反印為抑，殆出晚季

[glyph]

[glyph] 餘二、二 [glyph] 乙、一二七七 [glyph] 續五、七、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卯事之制也从卩卪』卜辭[glyph]字从二人相向鄉字从此亦从[glyph]知[glyph]即[glyph]矣此爲饗食之饗字卯象二人相饗猶北象二人相背許君謂事之制者非也」見增考中五十四葉下

郭沫若曰「[glyph]字羅王均釋卯卜辭卿字古鄉卿饗有作[glyph][glyph]諸形者前二、二一、四則此自是卯字無疑羅云見上引以畧案此字說文適闕其音讀段玉裁云『今說文去京切』玉篇廣韻皆云『說文音卿』此蓋淺人肊以卿讀之之卿用卯爲義形不爲聲形也玉篇子兮切取卩字爲聲讀之廣韻子禮切取卩字上聲讀之蓋其音必有所受之矣』余意以段說爲近是散氏盤有[glyph]字即此[glyph]字之微異者彼文云『我既付散氏田器』與下文『我既付散氏溼田牆田』

為同例語乃用䬣為既是則讀之禮切子（子定按郭氏原文子之作之當係筆誤）考切者是也
故䤋若䖵當即既字之異字乃从卿省盖卿者乃象二人相嚮向而食中
之日若豆即是食物今徹去食物僅餘二人相向則是食已既矣疑五篇
廣韻所云說文音卿者乃音既之譌不則後人所改易也「今牧既」乃假為餼
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見桓十年）今本作餼槩
氣或从既餼氣或从食」段玉裁於槩下注云「既聲也聘禮記曰『日如其饔
既之數』注云『古文既為餼』中庸篇曰『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為餼』大戴朝
食事篇『私覿致饔既』臧先生庸曰『既即餼字』按三既皆槩之省」（見下通）

九九葉上至一〇〇葉上

按說文「卯事之制从卩㔾闕」此所謂闕乃謂音讀未聞段說是也（段說見郭）

成卜通引郭氏云云即引玉篇子兮切廣韻子禮切之音讀聽定其音當讀爲既又引散氏盤□字以証𠨍當爲既之異體其說殊有未安按散氏盤□字據其辭例讀爲既字是也然其字形象二人相从而頭皆反顧金文不得爲既當是鑄器時作書偶誤耳且即令□得爲既其字亦与□之象二人相向者不同也郭是又引𠨍爲二人相向而食爲饗之古文因謂□爲𠨍之撤去食器則是食已既矣夫□爲獨立之文字固不待𠨍而後成字誠如郭氏之言則於六書之條果當居於何等乎羅氏釋此爲鄉背之鄉之本字甚是辭云「癸巳卜令敎書☐卯」卜通、四六七、餘、二、二、重出殘泐不完郭氏讀爲「令牧既」亦未安又云「貞長舁卯六人」乙、一七七、二卯當讀爲饗可爲羅氏釋鄉之一證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九

□

□ 拾六、八、□ 前一、三四、五、（六一）□ 前二、二三、一、□ 前四、二一、五、□□ 前四、二一、六、□ 前四、二二、三、□ 前四、二二、五 □ 前四、二二、七、□ 甲一、二四八、□ 後上五、五、□ 甲編、一〇四一、□ 甲編、一六三四、□ 乙、八六七五

羅振玉曰「此字从□即人相嚮之嚮（唐風樓金石跋尾）許从皀或从□从皀皆象饗食時賓主相嚮之狀即饗字也古公卿之卿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為一字後世析而為三許君遂以鄉入㗊部卿入卯部（許君訓卯為事之制亦誤未知其為嚮背字也）饗入食部而初形初誼不可見矣」見增考中十七葉上

又曰「古金文嚮背之嚮公卿之卿饗食之饗皆作□毫無分別曩以為疑嗣讀白虎通言卿之言嚮也為人所歸嚮始悟公卿之卿與饗食之饗古為一字而□則嚮背之嚮也鄉集卿字作□象兩人相嚮就食之形孟饗

陳直曰：「卜辭有卿事元臣，盖殷官名。羅氏考卿事為冢宰，恐非。予案說文苑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者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元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卿士即九卿之總名，夏有六卿，殷有九卿，殷有右相司保衡，均見史記。実必以卿士當冢宰乎？卜辭之元臣疑即殷之元士。」見賸義八葉

陳邦懷曰：「箋曰：江先生永羣經補義卷二云：『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而宰為庶職，故皇父卿士最尊，在司徒與宰之上。詩本作冢伯維宰（今詩誤作冢宰）。平王時鄭桓公、武公雖為司徒，而實為卿士，後以虢公忌父為之，則宰咺、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之冢宰也。』說春秋者猶以

總宰言之殊矣卿士秉政殷時已然故卿士惟月在師尹之上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江先生說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事士可補羅參事說所未及參事據鄭箋知卿士即冢宰而未知後乃改冢宰為卿士故周官經自不當有卿士之名也」見小箋卅葉下至卅一葉上

郭沫若曰「克鄉(卿)王史」殆謂「克襄王事」見卜通別一第十葉上新十八片釋文

孫海波曰「象二人饗食之形古文㠯為公卿之卿蓋取相向之誼與鄉為一字孳乳為饗說文訓章也」非其朔矣」見文編九卷三葉上卿字條下

按說文「卿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

冬官司空从卯皀聲」古文公卿之卿鄉黨之鄉嚮背之嚮饗食之饗並為一字誠如羅氏言然其間或為本字或為借字則不可無辨羅氏謂⿲卯皀為嚮背之本字⿲卯皀為饗食之本字是也惟謂卿之作⿲卯皀乃取為人所歸嚮意則非誠如其言則公卿字當作⿲卯皀不當作⿲卯皀矣蓋字之作⿲卯皀者衹為饗食本字从皀从卯卯亦聲也嚮背字亦作⿲卯皀者則⿲卯皀之借字也鄉黨字亦作⿲卯皀者亦以同音相假今饗鄉二字音讀仍近也至公卿字作⿲卯皀竊疑亦當於古音中求之卜辭「先卿王史」郭氏讀為「先褱王事」是也此可証卿⿲卯皀字殷時亦讀卿若饗又卿下許云「章也」此與「天顛也」「髮拔也」同意例皆以聲近為訓章卿聲韻並同然則⿲卯皀之為卿純以聲近相假非有他故予於聲韻之學檮昧無知姑妄說之如此至卜辭「卿事」即詩之「卿士」固無可疑王是否即周

辟

辟 前二、二三、一、辟 前四、七、五 辟 前四、十五、七、辟 拾、五十一、一、辟 菁、九、十三、

辟 戩、三七、十六 辟 甲編、一四九〇、辟 續、一、四一、五、辟 甲編、一〇四六、

孫海波收辟作辟見文編八卷十二葉上

金祥恆續文編八卷十四葉下收辟作辟九卷四葉下收辟作辟

陳直曰「辭云『乙巳卜王子□辟門賓』案尚書『闢四門』馬注云『闢門也』禮記

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鄭注云『索求神也廟門曰祊』卜辭辟門賓僅一見蓋

祊祭之賓禮也」見賸義七葉上

陳夢家曰「多辟臣可能是嬖臣乃親近的褻臣鄭制左傳昭元昭七哀五定[illegible]

大夫分上亞嬖三等所以卜辭的元臣小臣辟臣可能也是等級有差之臣」

見綜述五〇八葉

旬

□藏、五、三 □藏、十八、三 □藏、三三、三 □藏、四十、三 □藏、六七、三 □藏、七十八、一 □藏、一七七、四 □藏、二四七、二 □餘、十七、一 □拾、八、十六 □前、一、七、一 □前、一、四六、四 □前、七、三九、一 □後、四、上、四、一 □後、上、十、四 □後、上、十九、四 □菁、三、一 □甲、一、一、十 □戩、二、二、十五 □戩、二九、一 □戩、四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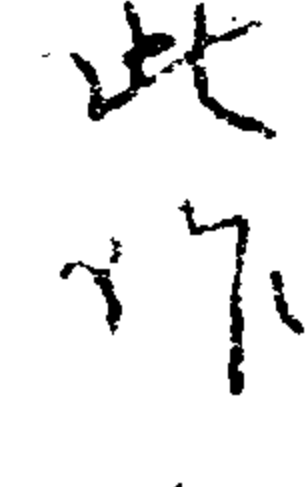
王國維曰「按使夷敦云『金十□』字□庾敖敦蓋云『金十□』考說文鈞之古文作□是□□即□字□即旬字矣卜辭又有『□㞢二日』語藏龜六葉亦可證□□即旬矣余徧搜卜辭凡云『貞旬亡□』者不下數百見皆以癸日卜殷人蓋以自甲至癸為一旬而於此旬之末卜下旬之吉凶云『旬亡□』者猶易言『旬无咎』矣日自甲至癸為一徧故旬之義引申為徧釋詁云『宣旬徧也』說文訓裹之勹實

也ㄅ字王國維釋句是甚是然謂訓裹之勹即此字則誤說文勹部之字如匍匐匔等均可證為勹乙ク實匀之古文匀當从目匀聲許君僅誤併勹ク為一耳董作賓謂「句亘皆象周匝循環之形」商承祚氏謂「其初體疑當作㔾由十至十也後寫為ㄅ㔾遂無義可說」釋〔佚存考〕均無根據劉鶚謂「古象虫形以與鼎彝虺形相近」〔鐵雲藏龜序〕孫詒讓釋為它〔舉例上二五〕雖不如王氏讀句之精確然由字形言之解為蛇虺固猶近之也余考彝器之稱盤虺紋者象兩蛇糾結之狀節取其半乃作ㄅ形其全形當作ㄅ〔定按原文有附圖以略〕與ㄅ形無關余所見有文戊單盤亞䰞盤丹盤頌殷內均有一爬蟲之圖略如◎〔定按附圖以略〕當即ㄅ形惟彼為正面故有兩肉角ㄅ為側面故只一角耳然則ㄅ或ㄅ象龍蛇之類而非龍或蛇字又變作ㄅ更變而為ㄅ則為云字雲之本字也似古人以此為能

與雲則旬當是龍類也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集解以螾為邱蚓」殊誤蚯蚓豈足為符瑞哉余謂螾即旬之假借字說文「蟃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地螻當是地螾之誤呂覽應同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二字疑亦校者據誤本旁注而闌入正文者然則黃龍地螾即蟃而旬實象蟃形也卜辭中同一文字往往因用法不同書法亦有殊異作旬者多用為旬作旬者多用為雲此作旬或旬者其用法又異此辭云「貞出旬」別一辭云「卯帝旁子于匕己允出旬」戩七、十六疑讀憪或憫詩正月「憂心憪憪」說文「憫憂也」見天壤文釋四十葉下至四十一葉下

商承祚曰「王靜安先生釋旬為旬甚確十日為一旬故从丨十其初體疑當作旬由十至十也後寫為旬旬遂無義可說」見佚考七葉下

劉鶚曰「ㄅ字疑其象既虺形以與鼎彝虺文相近也」見藏龜序四葉下

孫詒讓曰「案劉釋以ㄅ為虫部說文虫部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形其卧形』即爾雅釋魚之蝮虺說文別有虺字與虫異劉說自可通然今攷定實當為它之象形說文它部云『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此為蟲體此文作ㄅ與冤曲垂尾形尤肖」定書此字原文漫漶以意補之見舉例上廿五葉上

按說文「旬徧也十日為旬从勹日㫗古文」契文此字王釋為旬極塙然旬字何以作此形則殊難塙指段注於許書旬之古文下注云「按从日勹會意」王懷氏又引勹龔勹作䀏則此作ㄅ者殆勹之初文後始增」二作䀏耳勹旬音近古即假勹為旬後始增日以為十日專字許書隸之勹包部偶誤高氏謂「以十其始殆作ㄅ乃由十至十由十至十」說殊不辭劉孫兩氏以為象虺象蛇

說殊無據且虫它契文各有專字與此殊異又虫它與旬音義俱遠何以得有旬義均無可說唐氏之說實師二氏之意惟螾實爲何物確作何狀迄無確解唐氏遷就字形以與銅器花紋相比傅謂字形象龍蛇之類可以興雲雨故古文旬字象之夫雲之作旬孰究象興雲作雨之神物抑象雲之本象乎神龍興雲自屬傳說先哲造雲字之時豈真得見神龍於以取象而天際雲氣舉首得見是則雲字之作當於何者取象不言可知矣唐氏又謂螾即說文之螾地螻當即地螾之誤亦僅憑想象呂覽大螻大螾並舉正足證二者之非一物唐氏謂「疑亦校者据譔本旁注而闌入正文者」又豈有若何根據耶唐氏又云「卜辭中同一文字往往因用法不同書法亦有殊異」此與文字衍變之慣例不合所舉三字形體各殊字義各別正足證三者之非一字此誠所謂被

辭知其所貞耳卜辭旬字其義均為十日卜旬之辭均以癸日至亞以旬之末日卜下旬之吉凶董先生之說是也辭詁編為十日一義所引申為數字以十進位觀念下之產物也金文作旬王孫鐘从勹从日

補 孫海波文編九卷三葉上收此作勹引王國維說謂勹為旬之初字別於同卷六葉上出旬字作旬謂「不从日勹字重文」楊樹達曰「卜辭或言多父旬即它辭之『多介』『多介父』旬其名也亦即紀年盤庚名之『旬』」見甲文說三八葉

按字非勹如孫氏之例當收此作旬而以旬為旬之重文

二六

珠九一二、鐵六〇八、外八三、粹九七九、粹一〇二〇、新五三

郭沫若隸定作囗無說見粹考一二八葉上

金祥恆續文編九卷五葉上收此作勹無說

按說文「勹覆也从勹覆人」金說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疑此與包古為一字許云「包象人裹妊」此則象人在腹中之形與孕同意勹包聲同韻近

鬼

鬼拾、四、十六、鬼前、四、十八、六、鬼前、四、十八、三、䰧前、四、十八、六、鬼後、下、三、十七、鬼後、下、十三、八、鬼菁、五、一、鬼甲、一、二、三、十八、鬼甲編、二九一四、鬼甲編、三三四三、鬼乙、四二四、鬼乙、八六五、鬼乙、三四〇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鬼古文从示作䰠與此合惟許書謂鬼字从厶卜辭及古金文皆無之」見增考中十五葉上

葉玉森曰「按鬼从大與从卩同鬼疑亦鬼字女鬼也契文从卩从卩从大多屬之男从女則屬之女如侸之作𡚸𡚸𡚸𡚸之作𡚸𡚸𡚸可證」說契三葉上

又曰「卜辭或言『叀王祝』魂或言『叀王祝』文例同魂作䰧祝作䂅若鬼若人跪示前並為祝謹魂或仍祝之變體」見前釋四卷廿五葉

郭沫若曰「辭云『庚辰卜貞多鬼夢不至囚』鬼假為畏周官所謂『懼夢』也」

見卜通一六九葉下

于省吾曰「𢦏存二八『重若茲鬼』鬼為愚劣之義。庫一三五四『重鬼』與『重吉』對文，則鬼為不吉明矣。此言適遇若此之愚劣也。前五、十七、五『囗若茲敏』句例同。」見駢三第二三葉上釋重

按說文「鬼，人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气賊害，从厶。䰟，古文从示。」卜辭恆言多鬼夢，郭讀為畏，固可通；惟讀如字，辭意亦協。適或言「鬼界」乙八六五 獲見或言「鬼亦得疒」六 續三 則為人名。作魂者，與許書古文合。「囗寧言」「重王魂」前四、十八、六 與「重王祝」七、同上 辭例同。葉說似亦可通，未敢臆定。金文作䰟陳昉簋 䰟子木子簋 牧畏伯弔从文

魅

拾、四、十一

葉玉森曰「疑許書之魅从鬼彡彡鬼毛」見拾考九葉上

按說文「魅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𩲡或从未聲。𩲸古文。𩲹籀文从彖首从尾省聲」彖下十三字段注改為「𩲹籀文从彖首从尾省聲」十字於義較長契文与篆體雖近似惟此殘泐過甚其義不詳姑从葉說收之於此

醜

□佚、九七三、□續、四、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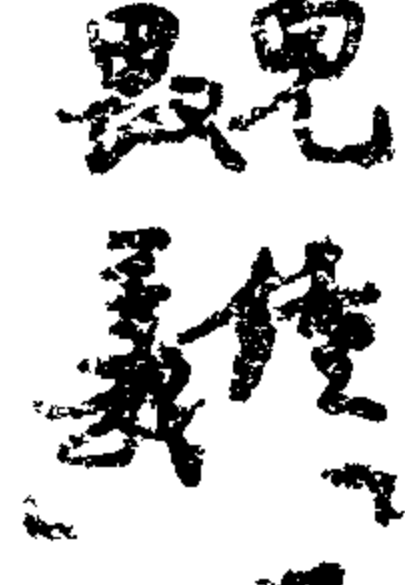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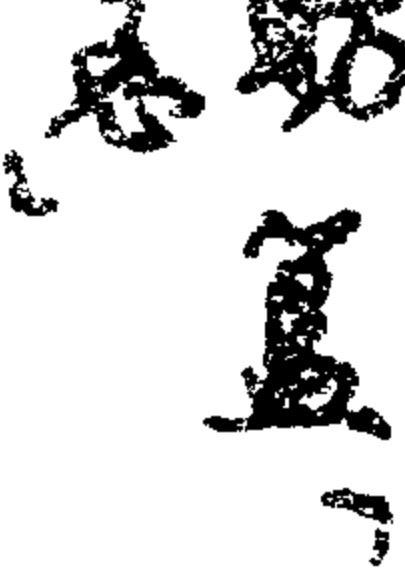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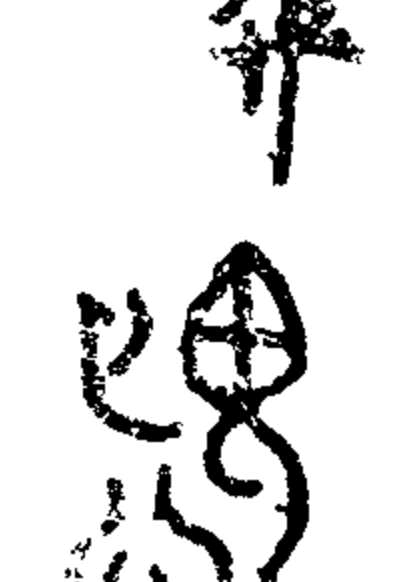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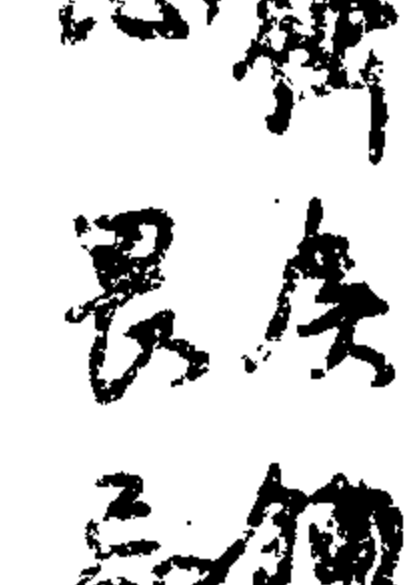
商承祚釋醜無說見佚考一〇四葉下

按說文「醜可惡也从鬼酉聲」契文與篆文全同商說可从辭云「㞢𢆶不雨隹𢆶口𢆶口㞢醜于口」續、四、九、二「口口邑龍寵㞢醜口」佚、九七三定辭又云「壬寅卜穷貞若𢆶不雨帝隹邑龍不若㞢」二、四、八卜通、別郭沫若釋之云「□乃龍字之異假為寵若𢆶不雨帝𢆶邑寵乃求晴之卜也」「若用為虛擬之辭此例僅見」卜通、別二、四、上郭說是也醜字二辭與卜通一辭當為同類卜辭續、四、九、二辭足之當為「若𢆶不雨隹𢆶邑寵㞢又醜于口」佚、九七三同醜與寵為對文淮南說林「莫不醜于色」注「猶怒也」辭云「又醜于口」蓋言帝又將加怒於某方謂將降禍於某方也金文國形文字有□□字甚多見見容氏金文編附錄十三

亞形中文疑亦醜字

至十四葉

畏 □ 藏、一四六、二 □ 餘、一、二 □ 乙、五七九、□ 續、六、七、一六、□ 新、五二八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畏惡也从甶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古文作□』古金文作□□(盂鼎)从男及手形或省手形从卜當是支省此則从鬼手持卜鬼而持支可畏孰甚古金文或作□既从卜又加支初形已失矣」(增考中六十二葉上)

王國維曰「畏字古金文作□(盂鼎)从鬼从戈或作□(梁伯戈)从鬼从攴二字不同然皆為古文畏按大盂鼎『畏天畏』二畏字上作□下作□毛公鼎『愍天疾畏』『敬念王畏』二畏字皆作□皆从鬼从卜者尚盤畏字作□則从甶(說文『甶鬼頭也』)从攴卜與攴同音又攴字之所从當為攴之省字而或从卜在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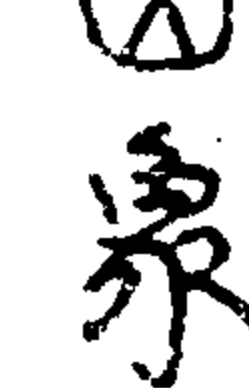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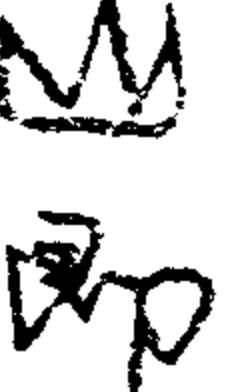
山

甲編三六四二　乙二四六三　乙六六九六　乙九一〇三　掇四三一　粹七二　粹九三四　粹二三六六　新二五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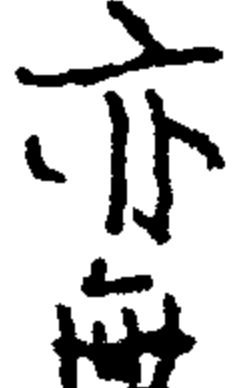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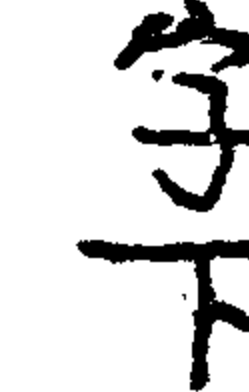
郭沫若曰「辭云『囗囗卜又侑于五山在齋(?)……月卜』五山僅此例僅見不知是否即五嶽」見粹考十五葉下

按說文「山宣也宣气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形」栔文象三峯並立之形惟栔文山字火字形體無別當於文義別之辭云「癸巳貞其收五山雨」甲編三六四二「于囗山囗雨」粹九三四「庚午卜王在㕯山卜」粹一三二六諸辭均為地名當是山字無疑金文作　父丁觚　父乙爵　𣪘且丁尊　克鼎　父壬尊與栔文同大體言之其下平者為山圓者為火惟亦往往互作仍當於文義求之也

嶽

□藏、二二三、六 □藏、四五、二 □藏、一四一、二 □藏、一七四、四 □藏、二二四、二 □藏、二三四、一 □藏、二六七、四 □拾、二、八 □拾、二、十 □拾、八、十三 □前、一、五十、一 □前、一、五十、二 □前、一、五十、四 □前、四、五三、四 □前、五、三、四 □前、六、二十、二 □前、六、二、四 □前、六、四九、八 □前、七、二六、一 □後、上、二十、十 □後、上、二、二 □後、下、十六、五 □後、下、三六、三 □後、下、三八、六 □後、下、四十、七 □菁、十、八 □甲、一、十八、一 □甲、一、十八、十六 □甲、二、二十、十六 □甲、二、二一、二 □鐵、九、七 □鐵九、八、

孫詒讓曰「說文山部嶽古文作□云象高形甲文岳字屢見作□又作□作□下即从古文山而上則象其高峻巉隅與丘形相邇蓋於山上更為丘山再

或重累之形正以形容其高許書古文亦即此字而變丫為八有類橫弓則失其本形矣」見名原上卷二十葉上

又曰「岳字作□或作□或作□攷說文山部嶽古文作□象高形此上从□□即象高形下从□即象形山字也殷都朝歌中岳嵩高正在畿內此岳殆即指嵩高與」見舉例上廿葉上

羅振玉曰「从羊从火殆即羔字卜辭又有作□者殆亦羔字」見增考中二十八葉叶上

商承祚曰「作□亦羔字人象羔頂」見類編四卷八葉上

葉玉森曰「孫氏釋岳較塙于羔義疑謂上从□□疑古文𦍌字象羊角形變以羊仍取其象角」又變从□似古文華字象華嶽殆由下从之□□□□

□並山字非火篆文从工子禾子岳工作□其上亦肖丫形蓋造字之始以大山角崎謂之岳也殷契鉤沈文按羅氏考釋無山字亦無一从山之字商氏類編僅錄一□字殆謂从山卜辭中水字屢見从水之字更不一見何以獨無山字及从山之字蓋羅氏謂山形之字並爲火學者亦靡然從之也予考卜辭火字未能指定从火之字如炎作炎閃作□山燓作□□光作□□□作□□與山形固有別也燓作□□與山形混其始猶必作小點以象火燄求別于山如燓焚熹等字可證久且習而忘之乃省去小點或逕作山形惟卜辭中固自有山字固自有从山之字如□甲、二、二六、三□前、五、十四、八似爲山之象形文非火也又卜辭地名如□前、六、卅四、四爲羊山合文□後、上、十五、六爲虎山合文□前、六、十六、一爲田游之地乃虤山合文□後、下、九、八、二爲求雨之地乃鼠山合文推之□藏、五、五、二、六爲□山合

文□殷虛卜辭一六三〇、爲鼎山合文□與□疑並象山形也中略以上所揭之山字及地名合文與从山之字似非鑿空之談則□之从山更無疑義卜辭中此字凡數十見無一飾火燄形之小點者且上半□□□□□等形亦無認爲从羊之理商氏類編復附□字于□字下更失之矣」見前釋一卷一三五葉上至一三六葉下

郭沫若曰「□字習見孫詒讓釋岳羅振玉釋羔今按此片中左辭作□右辭作□則□与□殊非一字必係同音釋岳釋羔均非也□字羅釋爲𣎵說文「𣎵兩刃臿也从木𦥑象形宋魏曰𣎵也釫或从金亏」段玉裁云「方言曰「臿宋魏間謂之鏵」𣎵鏵古今字也」……𣎵字亦作鏵吳越春秋「夫差夢兩鏵殖吾宮牆大宰嚭占之曰農夫就田夫耕也公孫聖占之曰越軍入吳國

伐宗廟掘社稷也」云應曰「米古文奇字作鍒」是則𡷨乃从山米省聲之字矣以聲求之當即華字之異惟在卜辭乃人名非必即是華山也」是卜通九三葉下至九四葉上

孫海波曰「从羊在火上烝羔之義說文从羊照省聲非」見文編四卷十四葉下

郭沫若又曰「𡶜字多見屢與河岳等同列于祀典孫詒讓釋岳羅振玉釋羔余釋爲華因𡶜字有與𡷨字通用之例故認爲从山𡷨聲以華字當之唯若華山偏在陝西離殷京過遠亦有未安今案从山𡷨聲或𡷨省聲釋爲岳字亦可通蓋以雙聲爲聲也字在此是動詞蓋假爲寧楚殆楚字之異疑即楚丘三門當即砥柱南單當即鹿臺」見釋考十五葉下七三片釋

文辭云「岳于楚　岳于三門　岳于南單」

金祖同曰「此昭明二字合文，从丰是假揚的音，揚陽古通而昭同揚都有一種發煌廣大的意思，下面从火，明也，昭明同陽大意思同，二字是从□一字演變來的」見殷虛卜辭講話十一葉上

楊樹達曰「羔即殷之始祖帝嚳，古音羔在豪部，告在覺部，二部音相近，又二字同屬見母，羔與告實一聲之轉」見甲文說卅二至卅三葉釋羔

唐蘭曰「古文字裡的山字作□或作□，火字作□，本已相近，□字後變做□□字後變做□和□，便易散亂，所以光字本作□或體作□从丘可證。集古遺文所錄戲氏鼎器甚多，戲字或从□□□或从□，卜辭都變成□□習見□字或作□，舊不識，由此知亦光字。從火的光而是字本作□象炮羊火上，變成□形，就誤為□岳字了。卜辭裡所

祀的「羔」即後世的「岳」見導論下五十七葉下

李旦丘曰「⿱羊山孫釋岳孫按孫說可信山嶋為山字決非大字羅振玉氏釋⿱羊山為羔大誤」見零拾廿九葉下

又曰「山既嶋為山字則从⿱羊从山之⿱羊山字決不得釋為羔應從孫釋岳」見同上四十葉下

丁山曰「⿱羊山字孫詒讓釋岳羅振玉則疑為羔字而⿱羊山之變也有作⿱羊山者有作⿱羊山者以字本从牛卜辭或易以羊例則⿱羊山與⿱羊山形既相近亦可讀為告告羔一聲之轉告岳古音同部以聲音論之岳羔固皆可轉為告則⿱羊山可讀告謂卜辭賓於告舉年於告告即帝俈俈即帝嚳可無疑也」按卜辭⿱羊山有三義「貞使人於⿱羊山」「⿱羊山讀為岳山名此一義也「丁丑𢓊求一于⿱羊山」此當為剋辭人名此二義也餘如「𢍰年于⿱羊山」「貞尞于⿱羊山」當如郭說釋為告

帝嚳為夔文亦可移。辭徵未見。由陳侯因資錞銘黃帝論五帝載集刊三本四分五三三葉

陳夢家曰「此字孫詒讓釋岳，羅振玉釋羔，郭沫若初釋[山羊]，後來又以為釋岳字亦可通；唐蘭以為當釋羔，後誤為岳；信從釋羔的更有許多的發揮，如胡光煒朱芳圃以羔為昌若的緩讀（集刊廿、一九一至一九三引），丁山楊樹達讀羔為嚳（集刊三·四·五九二、甲文說），聞一多說羔从照省聲，羔即照明（全集、II、五六五），同釋為羔字而可以解釋為岳、嚳、昌若、照明等等不同的結果，正表示對音法的不足信。籀此字分上下兩部，上部从[甲骨字形]、[甲骨字形]，是羊而不是羊；下部是山，卜辭的山和火不容易分別，混淆得很。大致說來，山應該是平底的，如筆架形；而一定不能有火焰之點。火應該是圓底的，如元寶形，應該有火焰之點，佚矣

七、有兩條對貞的卜辭「貞隹𢆶𡴂令 貞允隹𢆶𡴂令」可證山之字底畫可以如此可以如彼本不嚴格的因此之故我們只能把一切無火焰之點的認作山字而不以為火字𡴂字可以省去其下部如「又伐𦍌」甲、二六六、上六、二一、十三、參「又伐上甲奴𡴂目𦍌𡴂」甲、七八八 二、一五九 綴 後者所祭是𡴂昌𡴂丰卜辭㝬名有省去其形符山水女等的如帚妌一作帚井因此我們以為𡴂應讀為𦍌即楚姓之𦍌廣韻紙部作綿婢切與敉弭瀰等字同音 清報十三、四六、 卜辭云「己亥卜田𡴂賁土犬𡴂犬河犬𡴂犬」粹、二三、 容庚卜辭研究采土為相土之說並依殷本紀順序定𡴂為昌若河為曹圉𡴂為冥于省吾據此以河為根圉的合音以𡴂以大𦍌聲」與冥音近故以𡴂為冥」駢枝 Ⅲ、九、 這樣的排定完全肯定了殷本紀的順序並以此一條而肯定但是不按照這順序的卜辭還是有的而

前甲七八八、掇二、一五九、□羊並舉甲三六一〇□羊並舉可知其分別」綜述三五八葉

于省吾曰「栔文丂眾𡵂習見或單辭或連文並爲殷之先公名舊說對於丂𡵂二字之辨伊頗爲紛歧茲分析點畫究其體察其音讀並依據栔文所比列之先公次敘以考定其所當之先公條述於左一、丂字之演變從略（此段從略見十一卷丂字條）二、𡵂字之形音　𡵂字作□□□□□□□等形孫詒讓釋岳羅振玉釋羔葉玉森從孫說郭沫若謂□乃从山羊省聲當即𡵂字之異構釋岳釋羔釋𡵂均不確葉謂□字上不从羊又謂又伐二字下之□爲人名頗具卓識惟謂□字下不从火亦有可議古文火與山形近每無別如光字作□上从火亦無火跡之小點不得謂𡵂下之必从山也𡵂字

上从[字形][字形]為正體[字形][字形][字形]為繁畫[字形]為省體[字形][字形]亦為省體而其字決非从羊从芈可省作[字形][字形]而栔文羊字從無作[字形][字形]者以是明之新三五八、「戊戌卜又伐[字形]□未卜又伐[字形]」董作賓釋[字形]為芈是也惟謂芈為國名誤矣栔文言伐某國無言又伐者[字形]當為英之省文又伐芈即又伐于芈中間有若介詞又讀侑伐謂殺牲中略說文「芈羊鳴也从羊象聲气上出與牟同意」按芈字即[字形][字形]形之所孳變栔文英字後世字書所無雖與岳黑形近究有不同以六書之義揆之當為从大芈聲之字因英字有省作芈者尤可為非岳之證三以栔文所比列之先公次敘考之河當為曹圉英當為冥　栔文河與英或單辭或連文或與數世先公並祭其甲骨一版分為數段每段祇列一世先公有以上下左右之參互其次敘每難於尋繹

其數世先公同列於一段，雖有省略一二世或數世者，而其次敘井然從不錯。讀粹二三：己亥卜，田㳄求土犬、岳犬、河犬、夒□犬。土即相土，容庚謂岳即昌若，若作𡳿與岳形近而譌；枼河即曹圉；夒即冥；殷之世系在王亥之前，由冥以上溯，相土祇有此四世，契文所列適相符合。粹二十：于岳知于亳土，御郭沫若云：亳土自為亳社，凡卜辭所祀之土，王國維均說為相土，以此例之，殊未見其然。按此版係分段而卜，雖不能謂亳土之必為相土，而亦不能謂凡稱土者之均為亳土也。且土、岳、河、夒同列於一段之中，則土之為相土較然明矣。余所藏殷契拓存有岳、河、夒三字連文，粹五六：癸子巫罗土、河、夒，土下不列岳，則有𡴁昌若一世。前七、五、二：戊午卜，方貞，彫奉年于夒、河、岳，此為由後世以上溯先王世之例，夒為冥，河為曹圉，王國維

其考證猶有待於將來之訂補然已不似前此之混沌漫無端緒也」見駢三第七至十一葉釋岳

屈翼鵬曰「在甲骨文裡岳字是很常見的字形變化很多而最常見的則是□□兩個形狀最早解釋這個字的是孫詒讓他把它釋作岳並且疑心它就是嵩高後來研究甲骨文的人異說紛紜大別之可分為以下數派一、贊成孫詒讓之說認為是岳字的有葉玉森李旦丘和董彥堂先生而董先生以為岳就是山古人認為山岳是有神靈的所以祭它二、釋作羔字的有羅振玉王國維商承祚楊樹達容庚王襄胡光煒朱芳圃孫海波丁山諸人其中王國維以為是人名胡光煒朱芳圃都以為是昌若楊樹達丁山都以為是帝嚳三、唐蘭釋作羔認為卜辭裡所祀的羔即後

燹从丫是丫之省从屮是屮之省而从屮屮等形之象山峯疊出的樣子是一望而知的㠩字不是羔字單就它的上半來說已經可以確定其次再看它的下邊的偏旁甲骨文裏的山字和火字很難分別從形狀上看作山形的像山作火形的像火從甲骨文字中从山和从火的字看來从山的字山字多半作山也有少數的字作火从火的字火字多半作火但也有少數的字作山在甲骨文時代一般人們似乎也感於山火二字不易分辨於是从火的字有時加上幾個小點表示火星之爆散像焚字作焚熹字作熹便是顯明的例子㠩字下邊的山字固然也有時作火但从山的畢竟佔絕大多數从火的則佔少數而且絕沒有一個有小點的可知㠩字下邊所从的是山而不是火把兩個偏旁合成一個㠩字它正像層

峯疊嶂山上復有山的樣子作𡶳形的又像山上有樹樹外又有高峯的樣子它是一座高山已從字形上表示出來少數的省體和變體雖然不能都表現出這種意思來但它們省變的形迹都是可以推尋的再從說文所引的岳字的古文作𡶳看來孫詒讓把𡶳釋作岳字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其次我們再看岳字在甲骨文中的意義武丁時有一個貞人名子叫做岳在骨臼的紀事刻辭裏常常見到他的簽名例多不勝枚舉可是他擔任貞卜的記載只有殷虛文字丙編九四版中的一辭「癸酉卜岳貞出來自西八月」在武丁時的骨臼刻辭中簽名的人都是貞人從而知道擔任貞卜的岳和在骨臼簽名的岳當是一人然後我們再看除了貞人岳以外的岳是什麼(一)它是求年求禾的對象據綜述三四九葉的統計向岳求禾求年的卜辭在可見的資料中共有二

中三次（也許不很正確可能有遺漏的）殷人求年求禾的對象很多岳河土（社）之外還有許多祖先但甲骨文中關於求年求禾的對象見得最多的是河（三十次）岳則佔第二位（二）它是求雨的對象求雨的對象也有很多但向岳求雨的紀錄粗略的估計一下在全部甲骨文書籍中約有十六七條左右（重見的未計入）和其他求雨的對象比起來它這數字佔最高的記錄另外還有在本辭中只說祭岳沒說明為什麼祭它但由於同版中他辭的互證也可以知道很可能是為了求雨的如「貞今丙辰其雨　貞隹般乎取　貞出于岳」以上三辭同見於殷契遺珠一四四版三辭同版而且相連由於第一辭問丙辰是否下雨推知般之「乎取岳之出」很可能是為了求雨又有在字面上看雖然是說求年但和同版中的他辭互證之後知道求年實際上

就是求雨的如「貞帝令雨弗其足年　貞求年于岳　帝令雨足年」三辭同見于前一、五十、一、又卜通三六三、三辭相連由於上下兩辭的互證可知中間的「求年于岳」實際上也是求雨（從甲骨文的材料看下雨雖由帝主使但並不由帝執行其執行者則為岳河等所以只說帝令雨不令雨而不說帝求雨）而且在此方荒年的成因多半是為了旱的緣故這種辭實也可以替甲骨文作注腳即使這些可能是求雨的材料不算單憑那十六七條的紀錄也就可以證明岳是求雨的最重要的對象了(三)它可以作祟如「隹岳卷雨」粹七九二、「壬申卜貞岳卷年」河南安陽遺寶圖版三第一片「隹岳卷禾」續一、四九、六「丙申卜岳隹又卷」粹六一、「庚戌卜卷貞岳卷我」乙、五二七「庚戌卜卷貞岳不卷我」同上在上舉的這些被卷的事物中卷雨是比較常見的至于「文卷」和「卷我」等語我們雖然不知道是什麼災害但也有卷雨卷年卷禾

的可能(四)它還可以寧雨這類的材料雖然不多但這一意義是很可以證明的如「癸酉卜貞寧雨于岳由囚」前五、十八三、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岳是求雨的最重要的對象它掌握着雨權自然也就可以「寧雨」(息)了岳有上述的許多威力所以它所受的祭祀是隆重的照祭祀的種類說它受到㞢燎酒取帝等祭典它受燎祭的機會比任何神祇祖先都多祭岳時所用的牲至少是「燎…三小宰卯三宰」前七、二六、一多則到「口豕三宰卯九牛」庫方二四四、「或燎五宰五牛」拾三、三由此我們可以意識到岳決不是一個平凡的物事那麼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一)它不是活人也不是虛無縹渺的神靈或鬼怪它是地名或山川因為在甲骨文裏常有往岳或使人于岳的記載「庚子卜貞往燎岳」藏、一七四、四「□口卜其往于岳叀三犬宰」沐園藏骨錄述業三五九

引「貞勿使人于岳」藏二、三、一「貞使人于岳」前一、五、十、六「貞勿使人于岳」上同綜述八三五說「卜辭有往于某使人于某之例某常為地名」又說「由粹三六「使人于河」下系以沈羊之事」天、四十哈同知使人于某指往某處致祭」業三五九而往于岳也是到岳那地方致祭從上面所舉的兩個例子看來是很明顯的(二)它常和河𧟹土社𡆥等同時被祭而尤以和河互祭或對舉的次數為多如「岳眔河酒王受又」後上、廿、十「癸巳卜既燎于河于岳」粹三三「戊申卜先酒岳燎雨丝用由河先酒」甲編五、二七「☐其求禾于岳☐十口于河」甲續七、九一「口河取岳取岳」前五、四四、三「戊午卜賓貞求年于岳河夒」前七、五、六「乙亥卜田㳄燎土犬𡆥犬河犬岳口」粹二、三岳河同是求年求雨的重要對象他兩個真是門當戶對所以就經常牠做搭檔了(三)它是有石頭的東西「丁亥卜☐岳石㞢从雨」前四、五、三、四「貞☐岳

石出从雨戊戌雨」同上「口午卜口貞取岳石」鐵一四一、一 從上述(一)(二)(三)三點看來它是一座山而且不是一座平凡的山似乎是沒有疑義的現在要問山究竟是不是求雨的對象而且它會不會作祟呢我們試看下列的文獻「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春秋內諫篇上這說明了山可以造雨也是求雨的對象而且在此文獻中是山河並舉也正和甲骨文的材料所表現的一樣那麼岳到底是什麼山呢我們由上文知道春秋末葉以前沒有五岳之說國語和左傳裡雖然有四岳之名但不是後人心目中的四岳可知甲骨文中的岳不是五岳也不是後人心目中的四岳單一個岳字在古代是兩座山的專名一是岍山一

是太岳而太岳之叫做岳遠在岍山叫做岳之前再從形勢上看岍山既不高又遠在今甘陝之交距殷的都城絕遠而太岳的高度在兩千五百公尺以上大河南北沒有更高過它的山而且在殷人「景員維河」（商頌玄鳥語）的疆域之內可知甲骨文中之岳就是太岳山」見岳義稽古清華學報二卷一期六二至六七葉

朱芳圃曰「[glyph]上[glyph]當為鈇之初文說文「鈇，鉞鍘也」用鈇挾草以炮於火之意也」見新中華復刊五、四、（定按此據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所引節錄）

聞一多曰「或問羔從羊何所取義曰字本不從羊从…當分為二上从[glyph]與凵同意象火燄剡上之形下屮即草全字隸定之可作𤎫若烄燒草之光不能大明故照之為明本訓小明……[glyph]之譌體既易誤認為羊[glyph]照之音讀復与

姚同故字遂譌爲羔而義則訓爲小羊也」見聞氏全集二釋羔定於此余亦據爲邦男氏殷墟卜辭研究二二五葉所引節錄

按說文「嶽東岱南靃西華北恆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从山獄聲𡵕古文象高形」篆文爲後起形聲字古文則象形字也契文諸體與許書古文略同並象層巒疊嶂山外有山之形孫氏釋岳本極允當而諸家各逞臆說以相比傅終至異說紛起莫可究詰至屈氏之文出於岳之字形辭例論列明白了無疑義惟屈氏謂𡴀下兩斜畫乃象山上有樹則似有可商蓋樹之於山不過滄海一粟文字既非圖畫不宜泥此象之古文衍變一二筆畫之增損不盡有義可尋也紛紜衆說皆可以無辨矣卜辭河岳爲實有之山川在古人心目中名山大川各有神祇主之此於各種宗教思想中不乏其例殷人於以求年祈雨卜出問吉凶亦無足怪也或者

以殷之先公說之以求比傳於殷本紀形疑音似多見其紛紜自擾耳並卜辭之岳是否太岳雖亦無確據然終無礙於此字之釋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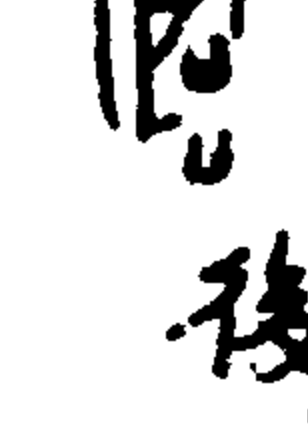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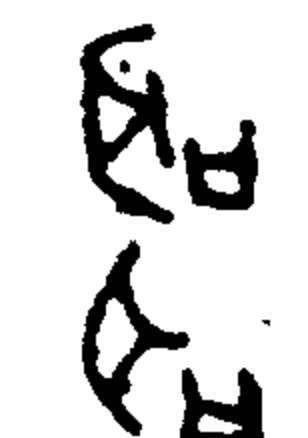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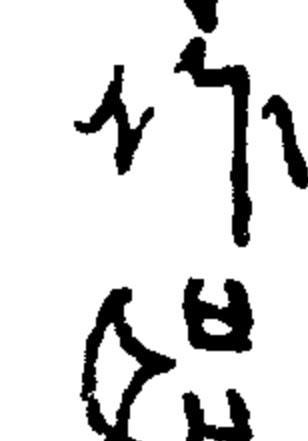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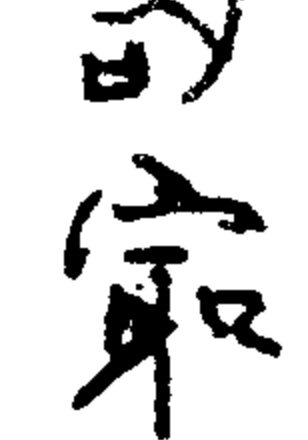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九

嵒

嵒 前、七、七、二、嵒 簠徵、地望、三十、嵒 新、三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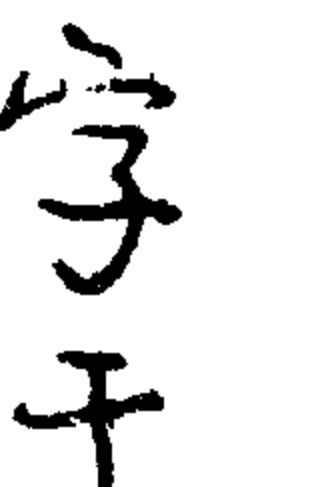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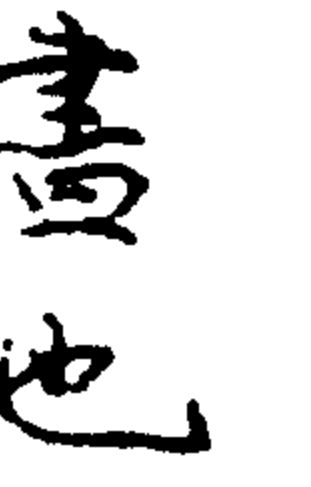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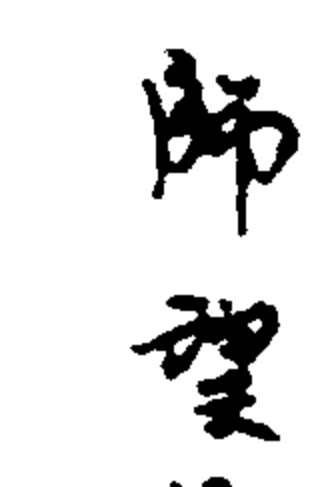
羅振玉釋嵒無說見增考中五十八葉上

按說文「嵒山巖也从山品讀若吟」栔文从山之字多作山若山此外从山若山與篆隸之體相近第二文與小篆嵒字全同姑从羅釋收之於此辭云「口三口嵒毋屯女 小臣中示」其義不明

庭

□菁三、一　□藏一二七、二　□前六、二九、六　□後上、十二、一　□佚、九九四、□粹二八一　□粹五四一　□鄴三下、四一、六、

郭沫若曰「□以卜辭例之當是廳字之異从宀耴聲耴魏石經尚書古文以為聽字（無逸篇「此厥不聽」古文作㖷）案古聽聲聖乃一字其字即作耴从口耳會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為聲其得聲之動作則為聽聖聲聽均後起之字也，聖从耴壬聲僅於耴之初文附以聲符而已左傳聖姜公穀作聲姜知聲聖為古今字後乃引申為賢聖字三字遂分化矣聽聖聲與廳同耕部故知此从耴聲之宀當是廳字」見卜通一三七葉上

于省吾曰「契文耴字作□□□亦作□□□宀字作□□亦作□□等五森疑耴聑即殷先公昭明謂後人譌讀其字為昭或為明又合稱為昭明耳

集釋、六心九、吳其昌謂𠮛者蓋亦殷代一先公之名解詁六續七三八郭沫若云定桉前見引以畧桉葉吳二氏說並誤郭謂古聽聲聖乃一字耶从口耳會意是也惟謂當是貞字之異亦誤耶亦作聑从二口與从一口同古文有繁省耳魏三體石經書無逸「此厥不聽」古文聽作𦗟古文四聲韻下平十八青引義雲章聽作𦗟是以耶為聽也又去聲四十七勁引古老子聖作𦔻是以耶為聖也又下平十七清引華嶽碑聲作𦖋是以聑為聲也金文聖字早期作耶晚期加𡈼為聲符作聖此以形證之知古聽聖聲之本作耶聑也禮記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以聽本或作以聖」秦泰山刻石「皇帝躬聽」史記秦本紀「聽」作「聖」墨子經說下「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聲應讀作聖詳墨子新證荀子富國「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聲應讀作聖詳荀子新證漢書古

今人表「衛聲公」史記衛康叔世家索隱作「聖公」白虎通聖人「聖者聲也」此以載籍證之知古聽聖聲之通用也契文聲字僅一見粹一二二五有聲字上已殘應補作聲以耳殸聲即古聲字契文𦔻字用法有二𦔻與聽用法有别茲分述於下一、𦔻為聽聞之聽 後下三十、十八「方亡𦔻」言方國無所聽聞謂某方已逃竄故云無聽讀一、一三、五「吕方亡聞」聽聞義同藏二、三「歸其亡𦔻」亡聽與有聽語有反正耳一、𦔻為聽治之聽 書大傳周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書洪範「四曰聽」疏「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注「聽平治也」荀子王霸「要百事之聽」注「聽治也」王制「聽之繩也」注「聽聽政也」是古謂聽為議獄為平治為聽政均聽治之義也前六、五四、七「王𦔻」言王聽治也戩四五、九「王𦔻不佳（隹）」因契文言因

與易言咎同。言王聽不隹咎也。戩四五、十「王耵隹㞢壱」言有壱則不利於聽治也。柏、一九「王聑不隹于唐壱」言王之聽治唐不壱王也。殷王之動作無事不卜，況臨朝聽治之大事，豈能無所貞卜乎。一、宧為廷庭之初文。宧省作耵。宧从宀耵聲，耵古聽字，聽从壬聲，乃後世所加之聲符。與廷庭之从壬聲之符同。聽與廷庭為雙聲疊韻字。金文有廷無庭，庭後起字。說文「廷，朝中也。」「庭，宮中也。」乃後世分別之文。金文廷作𢌬廷，乃宧之偽字。按文宧从宀者，以宗廟之廣廷謂太室。太室中央在重屋之下也。太室中央謂之廷。說詳明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余所藏安陽出土契墨本有辭云「乙子王曰陾文武帝乙俎才㽗大宧。」宧作𡪁𡪁，从广與从宀一也。後上、十二、一「□㽗宧□其令雷係在㽗之廟廷」有所發令也。大宧即大廷。盂鼎

二有大廷。大廷謂宗廟太室之廣廷。逸周書大匡「朝于大庭」，謂明堂之大庭也。古者各封國皆有宗廟，宗廟皆有太室。金文言王在某地或某國而格于大室者習見。佚、九九四「才廳」，言在廷也。前、六、一二、六「癸于聽」，聽者廳之省。知其為省者，契文聽聞、聽治之聽，從不作廳也。錄、五五五「兄(祝)于」，寧、一、二六、五「于聽口(祊)令」，聽亦廳之省，祊同閍。爾雅釋宮「閍謂之門」，言于廷之閍門施令也。庫、一〇〇二「于廳門凡尋」，龠廳門猶廳閍也。粹、二八一「口小乙于廳」，當謂祭小乙于廷也。粹、五四一「弜鄉廳鬻隩必」，廷與必為對文，必即宓，言弗饗于廷而鬻隩于宓也。廷謂太室中央，宓謂室內也。鄴、三下、四一、六「其啓廳西戶兄(祝)于口口」。余所藏明氏墨本有辭云「其啓廳西戶兄(祝)于匕辛」。書金縢「啓籥見書」，啓謂開也。言開太室之西戶以祝於匕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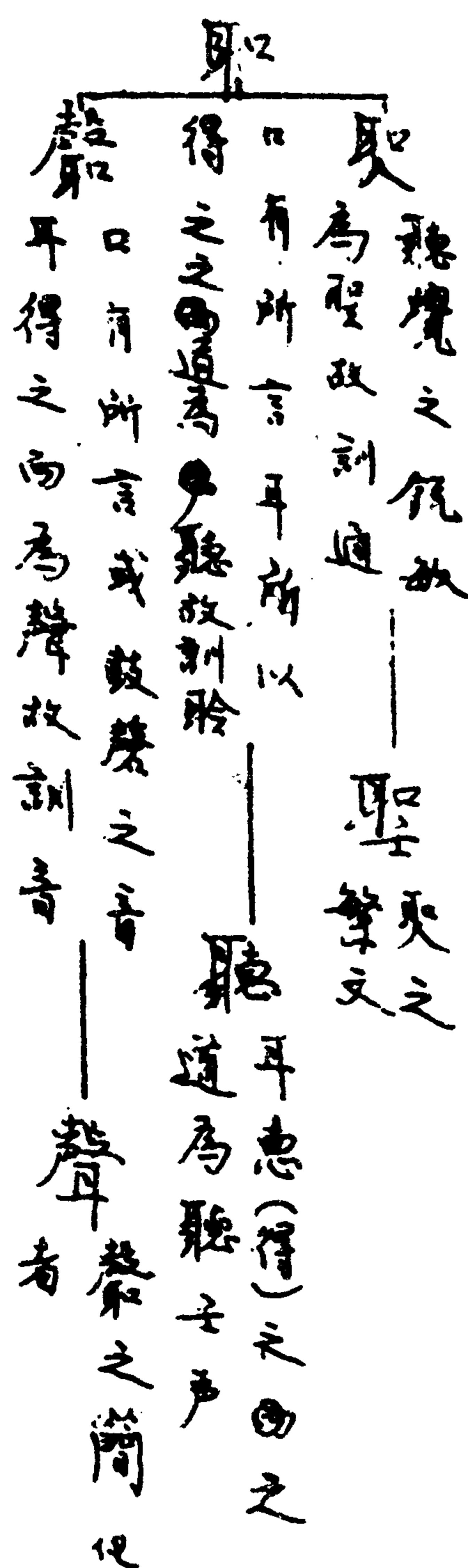
綜之⿰耳口古聽字⿱宀⿰耳口古廷字契文以⿰耳口爲聽聞聽治之聽以⿱宀⿰耳口爲廣廷之廷亦省作⿰耳口周人假廷爲⿱宀⿰耳口廷行而⿱宀⿰耳口廢矣」見駢三第十九至廿葉釋⿰耳口⿱宀⿰耳口

陳夢家曰「⿱宀⿰耳口字于省吾以爲即宮庭之庭或廷其說近是卜辭从宀金文从广⿱宀⿰耳口爲祀祭之所亦是饗宴之所」見綜述四七八葉

按說文「庭宮中也从广廷聲」又「廷朝中也从廴壬聲」契文作⿱宀⿰耳口从宀⿰耳口聽聲于氏釋庭是也然其說猶有未盡按从宀从广一也于氏固已言之然則此字从广聽聲正今之廳字耳廳字許書偶佚雷浚說文外編卷十四廳字條云「說文無廳字高部『高小堂也从高省冋聲』或从頃作廎』去潁切似即廳字而隸辨卷二引曹全碑『廓廣聽事』云『漢魏皆作聽六朝以來乃始加广』」雷氏以高當廳字是不知古本有⿱宀⿰耳口廳字許書偶佚耳高廎之與廳音義並近謂爲方俗殊語

則可謂竟是一字則過矣隸釋引曹全碑文𦖋以聽為廳猶卜辭假耴為𠨌猶存古意惟隸釋謂「六朝以來乃始加广」亦非殷商之世固已有𠨌字矣說文既無廳字于釋乃以庭字當之亦是惟謂庭廷乃後世分別之文似亦未安金文廷作𢌳乚象廷之庭廓壬是其聲庭从广从廷廷亦聲宀广象交覆深屋之形是則庭廷之別在有屋無屋之分今北平遜清故宮諸大殿其前皆有廣場蓋沿古制廣場蓋即廷也庭則殿上耳許云朝中宮中本不誤非後世強為區分也契文有庭與廷全文有廷無庭二者音同義近古或通用然謂二者竟是一事似亦稍有未盡也至聖字从壬郭于兩氏均謂取以為聲亦誤克鼎聖作𦔻他器作𦔻師望鼎作𦔻齊鎛从𠆢从壬皆由𠆢所衍變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已言之蓋耴从口从耳會意是耳得之而為聲今字以殸殸為聲之本字是亦以殳聲聲互得之而為聲之意于氏所舉契文作聲从殸復从

口於形已複此蓋文字衍變之初之混淆既多聲則聲字去口也得聲之動作則為聽得聲官能之敏銳則為聖聖明猶聰明耳引申始有賢聖之義聖字从人者以聽主於耳故於耳之字形特加人字以爲强調又後人變爲壬其音適與聽聖諸字相近遂謂从壬聲耳此三字之衍化當如下表

- 𦔻
  - 聖 聽覺之銳敏為聖故訓通 —— 聖 聖之繁文
  - 口有所言耳所以得之之謂通為聽故訓聆 —— 聽 耳悳（得）之謂之通為聽壬声
  - 聲 口有所言或鼓磬之音耳得之而為聲故訓音 —— 聲 磬之簡化者

凡上所論部分當於聽下（卷十二）詳之以于氏之文乃合論𦔻聲二字分錄二處難免割裂故併錄之於此並申論其義

廣

[甲骨字形] 藏、八四、二、 [甲骨字形] 前、六、三一、四、 [甲骨字形] 菁、五、一

郭沫若曰「此乃从宀黃聲之字即廣字之異」見朱芳圃文字編補遺十五葉上引朱書未注明出處原見卜通一五八葉上

按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黃聲」郭氏金文叢攷一八〇至一九二葉金文餘釋有釋黃一文說者黃之形制甚詳審可从郭謂契文[甲骨字形]即黃字此从宀黃聲宀與广同當即廣字辭云「貞廣不死」前、六、三一、四「己卯𠀠（此字下半漫漶不明）子廣六媰冘十」菁、一、二「貞勿口廣于母庚」藏、八四、一、人名

〔補〕商承祚曰「案此字頗似近書之寅字」見類編待問編六卷五葉下

厂

厂 乙、三二一二、厂 掇、三八五、

金祥恒續文編九卷六葉下收此作厂無說按說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厈籀文从干」卜辭从石之字契文多从厂此當即石之古文許書以為厈之篆文今姑从金說收之於此散盤作厂辭云「登于厂源」餘器均作厈趞尊厈趞卣厈麥卣卜辭云「己亥卜內貞王出厂在鹿北東作邑于之」乙、三二一二、厂字義未詳

⿸厂口

六七八

⿸厂口藏、一〇四、三、⿸厂口藏、一三七、一、⿸厂口甲、一、二五十二、⿸厂口乙、二一三〇、⿸厂口乙、四

孫海波文編九卷六葉下收此作石無說

按說文「石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契文皆从口古文偏旁口口每無別此字从口

無義書者任意為之耳辭云「貞戌㞢石」藏、一〇四三、「貞戌㞢石一牛」甲、一、二五十二、與它辭

「乙亥卜内貞王㞢⿸厂口在鹿北東作邑于之」乙、三二一二、均偁「㞢石𢦏」「㞢厂」辭例同足

證⿸厂口⿸厂口一字並小篆孳乳為二義近音殊矣它辭又云「貞在𠂤石人　在不其

𠂤石口」乙、四六九三、「癸巳卜石亡禍」乙、四六七八、石為方國之偁它辭多言「御石」與前言「㞢

石」義並未詳金文作⿸厂口乙侯簋⿸厂口鄭子石鼎⿸厂口鐘伯鼎亦从口

磬

□餘、十六、一 □前、六、四三、五 □前、六、四三、六 □前、六、四三、七 □前、六、四四、一 □前、四、卅、五 □前、七、四、二、一 □戩、十、一 □佚、七一九 □新、一五七八 □元嘉、八六、又續存、七四六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磬』从石象縣虡之形。籀文省作殸，古文作硜。卜辭諸字从□象虡飾，□象磬，□持□所以擊之，形意已具。其从石者乃後人所加，重複甚矣。」見增考中四十葉上

王國維曰「說文解字石部『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殳，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殸』籀文省。案殷虛卜辭磬作□，與籀文略同。□即說文屮字，許云『屮，岸上見也。』實則屮象磬飾，□象縣磬，與壴（定按即壴字）同意。□與殸與鼓同意。」見古籀疏證二十七葉下 靜安先生遺書十七冊

又曰「从石上加飾象磬之形又殳以擊之與鼓同意此爲地名」見𢦔考廿三葉上

王襄曰「古磬字有石象擊磬之形」見簠考天象十三葉下

胡厚宣隸定𠬝字作破釋爲磬無說見商史論叢四集一冊四十七葉

按說文「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殳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殸籀文省𥕛古文从巠」契文與籀文同羅王國維兩氏之說是也王襄氏謂「有石」失之卜辭言「田殸」言「在殸京」地名元嘉八六之「勿往逐破京其弗禽」亦破地名胡氏釋殸當是但有縣虡之飾耳許書古文从石巠聲

⿰石耳

乙、四五〇六

从石从耳說文所無

⿰石火

一、珠、四七九、掇、一、一四、續存、一八六五、新、二六七四、乙、五三二

从石从火說文所無

砋

東方、S、一一、

从石从止說文所無

⿰石言

甲編、三〇八〇

从石从言說文所無

前二、七、四　前二、八、三　前二、二八、五　後、上、十九、六　甲二、二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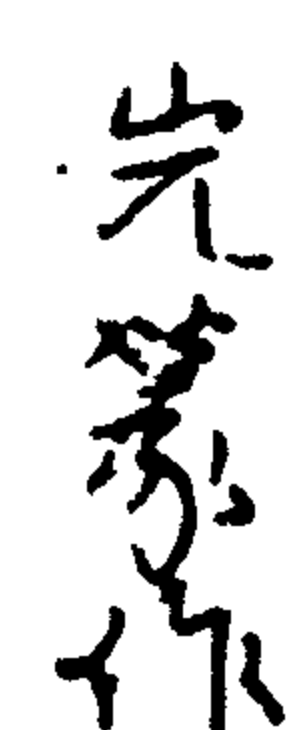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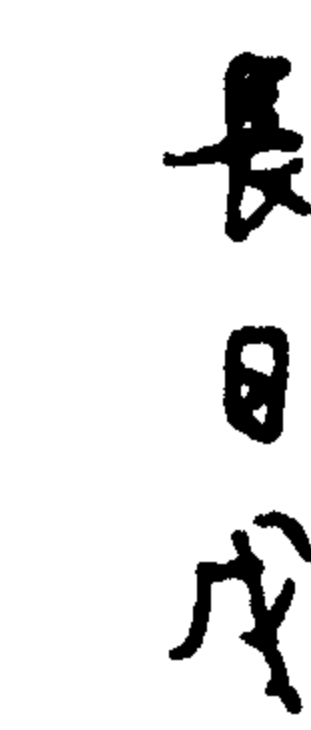
甲編、二四五七　乙、六五五五　乙、六五八八　戩、七五、一

余永梁曰「按此長字與說文古文及六國鉨文最近說文長久遠也从兀从匕亡聲兀者高遠意也久者變化亡者到亡也𠑓古文長𠑹亦古文長鉨文長字作𠑓𠑓𠑓與古文同長實象人髮長貌引申為長久之義長部肆或从髟即長為髮長之明證許君所解皆望文生訓非朔誼也」見殷虛文字考續考

商承祚曰「此字與說文解字長之古文作𠑓𠑹二形相近古鉨亦多如此作」見類編卷九第五葉下

葉玉森曰「按𠑓之異體作𠑓𠑓余氏謂上象髮長形至塙髮長之人則年長

故先哲制長字與老字構造法同譌變作𠂆則髮形晦矣」見前釋卷二第十六葉上

胡厚宣曰「甲骨文言『風曰𡵂（定按胡氏隸定為先見同文弟六葉非字）』先即微，堯典言『鳥獸希革』，希微義近」見四方風名考證商史論叢初集二冊

楊樹達曰「□先字當讀為豈（胡讀為微）即詩經尔疋之凱風，淮南呂覽高注之愷風，凱風也」見甲文說五十六葉

按說文「長，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亾聲，𠂆者倒亡也。兲古文長，𠂡亦古文長」許說支離附會，自非朔誼，今氏說此是也。篆从匕者乃由契文一體作手扶杖形者所譌變，契文𣐺字篆亦从匕可證号葉

謂引申為年長，非是。令長之長，許君舉以說假借，是也。髮之長短，體性各

異未必年長者即髮長也此字本義為髮長引申為凡長之偁胡氏釋先先篆作□上下離析為二與此異楊氏讀為豈亦未安金文作□舀長鼎□長日戊鼎□廿年距得与隸體近□庚長畫戈从止古文人形之字每多增止□長陽匜全氏續文編九卷八葉長下並收□□二形作長非是佚考七七葉上商氏云□為人名象首有長髮金文□子作父辛鼎之□象髮左右分与此當是一字或即金氏所本惟商氏亦未釋此為長僅說字形耳

□

□藏一一四、□藏三七四、□藏六三、三□藏八八、三□前一十六、四□前一、五一、二□前四二六、六□後上九、八□後下十六、一□菁十一、二一、□甲一一、十二□甲二二十七、七□戩十三、六

胡小石先生曰「□或作□，余緣文義釋為勿。霸勿伐之勿在卜辭與□異字。□為物之省，其義為雜色牛」見甲骨文例下卷二七葉上

董彥堂先生曰「勿與不弗亡等字略同，皆有否定及禁止之義」見朱芳圃文字編九卷五葉下引，亦見佚存三二葉上。

唐蘭寫作弓，無說，見天壤文釋二六葉二一片內

徐協貞釋弓，見殷契通釋一卷四葉，謂西方名

郭沫若曰「勿乃笏之初文，古人于笏上書事以備忘，字正象其形」見粹考

三葉下又六六葉上

屈翼鵬曰「𢒆當是勿字疑習書者所刻故筆畫多所譌變」見甲釋二一三葉

按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𣃦勿或从㫃」栔文勿字不類柄有三游之象即篆文之勿亦殊不類曲柄者古謂之曲旃即說文之旃不謂之勿漢書田蚡傳「前堂羅鐘鼓列曲旃」是也此義蓋當以物為本字勿則借字也宜勿之本義郭說為近之卜辭勿字皆假為語詞胡董兩先生之說是也餘詳前二卷犂字條下請參看前於犂字條下謂勿之本義當以許書為正之說為正」今贖思之似以郭說為長並存之以俟高明

金文勿作𢒆与勿犂初文之字混說見前犂字條下

易

□前、四、三、四、□前、四、十、二、□前、五、十、一、六、□前、七、十、四、一、□後、下、十九、五、□甲編、四五六、□佚、五〇九、

商承祚曰「按郘子宙作□與此同」見朱芳圃文字編九卷五葉下引佚考七十葉上但隸定此字作易無說

葉玉森曰「□易白伯僕以此四字不可解」見前釋四卷四葉上亦隸定作易無說

按說文「易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眾兒」眾說無隙許君蓋亦不知其本義也段氏以為「陰陽正字」契文从日在丁此疑古柯字可之異體可上象日初昇之形段說近之卜辭為方國之名僕則易伯之私名也以謂易伯以時王若他人同行也金文作□易市盤□宅簋□嘉子易伯簠□𤔲市鼎□沇兒鐘□易兒鼎與契文近或亦作□易鼎□同簋

号粉子貞令氣為揚号敄簋号趙曹簋与契文同

□

□藏、一九一、一　□藏、二〇〇、三　□拾、七、十五、□後、下三八、八、□乙、七七四六、□續五、二〇、四、按此片與藏、一九一、一片重出金氏續文編誤摹原影本作□

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九卷十葉上收此作而無說

鮑鼎釋「於」云「於葉釋而」見藏龜一九一葉上附鮑氏釋文

葉玉森曰「□為雨之別構」見拾考十七葉上

唐蘭曰「□舊不識余謂是而字作□者即□之變說文「而頰毛也」見天壤文釋五十八葉下

按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契文正象頤下毛三字以數氏說之形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辭云「貞王勿隹而白□伐　貞王叀而白□以入甶从伐口方」乙、二四八九「巳己未卜雀隻獲虎弗隻一月在而」九、八十、而國名伯□

豕

□藏、十四、二、□藏、六二、一、□藏、一二五、一、□藏、一五〇、二、□拾、八、十四、□前、一、二四、三、□前、四、二七、四、□前、八、十四、三、□後、上、二二、三、□後、下、一、四、□後、下、三九、八、□後、下、四十、十三、□後、下、四一、九、□菁、九、二、□甲、一、七、十六、□戩、四、二、□甲編、二九二八、□粹、一二〇、□粹、一五八四、

羅振玉曰「豕與犬之形象其或左或右卜辭中凡象形字弟肖其形使人一見可別不拘拘於筆畫間也有从彡者象剛鬣或腹下加/未知何義」見增考中二十八葉上

屈翼鵬曰「□字隸定之當作豖按集韻有豖字云『同豕』說文豖云『豕絆足行豖豖也』說文之義雖與卜辭豖字之義未合而集韻之有豖字要必有所本疑豖乃豕之一種說文失收後世遂誤以為與豕同字也」見甲釋二五葉一五九

㣇 釋文

按說文「㣇，𧰨也，竭其尾故謂之㣇，象毛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按今世字誤以㣇為彖，以彖為彖，何以明之？為啄琢以㣇，蠡以彖，皆取其聲，以是明之。（今按「按」至「之」三十三字从段注改）「□古文」。契文象豕碩腹竭尾之形，或並其剛鬣象之。正許氏所謂「豕毛足」之毛，段氏以為彡字，說有可商。契文馬字亦多象其鬣，固不能謂是彡字也。其作□者當以聞一多氏之說釋㣇（說見下），非豕。字也。金文作□（戊辰簋）□□（函皇父簋）。其作□者當以唐蘭說釋豭（見下）。□□二字羅氏並釋㣇字，非是。

豭

□藏、二四六、三、□前、三、二九、三、□乙、八七三四、□天、四九、

唐蘭曰「□字卜辭習見，舊釋為豕字，或作□作□，亦釋豕（孫詒讓甲骨文編九、九）。其變為□，則釋為牡，或从豕矣（殷虛書契考釋三、四，甲骨文編二、五）。余按諸釋並誤。□當象牡豕之形，故並繪其勢，□則作書之時小變其法，故勢不連綴於小腹，丨又變為丄（即士字），勢則為㸬。牡豕為豭，故□當為豭之本字（凡羅振玉所謂牝牡牢牧等字或从羊豕犬之類者均誤）。說文『□，豕也。从彑，下象其足，讀若瑕』，朱駿聲云『當為豭之古文』（通訓定聲豫部），其說極允。蓋□之變為㸬，即得轉為□，然則□即□形之變，而說文僅云『豕也』，下象其足，已失其義。豭則後起之形聲字，遂獨專牡豕之義矣。說文家字從豭省聲，段玉裁疑之，謂『此篆學者但見從豕而已，從豕之字多矣，安見其為豭省耶？何以不從段而紆回至此耶？』因謂家為豕之居

爲羅氏牡或羊犬豕說之佐證惟定辭又云「乙未卜御于妣辛叀𧱏叀羊」（乙、五三二八、）則前辭之「叀𧱏羊」者當仍是「叀𧱏叀羊」之漏刻「叀」字者（同叀多對貞之辭）非牝牡牢牧之字可以犬豕牛羊任作也

豢

豢 餘、六、一、 藏 前、六、四七、八、 豢 續、五、八、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豢以穀圈養豕也。从豕舜聲。』此从𠬞从豕以穀飼豕故从𠬞豕腹有子象孕豕也。樂記注『以穀食犬豕曰豢。』月令注『養犬豕曰豢。』故卜辭或从犬作㹅此字殆即豢字初从収豕収犬乃會意字許云从豕舜聲則形聲字矣」見增考中二十八葉下

商承祚曰「案說文解字『豢以穀圈養豕也。从豕舜聲。』今卜辭有𢍏弆字象以手奉豕疑即豢字之初字。篆文从采殆後世所增。牛羊曰芻犬豕曰豢故其字或从豕或从犬。[illegible]象孕豕形」見類編九卷六葉上

按說文「豢以穀圈養豕也。从豕豢舜聲」羅氏說此可以此為會意字古豕為野生今从収示捉持之以見豢養之意非象豕以穀飼豕也音讀近舜後世遂

作㚇以為从豕奐聲耳商氏謂「从豕殆後世所增」說稍未安蓋奐乃一獨立之字㚇从此為聲非於豕上又增之奐也

豖

□藏、八六、三、□藏、一七八、四、□藏、二七二、二、□拾、十一、七、□前、四、十七、五、□前、六四、二、八、□前、六、四七、二、□前、七、一、四、□前、七、三、二、□前、七、二九、二、□後、上、五、四、□戩、九、五、□戩、四一、九、

唐蘭釋豚見前豚字條引

羅振玉釋豕見增考中二十八葉上

聞一多曰「唐釋□為豚至塙□字予初釋十豕合文近知其非諦審之當釋豕去勢豕也故所从一旁列以示去之之誼經傳之椓劅斀等均與此音近義通詩大雅召旻『昏椓靡共』傳云『椓天椓也』箋『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書呂刑『椓黥』鄭注『椓破陰』堯典正義引鄭本作劅說文攴部『斀去陰之刑也』引書作斀許以豕絆足行豕豕从豕繫二足

訓豖失之」見考古社刊「考古」(刊名)六期一八八至一九四葉釋豖

按說文「豖豕絆足行豖豖也从豕繫二足」契文上出諸形聞氏釋豖是也豖聲蜀聲之字多有去陰之訓古語蓋然當以豖為本字豖聲之字又多有擊刺之義如椓啄豛皆是當由去陰之義所引申至椓訓去陰乃豖之借字劅斀則後起形聲字也馬部馽篆解云「絆馬也从馬口其足」然則豖絆足之字固當作馽而當別有音讀以與豖篆形近誤混而其本字遂亡並其音讀亦失乃以豖之音讀讀之獨存其義(豖絆足)而豖之本義反為所敚此文字衍變過程中所常見之混淆現象也卜辭豖為牲名去勢豖也

[豕士]

[甲骨字形] 前、六、四七、四、[甲骨字形] 戩、四二、九、[甲骨字形] 乙、九八三、[甲骨字形] 乙、一七六四、[甲骨字形] 乙、二八五四、[甲骨字形] 乙、九〇三七、

从豕从士，說文所無。其義為牡豕。羅氏釋牡，非是。說見二卷牡字條下。

[豕匕]

[甲骨字形] 藏、一五、一、[甲骨字形] 拾、二、六、[甲骨字形] 拾、四、二、[甲骨字形] 拾、四、三、[甲骨字形] 前、一、九、七、[甲骨字形] 前、一、二四、三、[甲骨字形] 前、四、二一、五、[甲骨字形] 後、下三六、七、

唐蘭曰：「[甲骨字形]字羅振玉誤釋為牝，學者多從之。今按當釋為[豕刂]，非牝或[豕匕]字。其作[甲骨字形]者，乃真[豕匕]字耳。[豕刂]於卜辭當讀若匹。銅器靜𣪘有鞞[甲骨字形]，亦即[豕刂]字矣。大𣪘讀為射鞞之匹是也。射鞞以革製，故當作鞞，鞞字从革。」見天壤考釋廿三葉下

按从豕从匕，說文所無。唐氏又以此為[豕匕][豕刂]二字，或是，容俟詳考。前、一、二四、三「貞㞢豕于父甲」同片它辭云「丙辰卜爭貞㞢出[甲骨字形]」此[甲骨字形]字當即唐氏

商字作嵒藏龜之餘與獻字所从同古金文獻字則从鬳與許書同矣」見增考中七十二葉上

孫詒讓曰「𤼣當是訪字左形从嵒者說文言部言古文作𧥮此變其形大致略同」見舉例下十六葉上

郭沫若曰「卜辭亦有獻字作諸形案迺國名或从由作後人獻字自周以來均从犬作彝器之在周初者如毛公鼎克鼎宗周鐘之獻字均已从犬而卜辭諸獻字之所从則決非犬形凡卜辭犬字及从犬之字如獸臭等其作為犬之特徵者大抵均在尾之上卷卜辭中犬豕對文肥腹垂尾者為豕剖腹卷尾者為犬截決無例外而獻字所从之獸形則尾均下垂亦決無例外獻為獸名古亦無定說爾雅釋獸猶如麂善登木文

云『麿犬麿旋毛狗足』麿即是虎文見說由虎之似鹿而有狗足旋毛則知其物似鹿而非鹿余以為當即鬣犬之一種而有斑文之一種者學名稱為Hyaena crocuta(斑紋鬣犬)此物正狗足旋毛而與鹿相似也猶既善於登木其物當不甚大猶之如虎當如其有狗足旋毛不當如其大小或如其似鹿說文則云『猶玃屬从犬酋聲一曰隴西謂犬子為猶』玃迺猩猩之屬釋獸云『玃父善顧』郭注『貑玃也似獮猴而大』呂覽察傳『犬似玃玃似母猴』高注亦云『玃貑玃』母猴獮猴一音之譯玃似獮猴而大故說文亦云『玃大母猴』此與善登木之性雖相合而與如虎之形則迥異且許言玃而屬之犬已是不定之辭又並舉異說云為犬子則於猶之為物實未深識也余由卜辭之字形與爾雅之字訓以比驗之以為古之猶字其實即以鼠由

聲之鼬卜辭之别體以甶作者即是此字說文云「鼬如鼦赤黃色尾大食鼠者」今人稱爲黃鼠郎此物亟善登木而亦狗足旋尾毛與爾雅釋猶之形性均合其行動最富慎而多疑故古人有「猶豫」而「狐疑」之成語是則猶之爲鼬殊可斷言矣余意卜辭中⿰⿱㞢凶犬國之名⿰⿱㞢凶犬者準它國有馬方羌方金文有虎方之例當是⿰⿱㞢凶犬人以鼬爲其圖騰」見甲研上冊釋𤞷四至五葉

唐蘭曰「右⿰豕畀字從豕畀聲或作⿰豕䀠字從豕䀠聲同孫詒讓誤釋⿰豕方蓋所據印本不晰所致羅振玉釋猷學者多從之不知字實從畀若䀠不從酋且其字亦從豕而非犬也⿰豕畀若⿰豕䀠今字並佚從畀之字後世或改從鼻說文有⿰馬畀⿰魚畀⿰虫畀等字爾雅有⿰畀鳥字然亦無⿰豕䀠字蓋商時猶尚畜牧故其字多特豐今多佚亡如說文只有豭而卜辭有⿰牛叚是也以聲求之則⿰豕䀠字似即豭之

謂猷猶同字則可無疑義契文別有猶字作猷見十卷之猶下唐氏謂此即廣雅玉篇之獋待考契卜辭獋為國名唐氏謂即說文之鄿經傳之譚當不誤

㣇

藏一四一、四　藏一八二、三　藏一八五、一　藏二三八、一　藏二四六、三　藏二四七、二　拾十二、十五　拾十三、二　前三、二九、三　前四、十一、二　前四、五四、二　前五、四、三　前五、十四、八　前五、二四、三　前五、四十、三　前五、四十、五　前六、四八、五　前七、二一、三　後上、六、十六　菁一、一　菁三、一　甲、二八、十六　甲二、十六、一　戩七、十四　戩四九、三

孫詒讓曰「為古文㣇字說文㣇部『㣇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古文作𢑚』此文略簡耳」見栔例上廿六葉下

羅振玉釋求見增考中四二葉下至四三葉上已見前八卷求下引从畧請參看

王國維釋求見羅氏增考引王說又戩考十八葉上下遂釋作求無說林泰輔釋犬見甲、二卷附釋文一葉下無說郭沫若曰「𠦝日本林泰輔釋犬國不可通羅王二家均釋求然王亦自言多不可通見戩釋孫詒讓釋希余案當以孫釋為是字與求字有別求𡟬裘之初字卜辭作𠦝𠦝諸形象死獸之皮其字大抵中畫垂直而左右對稱㠯此求之百無一失惟孫雖得其讀而未明其義羅王之不以者或亦因此蓋字當讀為祟他辭如「貞甲𠦝王」林、二、二、十五「貞妣癸允𠦝」殷虛古器物圖錄四四葉「貞父乙不𠦝」林、一、六、六八即言人鬼為祟與「貞祖辛𠦝我 貞祖辛不𠦝我」前、一、十五、「貞寅尹𠦝我 貞寅尹不𠦝我」前、一、二一、五同倒莊子天道篇所謂「其鬼不祟」者是也希祟同在脂部又希爾雅作貄釋文「本作𩣡」貄𩣡祟均齒頭音許讀若

弟者蓋音之變。又說文殺部以𣏟爲古殺字，𣏟與𣏟亦略有繁簡而已。殺亦猶桼。呂氏春秋仲秋紀「殺氣浸盛」，淮南天文訓「地氣不藏，乃收其殺」。殺在祭部，與脂部同類近。出魏三體石經春秋殘石以𣏟爲古文蔡。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孟子引作「殺三苗」。左氏昭元年、定四年傳兩言「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是又以蔡爲竄。釋文「蔡，說文作𣒵」。自尚書以下之句採自王國維魏石經考附錄。是蔡殺字古本通用。蔡人以𣏟爲其族名者，蓋以隸爲其圖騰也。竄於說文又作𥨍，曰「竄，塞也。从宀𣪠聲，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𣪠以祟聲，是又蔡殺祟希古本同音之證。音同義近，故希實爲祟。希之爲祟者，猶蛇之爲它，希有害於田圃。準古人艸居問蛇之例，此則問希之有無，化而爲有祟不祟。祟字許書云「从示出」，段注「出亦聲」。又籀文作「䫚」，云「从𩪋省」，王國維以爲「𩪋即古禱或祝字

夒當从禝出聲（史籀疏證）故夒為形聲字祟又夒之有耳形聲之字例當後於象形故希正[?]不失為夒祟之初字見甲研上冊釋餘一葉下至二葉下又卜通八七葉四之兵[?]序釋文亦有此說

按說文「希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𢑚籀文𢑚古文」契文上出諸形與許書古文全同孫氏釋希郭氏說其字義均確不可易惟郭謂希為夒祟之初字則有可商蓋神禍之祟古與殺[?]字即殺音近之希為之其後始製从示出聲之祟字希之與祟含音近外不必有若何其他之關聯固不煩以希為害田圃說之蓋為害田圃之獸尚多古人何以不取它獸希之為祟只是段借耳祟殺竄蔡音近義通之說王鳴盛尚書後案已先發之當為鄂[?]王郭諸氏所本（見前三卷殺下）卜辭希字均段為祟

肆 前、一、四八、三 前五、三七、一 菁六、一 乙、二八〇二、 乙、七七九九、 新、二五八三、

孫海波文編九卷十葉上收此作肆無說

按說文「肆希屬从二希 古文肆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徐灝段注箋肆下云「希与豕同从二豕陳牲之義也古通作肆周禮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鄭司農云『肆陳骨體也』又『小子掌祭祀羞羊肆』鄭云『羊肆體薦全烝也』是其義」其說是也卜辭云「口午卜匚（祊之本字々又作匚肆定之當作匚即祊之本字門內祭也）毋及卯小宰」乙、二八〇二、「貞王出匚于咸隹之出口 貞其出（侑）尊口好肆」乙、七七九九、 均陳牲而祭也金文肆字見前希字條下引

彘

藏·二一〇·二 前四·五一·一 前四·五一·三 前四·五一·四 前四·五六·六 前三·四三·八 後上·十八·五 後下·二十六 菁十一·十九 甲·六四四 戩·一九

羅振玉曰「从豕身着矢乃彘字也彘殆野豕非射不可得亦猶雉之不可生得與其貫入者亦矢形許君謂彘从互矢聲从二匕是誤以象形為形聲矣」見增考中二十八葉下

按說文「彘豕也後蹏發謂之彘从互矢聲从二匕彘足與鹿足同」栔文象豕身貫矢乃會意字羅說可从卜辭爲牲名或爲人名

[glyph]

[glyph] 拾、十五、三 [glyph] 前、五、二三、六、[glyph] 前、三、三一、一 [glyph] 前、五、二六、二 [glyph] 前、六、四七、三 [glyph] 後、上、二四、八 [glyph] 後、上、二五、二 [glyph] 後、下、三一、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豚从彖省从又持肉。此从豕肉會意字也。許書又載篆文从豕肉與此正合。古金文有从又者，許書作豚，亦有所本矣。」見增考中廿八葉下

孫詒讓曰「[glyph] 藏、一四五、三 左从D即肉字。金文散氏盤散作[glyph]，彼肉作D，此肴中畫猶月之作D也。右从[glyph]即豕之省，與亥作[glyph]正相邇。古亥豕形畧同」見舉例下卅八葉下

葉玉森曰「按此字異體作[glyph][glyph][glyph]等形，藏龜之所上似不完。予舊說豚爲小豕，从肉，小誼不顯，且牛羊虎鹿犬鳥等獸亦無从肉表小誼者。卜辭

从[glyph]乃月字蓋小篆以月計不以歲計猶許書云「生三月豚曰豯生六月豚曰豵」析言之曰豯曰豵渾言之曰豚而已許君謂从又持肉以給祠祀于小誼亦無關从又加祭古誼蓋晦金文已傳譌矣卜辭亦變从A仍月字卜辭之月亦多作D也（殷契鉤沈）復案卷五第四十六葉七版之[glyph]鳴从A即口乃悟豚字所从之A A並口字小豕好鳴故从口于舊說仍未諦」見前釋卷之第廿六葉上

陳邦福曰「[glyph]字舊當釋作㣇說文㣇字籀文作[glyph]卜辭此字爲楷畫與籀文正合」見瑣言四葉

按說文「豚小豕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豚篆文从肉豕」契文正从肉豕與篆文同葉謂从口會意牟羊犬馬諸字亦無从口表小誼

者其舊說謂豚以月計實較从口之說為長惟栔文Ａ．夕字實為肉字非从月也其从又作者乃古文與金文作□臣辰卣□臣辰盉□豚鼎□豚卣者全同竊謂从又作者亦豚尚小可以駐〔置〕於把握之間蓋以對比見意也許解為持肉祠祀失其旨矣卜辭豚為牲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九

□字有別非帚字也金文歸有□字諸家釋歸其半體與此同當為□氏收此作帚之所本然豸□固迥別不容混同□字又作□則與帚字相同蓋此字之義主於牲體並陳不限牛羊犬豕故字可任作至小篆始定為从二帚古文或从二豸或从二帚固不拘也倘據此謂豸是帚字似有可商也金文貉字偏旁从豸字作□貉子卣□己庚簋□伯貉卣與此近

乙、四二七、（此字當[illegible]作麐[illegible]非） 乙、三四〇〇 新、一九一三、 甲編、六二〇、

甲編、八四〇 甲編、一六三三、 甲編、一九一五、 甲編、三、五八四、

甲編、三九一四 甲編、三九三九、 乙、七六四、 乙、四八五八、 乙、八六七六、 卜、二二、 福、八、 佚、二四、 佚、二五、 佚、四二七、 佚、六三五、 續、三、二四、六、 外、五四、 摭續、一三三、

簠考、雜事、九八、

羅振玉收此作馬見增考中二十九葉上

董彥堂先生以新獲大獸頭骨上有「獲白」三字乃釋為白麟歷舉故書古繪證明麟之特點在頭頂一角馬之特點在項上多鬣因于卜辭文內揭出麟字三十有八並謂馬為家畜無庸狩獵始獲各辭言獲者七言

逐者五言逐而獲者二言狩者一言歸者一當然為麟且斷定中國之麟即印度之㹀牛亞述里亞之里姆巴比侖之野牛又斷定麟為麢身為牛尾為白色為一角獸為牛屬詳見獲白麟解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二冊二八七至三三五葉文長不具錄此據葉玉森前釋二卷十二葉上節引遂錄

葉玉森曰「董氏斷定有角者非馬字洵為卓見惟遽認為麟尚不能無疑氏謂麟為牛尾據所揭三十八麟字中有二十七字為馬尾作㐅形且身亦馬身也將以一角為特點然一角者古不止麟將以白色為特點異徵然白色者古亦不止麟若謂馬為家畜不應曰狩曰逐曰獲然野馬則非狩逐不可獲如本辭之內有大及不有鴉有騽似亞野馬故用畢畢圍狩具

也予疑此戴角如馬之獸當為馬屬故與□騽並見于一辭爾雅釋畜「騊駼馬野馬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是三者皆野馬可騎乘者故說苑辨物篇淮南子泰族訓並云「駮」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楚王乃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馴擾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倨牙不食虎豹擾而駕以當駟馬也」周書王會篇云「義渠獻茲白茲白者倨牙食虎豹」是白色身如馬而一角者即駮即茲白非麟也大獸頭骨上之「獲白□」當釋獲白駮能食虎豹其大于馬可知故卜辭云「大駮」駮為野馬而難得故狩之逐之畢之其來歸或進獻亦紀之逌讀方國瑜氏獲白麟解質疑一文謂西土之里姆為牛身而中國之麟為麕身里姆與麟及□為三種獸麟有黃白蒼三色曰白□乃別於他色之偁卜辭中象尾馬尾並作□文麟與里姆並一角而□之

甚多，某辭與某獸骨固絕無關係也，亦可斷定安陽所發現之大獸頭骨或爲牛屬，與刻辭中之白𤉡必非一物，且必無關係，方氏所舉研究三點均不必研深究矣。見前釋「一卷十二葉上至十四葉上」。定按此字葉氏初釋犀，見鈎沈十五葉。

唐蘭曰：「說文『𤉡如野牛而青色，象形』，蓋即卜辭之作𤉡形而小異耳。說文舊有校語云：『與禽离頭同』，則別本篆當作𤉡，是又𤉡形之異也。然則以字形論之，甲骨刻辭此字當釋爲兕，即說文之𤉡，可決然不疑者。海內南經『兕其狀如牛，蒼黑，一角』。爾雅『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左傳疏引劉欣期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按兕角可爲酒觥，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韓詩說以兕角爲之，容五升，蓋兕角之巨

時又可以把麟角當作沒有鬣的馬耳以致有指麟爲馬之誤其實他們又何嘗外乎前面的通例我們只要認清馬的特點在頂上多鬣麟的特點在頭頂一角就不致彼此誤認了」又曰「說文訓麟是大牡鹿麐是牝鹿麒是麢身而麢是麞屬麠是大鹿而鹿也是麞屬鹿却又是麋史記五帝紀注楚人謂麋爲麃麃麠的別名也叫麞這些也可以說都是因形似而隨便命名的麒同麢同麚麋同鹿都是雙聲麟同麕是疊韻麞同麠同麋完全是一音之轉因各地方言不同或語音稍異便別造新字曲爲解說其實也說不出彼此的區別來又如因天如馬而形似麒者叫做麒又叫做驨切戶圭或叫做騎其實麒驨騎只是疊韻的轉變解說者却又強分爲三騎是而身牛尾一角驨只賸一角了騏麒又不角了」又曰「由象形而變爲諧聲的字大都有

之難一是難寫一是難辨例如雞和鳳和鳥不易辨別麟和馬和象不易辨別然而寫的時候雞要畫出他的高冠長尾張口而鳴的形狀麟要畫出他的牛尾一角體如鹿馬的形狀何如更進一步把雞歸入鳥同隹類在一旁注出奚聲把麟來歸入鹿類在一旁注出粦聲或吝聲這樣不但減卻目治的困難而且添上了一半音符更得耳治的便利固然他們歸併的各類並不精密例如把猿猴从犬猿猴是人類的近支那能淪為犬族也同麒麟的本非鹿類而以鹿是一樣的僅取形似而已」見獲白麟解以前引據葉氏所釋所節錄者過簡此後據朱芳圃文字編十卷二葉下麟字條下節引者逐錄如上以見一斑朱氏即以董先生說釋麟

按說文「兕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离頭同𠒋古文从儿」契文上出諸形

易

藏、三、六 藏、二二、一 藏、二五、三 藏、一四四、三 藏、一六二、一 拾、四、十一 前、一、十、二 前、四、六、五 前、七、四、一 後、上、八、六 後、上、十七、一 後、上、二八、九 甲、一、一、三 甲、一、二、三、五 戩、十四、五 戩、十七、一

羅振玉釋錫曰「古金文錫字與此同見讀考中七十四葉上」

郭沫若曰「卜辭多見『易日』孫詒讓說為更日或疑為祭名案此二字每與天象字同見於一片其例如次『甲辰卜巳乙巳易日不易日雨』續、四、一四、二『□□卜出□貞□翌丁酉□其易日不雨八月』鐵、一九三、六『丙申卜□貞翌庚□子易日庚□子翟□』菁、二『乙巳卜易翌丙午不其易日 庚子卜易貞翌辛丑易日 辛丑卜易翌壬寅易日壬寅翟 壬寅□卜易貞□翌癸□卯□易□

「日」(續、五、一〇、三)。星字每與雨風兩字同見于一辭，舊多誤釋為風，余釋為易之古文，讀為寒。「乙未卜王翌丁酉酒伐易日丁明星大食」(續、六、一四、一、三)「丁明星大食」者言「丁酉之天明時霧大消散也」。明之時刻在昧爽後，大盂鼎文可證。「甲辰卜王于乙酉步易日　不易日　丁未卜戊申啓　不□啓」啓者卜晴也。王國維謂是啓之借字。後例之「不啓其雨」正王說之確證。「□日雨小　□易日三月　□凸方受出又　□受年十三月」(殷契卜辭、九一)以上數例「易日」字與啓雨霧等同見於一片或同卜於一辭，其為關於天象之事無疑。準此以求之，余謂易乃暘之借字。說文「暘日覆雲暫見也，从日易聲」。是則「易日」猶言陰日矣。卜雨卜風卜啓卜寒均有之，卜陰之事理亦應有」見易日解，載古代銘刻彙考第一冊廿一葉至廿四葉。吳殷契餘論又華考七葉上

又曰「辭云『𠂤齒惟易』、『𠂤齒蓋謂夫齒』，『惟易』殆言『亡害』，易用為難易之易」見

卜通十一葉上

孫詒讓曰「儀禮特牲饋食禮，筮曰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少牢禮略

同。若然卜日不吉則亦更卜矣。龜文易日字恆見，舊釋為彤日，形義並未合。今

考金文錫字多作彡（頌敢於公如敢）即借易為錫，此字形與彼正同，而讀則

當如字。易日猶言更日，蓋皆吉則不易日，不吉則易日也」見舉例上四葉上

王國維曰「易日疑亦祭名，孫比部訓為改易，時日祭之卜辭多不可通」見

戩考廿一葉下

陳邦懷（福）曰「彡當釋易，禓之省。說文示部云『禓，道上祭』。禮記郊特牲云『鄉人禓』，

注『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卜辭『彡允禓日』（前六·四）言允祭驅疫之日而定

意令其繁體字乃發現於周初銅器銘文中露然可見其簡化的痕迹由此可見……殷人已在進行漢字的簡化」見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七期一葉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進行文字簡化

楊樹達曰「卜辭或言『疾齒唯易』疾齒亡易」舊解為錫非易者猶今言換牙也即素問所謂『齒更』」見甲文說十一葉釋易又云「卜辭或言『易日』易當讀為暘許解云『日覆雲暫見也』」見甲文說十一葉釋星

孫海波曰「孳乳為錫祭名」見文編九卷十葉下

按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許君並舉三說正見其無所適从契文全文下見均不象蜥易之形亦與日

月若勿字絶遠郭氏謂爲益字（今隸之簡體）以字之形及音言之其說或是然易益二字之義又相去懸遠了不相涉且契文金文益字多見除郭氏所舉益字一文外餘均从皿未見與契文金文形近者此字之初形朔誼蓋已實昧難求矣卜辭易字當从孫說訓更易日即更日易齒即換牙或假爲錫與金文同辭云「庚戌貞易（錫）多女出貝朋」後、下、八、五、是也陳氏讀爲剔非是卜辭別字假敡爲之見前金文作毛公鼎不嬰簋師酉簋召鼎齊鎛盂鼎同卣頌鼎克鼎趞侯鼎無𠭯簋𠻸侯鼎師嫠簋買簋庚卣小子射鼎沩家文簋已與小篆形近益即象蜥易說之所本庚嬴簋

象 前、三、三一、三 前、四、四四、二 前四、四四、三 前四四、四、四 後、下、五、十一、 乙、六四一 乙、九六〇 乙、二三一九、 乙、六八一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今觀篆文但見長鼻及足尾不見耳牙之狀卜辭亦但象長鼻蓋象之尤異於他畜者其鼻矣又象為南越大獸此後世事古代則黃河南北亦有之為字從手牽象則象為尋常服御之物今殷墟遺物有鏤象牙禮器又有象齒甚多非伸出口外之長牙乃口中之齒卜用之骨有絕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辭卜田獵有獲象之語知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王氏國維曰呂氏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乃以師逐之至於江南此殷